



中

○一月十午九十國民其物也

時事月報

第三卷 第二期

(八月號)

蒙古會議

十年來中國合作運動之概況

中國在帕米爾及坎巨提主權之喪失

太平洋列強海軍之現勢

土西鐵路完成與其影響

越南國民黨起事之始末

少女一飛三萬里之壯舉

一月來國內時事

一月來國外時事

時事插畫及圖畫答核懸賞揭曉

「時人推選」懸賞

「不怕死」主角羅克道歉原函之攝影

張我華

陳立夫

楊奮武

萬燦

趙鏡元

劉鎮中

沈瑞芝

程錫庚

王世鼎等

衛挺生

呂一聲等

存書無多

購者從速

每月出一冊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

各大大書局均有經售



長風

(第四期目錄)

青年問題專號

專論

-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和認識……………仇移山(1)
- 爲大學畢業生出路問題答覆蟄鴻先生……………朱經農(9)
- 一個新從大學畢業的青年的覆信……………蟄鴻(19)
-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沈茲九女士(26)
- 爲青年問題答經農先生……………何與如(33)
- 我的奮鬥生涯……………劉冰霞女士(38)
- 獻給親愛的青年……………慶譽(49)



青年性的煩悶及其解脫……………徐慶譽(55)

文 藝

李同志的工作問題……………息 影(67)

共「義」黨……………茲九女士(76)

一個奮鬥中的女子……………印今女士(86)

一個青年的懺悔……………寒 琪(94)

扎蘭諾爾(獨幕劇)……………樵 朋(99)

邱華之死……………寒 琪(109)

太陽我的哥哥……………劉冰霞女士(125)

寄青年……………靜 宇(128)

專論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和認識

仇移山

自從歐洲產業革命以後，物質文明，日趨發達，社會進化，一日千里；人口繁殖，數以累進，人類生存競爭，因此益形猛烈，生計艱難，不易解決。所謂社會問題，便從此發生了。許多社會思潮，也如風起雲湧一般的震撼環球了，在這個當中，為未來國家社會作中堅的青年們，也便為勢力所迫，供人利用，滾入了這個混亂漩渦，幹他們所不當幹的勾當了。但是在歐美諸國，因為他們的國家社會，還有相當健全的組織，對於一般青年，能盡種種保護的責任，尚可相生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和認識

相養，遂其正常的發展。惟有我們中國今日的青年們，因為國家社會的紛亂不甯，教育的辦理不善，野心者更從而誘惑利用之，使得正當養育青年，領導青年的一件重大事業，幾乎全等於零，無從講起！眼看着一批批的青年，都作了無謂的犧牲者，這是何等痛心的事！長風發行青年問題專號，鄙人不敏，願貢獻數言。

(一)青年在社會的地位 今日社會的青年，就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未來社會，應如何組織？如何使之健全而日趨進化？責任都在今日青年們的身上。所

以現代國家，除了刷新政治，發展經濟，準備武裝，保護領土而外，莫不十分注意到保育全國的青年上面，竭盡心力的來研究：青年們應如何的培植？如何的教育？如何的訓練？如何的領導？等等問題，每一國家與民族前途之盛衰興廢，全繫於一般青年之手；因而青年們在今日社會中便占了優越的地位，可說是一個無價之寶了！

(二)青年在社會的責任 由前所說，青年們在社會的位地，既如此高貴，那末，所負的責任，當然也是不輕。尤其是現在中國的青年們，所負的責任，更是重大。因為我國過去的青年，對於當時的社會國家，沒有盡充分的責任，以至現在社會，弄得如此的糟糕，任何方面，均被腐惡勢力所包圍，處處非整頓不可，創造不可！試就政治說：名義上，雖大部分，已受黨國的統治，然而事實上確能了解三民主義，遵

照 總理的遺訓去做的，實在不可多見。加以許多反革命的集團，天天從事破壞工作，不獨不能使社會國家，有秩序的進化，甚至於原狀也不能保持，反陷於退化之途。在這個社會中間，若我青年，還不覺悟，努力準備負起責任來，中國政治社會，便可說永無清明之日！再看經濟，現在簡直已經破產不堪了！因為被帝國主義者的憑陵侵略，——尤其是經濟侵略，締結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侵略我土地，吸取我膏脂，到今日，富者變貧，貧者更苦，強者壯者，迫而為匪，老者弱者，轉徙流離，這成何景象！至於許多青年，因沒有受相當的教育，知識不足，無不生活痛苦，找不着相當的出路！就是受一點教育的青年，常常覺得所學非其所用，不能解決生活問題。還有少數具有專門智識的，也因急於解決生活問題，不能自加深造，去作社會上的領導者，或科學上的發明家。所以現在

中國青年，因受了這許多苦痛，憤激者，遂不免誤入歧途，此在青年自身，固然冤枉了一世，在社會方面，也是無窮的損失，因為犧牲一個青年，社會上就減少了一個努力的分子，社會上無真努力的青年，社會就失了進化的原動力。在我國現在這樣窮困，要在最近的將來，解決經濟上一切生存問題，我以為除了青年一齊覺悟，認清責任，加倍的努力奮鬥，別無二法。所以我國青年所負改良社會，救濟國家的責任，比較其他各國的青年們，更為重大。

✓ (三) 青年應有修養 上說青年在社會居重要地位，負莫大的責任；如果只是一鼓作氣，挾其五分鐘的熱潮，沒有很好的修養，那也是一定負不起什麼責任，做不出事業來的！所以每個青年修養的工夫，萬不可不做！青年的修養，不是要碰壁自守，乃是要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孟子曾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便

是要鍛鍊自己的身心，增進自己的智能，磨練自己的意志。因為如果沒有好身手，就不能耐勞苦，沒有遠大的意志，就不能有創造的精神，學問不深，意氣不平，就沒有應付事物的能力。我國青年，向來缺乏修養工夫，動輒意氣用事，脹脈奮興，迨一事無成，便又灰心喪氣。以我國現在社會的萎靡。非有健全的身體，高尚的志氣，冷靜的頭腦，熱烈的心腸，決不足以濟事，故青年修養工夫，在今日最為切要。

(四) 青年應有準備 青年在求學時代，原是做一種準備工作，準備將來參入社會，為社會服務。準備工作做得好，成功可操勝算。準備工作不充分，將來就必不免為社會中的落伍者，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試問近十數年來國中先進為甚麼定要提出一個青年求學的口號呢？因為學問很多是過去社會進化的歷史，歷史就是紀錄社會進化的經驗所得。青年們，研究過

去社會的歷史，得了現在社會的經驗，然後才可以推演將來社會的進步。這種預備工作，任何青年，決不可忽略。若青年在這個預備時期當中，不做這種準備工夫——不專心向學，赤手空拳，就來問世，或是參加政治活動，抱一種僥倖成功的心理，不幸而失敗，便作了社會中的犧牲！縱或爬上臺去，也勢必手忙腳亂，無所施為。在我國過去的青年們，因值革命發展時期，為謀革命迅速成功起見，領導革命者，遂不能不犧牲一班青年，作革命的先鋒隊。但這是革命過程中一種不得已的事實，並不是青年出身的正軌。就過去事實來觀察：青年中十之八九，在求學時期，只想出風頭，得到社會上優越的地位，實是一大錯誤！須知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國體建設，非不善也，社會運動，非不多也，其所以事倍功半成績甚微，還是由於真實人才的缺乏。我們看看古來許多政治舞

台上的人物，在他們青年正好準備努力的時候，不肯真心用功，以致學識能力，都不充實，一旦居高秉政，便心無主宰，今日換一政策，明日又變一方針，以政治機關，作個人的試驗品，弄來弄去，終至於事無濟！德國大學教授卡爾的爾氏（Karl Diehl）曾說「青年學子，係預備其成年後，有參加政治活動的能力。在此準備期間，應以最清醒的腦筋，考究過去的歷史，觀察現在的社會狀況，何者應該改革，何者尙可保留，不稍偏私，才可得一最公平的政治批判。若身居大學的教授，站在講壇上，任意稱贊某一政黨，反對某一政系，則大學校的講壇，變成了政治舞臺，甚至唆使學生，參加某政黨，實行政治運動，使學生的公平批判，烟消雲散，必至偏於某一黨，擁護某一派，這種政治活動的活劇，殊非學生所宜為，尤非大學教授的分內事」。（見Karl Diehl氏社會主義無政

府主義共產主義批評一書）他這幾句話，引起我們的感想不少。我國近年來，無論中等與大學校的教授，確不免犯了這個病症，在講壇上，高唱擁甲倒乙，利用學校，做一種政治活動的大本營，使一班青年學子，於不知不覺之中，去做他們的犧牲品，供他們的驅策，這是何等的可惜！所以現在的青年，要覺悟此中利害，把卡爾的爾氏的話，當作座右銘，充分的做準備工夫，一入社會，才可從容應變，調度有方。

（五）青年應有毅力 學問之道無窮，科學的原理深奧，若求其底蘊，探其真諦，決非一暴十寒，可以成功的！學問上有許多的困難，須作苦工夫，有恒耐久地去研求，才有相當的成就，所以在青年時代，毅力是不可少的，須知苦樂是循環的，因果的，對稱的，非祇苦而不樂，亦非只樂而不苦。大凡一個偉大的人物，作一種驚天動地的事業，他的生涯，必先受了

無數的困苦，方有絕大的成功。世界上有三種人，有先苦而後樂的，有先樂而後苦的，也有不苦不樂的。第一等人，是先苦而後樂，范文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若先樂而後苦，那便是所謂社會落伍之流。不苦不樂的，則為庸俗之人。希望青年們要養成毅力，不怕吃苦，以為將來擔當大業之用。

（六）青年宜辯邪正 自從外國各種主義紛至沓來，善惡是非，莫衷一是。許多醉心歐化的人們對於歐美各國的思想主義，管牠合不合國情也好，莫不一齊搬來，居為奇貨，介紹於國人，以亂青年學子的耳目！尤復大聲疾呼，某種主義是現在社會思潮中之最新的學說，最合理的主張，我國應照某種主義，實行改造。青年學子，既沒有審清社會潮流的見解，又不明各種主義的來源，每每誤聽盲從，鑄成大錯！試就共產主義來說：明知道這種主義，與吾國國情不合，不

應提倡，徒爲赤色野心所引誘，遂使可愛的青年們，忍心害理，爲虎作倀，以至不惜演出殺人放火的慘劇！我們試翻所謂共產的歷史：當新大陸發見時，歐洲人中，有抱着共產主義思想，到美洲去組織共產團體的。起初加入人數頗爲踴躍，由數十人，以達數千百人。後來各國移民，都成富戶，共產主義者，觀此環境，也羨慕異常，遂紛紛脫離這種共同生活，也各自去經營產業。許多共產團體，次第消滅，至今僅有一個宗教式的共產黨團體亞馬那，還存在着。再看俄國的革命雖說成功，共產主義，却并未能成功，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爲什麼現在中國一部分青年還有相信共產黨，相信蘇俄；冥然罔覺呢？這雖然也許是收買的力量，但是有些人還是因爲不辨是非，不明共產主義的緣故。比方馬克思學說，本有先後的差別。一班青年學子，只知馬克思係共產主義的祖宗，主張階級

爭鬥，奪取政權。殊不知就是馬克思學說的主張，也有不同的兩個時期，即過激思想時期，和進化思想時期。當他四十歲以前，主張先破壞，然後建設。如一九四八年的宣言中說：『無產階級對於資本家爭鬥之際，應由無產階級集中勢力，用暴動的手段，破壞資本家一切工具。同時組織無產階級獨裁，以達到德莫克拉西民主共和。』他對於國家的觀念，認爲國家之由來，係私有財產制度下，所發生的保障。若將私有財產制度廢止，資產階級打破，則資本經濟社會所組成的國家，必自行枯死。諸如此類，均屬過激時期的主張。由其主張所得的結果，如法國二月革命，四月革命，七月革命巴黎共黨暴動，及德國革命，先復均歸失敗了。馬克思因經過以上多次的失敗，得了充分的經驗，到五十歲以後，便趨向緩和的進化論的觀念，他說：『我的革命運動結果，不可不更正我的觀念

。」又馬克思和蓋格爾，於一八七一年連名所發表的宣言，所記革命方法，說：「最近二十五年間，社會雖有變遷；然吾人向來革命的根本方法——即二月革命巴黎共黨暴動等——均不適用於今日」。他晚年以多病之軀，認爲用暴力革命，不獨不能達到目的，反足以阻革命的進行。可知馬克思壯年時代的思想，與老年時代的思想，完全兩樣。中國許多青年，不加審察，一味盲從，以害於汝家，凶於汝國，何不辨邪正乃爾！我們總理，積數十年的研究，採取各國政治的精華，參照中國的人情風俗，才開闢了三民主義的大道。這條大道，確是合乎社會進化的原理，以達到世界大同之路的。深望墮入迷途的青年，來走我們這一條光明的大道，不要再爲邪說所誤了！

(七)青年應注重科學 人爲的束縛如政治上的不平等，我們可以設法打破，自然界所給與我們的束縛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和認識

，便非注重科學不可。青年們要想改造社會，領導社會，使社會的組織，合於理想的社會，若專在政治方面做工夫，祇可以解決人爲的束縛一部分，不能解決其全部。要想理想的社會生活，真能實現於將來，還是要大家努力研究科學，發明科學，方可得到，我國過去的青年；祇傾向於政治方面，對於科學方面，深加研究者，寥若晨星。所謂科學發明家，更談不到。這是我國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欲圖補救，非研究科學不可。欲研究科學，就非讀書不可。總理有言：「革命不忘讀書，讀書就是革命。」所謂革命不忘讀書，就是說：我們青年，要講革命，必先讀書。讀書可以闡明科學，發明科學，科學發明，可以改造社會，社會改良，才算革命成功。所謂讀書就是革命，就是要我們讀書，不讀書是不能革命的，並且讀書不單讀呆書，讀了書，還要深究原理，格物致知，才能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和認識

八

有所發明，所以革命不忘讀書，讀書就是革命，道理 是一而二二而一，望現在青年，有以自勉！

時事月報

號 月 九

釐金制度的今昔.....	程錫庚
銀價低落經過與救濟意見一般.....	童蒙正
華茶貿易之衰頹與救濟方策.....	趙銳元
西藏遊記.....	劉曼卿女士
韓國之現狀及其革命趨勢.....	趙素昂
阿比卒尼亞維新運動.....	雷海宗
歐洲聯邦計劃與其經濟背景.....	般公武
國際法典編纂會議之結果.....	于能模
一九三十年比國國際展覽會參觀記.....	丁作韶
一月來之國內時事.....	陳懋解 梁敬鐸 雷嘯岑等
一月來之國外時事.....	衛挺生 陳民耿 李迪俊等
時事插畫及第二次國畫展覽會揭曉.....	梁又銘 梁中銘

每 冊 一 冊 出 月 每 冊 每 冊 每 冊 每 冊 每 冊

定 價 大 均 有 經 售

各 大 均 有 經 售



爲大學畢業生出路問題答覆醵鴻先生

朱經農

醵鴻先生：

你的信已由長風社主筆轉寄給我了。秋來小病，於每日八小時工作之後，實在提不起精神，寫一封很有條理的長信，來和你詳細討論大學畢業生出路問題，和他們應抱的態度。但因你這封信確實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的心理，值得加以研究，所以選定幾個要點，簡單答復一下。答復得不周到的地方，望你原諒，並望海內關心青年問題的同志們加以補充和指正。

(一)你因爲有一位令親，在稅所裏服務。每月的收入，全數用作嫖賭之資，希望得到長官的歡心。但有一次，因爲頭痛，沒陪秘書打牌，飯碗就此打破

。於是斷定一般純潔的青年，投身社會中間，倘想維持個人的地位，非同流合污，昧良心，丟人格不可。否則只有捲鋪蓋回老家去。這種見解，我未敢贊同。

照我經驗所得，無論那一個機關裏，都有兩種人。一種是靠『賣氣力』維持他的地位的；一種是靠應酬，維持他的地位的。大凡肯賣氣力的人，只知埋頭工作，無論一件什麼事，交到他手裏，他就勤勤懇懇去做，把他辦得有條有理。日子久了，不但長官信任他，就是同事也都覺得機關中少了他，就感到不便。所以他變成了機關中決不可少的人，他的地位也就穩固了。

至於專講應酬的人，他不從工作上努力，使機關中少不得他；徒靠嫖賭逍遙，結交幾個酒肉朋友，在長官面前，替他說幾句好話，來維持他的飯碗。這種人在各機關中，濫竽充數，不但無足輕重，並且應該歸於淘汰。

我們不希望澄清政治則已；如果希望政治一天比一天清明，非使各機關中肯賣氣力的人一天一天的加多，專講應酬的人一天一天的減少，而至於淘汰淨盡不可。不幸令親初入社會，便看了壞榜樣，跟着同事們出去吃花酒，打牌。鑽進了這種魔障，無怪終於失敗！我寧得令親的失敗，就因爲過於同流合污。我們切不可因爲他的失敗，就斷定青年若入社會，非丟人格，昧良心不可。這是我上次寫信時希望大學畢業生切戒的一件事。

你或者說，現在各機關的長官，儘有糊糊塗塗不

問僚屬工作成績的。你雖賣氣力，也不中用。但是糊塗的長官，也決不能長久維持他的地位，他的失敗不過遲早的問題。終久只有實事求是，絲毫不苟的人纔能站得住腳。請你細細考察，凡在社會上立得穩的人，無一不是自己十分努力，並且有知人之明的，萬不可偶然遇見一兩個糊塗的長官，就斷定青年們都應該跟着他們塗糊，跟着他們腐化。

我也知道，現在的稅收機關，去我們的理想很遠，中間腐化份子很多，難免有黨同伐異的事。但是我們不求改良社會則已。苟欲澄清積弊，實現廉潔的政治，只有自己拿定主意，不去同流合污。一面努力工作，使自己變成機關中最得力的人；一面細心考察積弊之所在，力謀改革，縱使短期內不能成功，日久必定生效。

在前清時代，國家的鹽稅，每年只收三四千萬元

，現在鹽稅每年已經增至一萬萬元以上。因為有一兩個熟悉鹽務的人，在二十年前，把鹽政的積弊考察得很清楚，等到民國成立以後，他們就着手改革，經過多年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成绩。但因政局不定，內亂紛紜，他們的計畫，尙不能完全實現，鹽政的積弊，也不曾完全廓清。將來再加整頓，不但國家的稅收可以增多，人民的負擔也還可以減輕。不過一班靠着鹽稅舞弊吃飯的人們，還要竭力阻礙鹽政的改革。前途魔障尙多，非經過長期的奮鬥不可。至於此中詳細情形，決不是這封信裏所能縷述。我所以提到此事，不過希望在稅收機關服務的青年們，要效法前人，以廓清積弊爲職志。切莫同流合污，靠無聊的酬應，來維持自己的飯碗！

(二) 你不但因爲令親失業，就斷定青年必須同流合污；並且更進一步，說現在大學畢業生，雖欲找

一個同流合污的機會也不可。其實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沒有服務機會，決不是因爲他不能同流合污的緣故。不把失業的原故認清，徒自悲觀，徒自憤激，也沒用處。

據我看來，現在大學畢業生的出路發生問題，有下列幾個原因：

(甲) 全國一千九百餘縣的青年，紛紛拋棄他們的故鄉，都到幾個大城市中間來，尋求服務機會。大城市中各種事業尙未十分發達，一時容納不下這許多人。

(乙) 全國有爲的青年紛紛離棄了三十六行固有的職業，羣趨於政治一途，現在大城市中所有的政治機關，實在容納不下這許多人。

(丙) 國內戰爭未息，百業蕭條。農民不能安心在田間工作；工商業亦因出品沒有銷路，漸漸無法支

持。各種出產事業既不發達，社會經濟能力日見衰弱，其他事業遂至無法進行，而青年服務的機會，也因此減少。

(丁)國內大學程度，日見降低。有些私立大學濫收不合格的學生，甚至縮短年限畢業。就是國立大學，對於學生考試，也往往『一榜進士及第』，所有成績欠佳之學生，亦得敷衍畢業。於是社會對於大學畢業生之信任，遠不如前，所以謀事也格外困難。

此外或者還有別的原因，但我在匆忙中寫這封信的時候，不及詳加思索，只好等有心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大家加以補充罷。現在將上述四種原因，分別討論一下。

(甲)如果我所舉出的第一個原因是對的，那就不能不勸有爲的青年們離開大城市，各自回到故鄉去服務。各地方的工作或者很辛苦，報酬或者很微薄，

甚至還有派別的爭攘；但是這種下層工作，總須有好人去做才行。即使因服務故鄉而吃苦受謗，只要自己問心無愧，應該奮鬥到底。

你說，地方事業，沒法去辦，因爲『每一個事業，都有他一定的顏色的圈子』，你若不是圈子裏的人，即使得着位置，也要被排擠掉的。你所舉的例，就是每一縣裏，如果有個師範學校，那末全縣的小學教師，完全受該師範派勢力的支配。你並且要我詳細考察首都的小學情形，來證實你的說話。

據我看來，一個地方既然自己辦了一個師範學校，那末該校畢業生在本地服務的當然比別校畢業生多幾個，不見得真有什麼派別。不過旁邊的人，看見該校畢業生在小學服務者獨多，往往替他們製造一個頭銜，叫作『某師派』。久而久之杯蛇市虎，弄得大家疑惑起來。於是非該校畢業生而做小學教師的漸漸聯

合起來，預備反對所謂『某師派』；而被認為『某師派』者，也就自覺危險，羣謀聯合對抗。這種妄分校界的惡習，正是我們應該根本鏟除的。

從前我和幾個朋友在某處辦過一個學堂，這個學堂裏的教員，恰巧某某兩大學的畢業生比較多幾個，當時有個教員因為要求加薪不遂，就造個謠言，說學校當局偏袒甲大學派，壓迫乙大學派。不久乙大學畢業生中間，有一位非常努力的教師，得到了較優的待遇，於是又有人說，學校當局偏袒乙大學派，薄待甲大學派。其實學校當局心目中只認識他們是本校教員，根本上就不承認他們應該分派，更沒有左右袒的道理。所謂某派某派，完全是幾個小人從中播弄是非，實際上那有這回事。

即就首都而論，南京原是江蘇省立第四師範所在地，各小學教職員中四師畢業生稍多幾個，也是意

中事。照我所知道的，在首都各小學當教員，而非四師畢業的，人數很多，並沒有一律遭排斥。我想事實上首都的教育決不容某某一派來把持罷。因為你特別提到首都小學狀況，所以附帶答覆一句。

退一步說，假使師範學校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真是你所說的各分門戶，黨同伐異，畫出許多『顏色的圈子』，那末青年們也不應該同流合污，加入小圈子裏去爭權奪利。我想大學畢業生和師範畢業生都是受過教育的優秀青年，應該將改良社會的責任，擔負在自己肩膀上。如果這些結黨營私的小組織，便是受過教育的青年們所結合，那末中國還有什麼改良的希望！那真是新教育的大失敗，大家應該引以為恥的！我們想救中國，想澄清政治，就應該從澄清青年的思想做起。改良社會從改良自身起，這是青年們應有的覺悟。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了吃飯問題，便去同

流合污，那是萬萬使不得的！地方上有『顏色的圈子』，應該打破。已經加入圈子的，應該懺悔；沒有加入圈子的，切莫加入。並且應該聯合地方公正人士和各級黨部，共謀掃除小組織把持地方公務的惡習。三民主義之實行，應從地方自治做起。青年們如果沒有勇氣回到故鄉，謀地方事業的改革；只知住在大城市裏空談救國，那是捨本逐末，徒勞無益的。

(乙)再從我所舉出的第二個原因立論，有爲的青年應該分頭經營各種職業，不宜專趨於政治一途。我現在舉幾個很好的榜樣，供青年們的參考。

(子)有一位留法畢業生，歸國以後，最初在教育界服務。後來他覺得中國蠶桑業太不振作，所以離開了教育界在鎮江附近的荒山裏開闢一個小規模的實驗場，試辦蠶桑改良事業。不到幾年工夫，他的成績大著，場中所製蠶種，銷行蘇浙兩省，到處受農民歡迎

，每年超製數十萬張，總是供不應求。於是數年前沒有人注意的一片荒山，現在變成改良全國蠶桑事業的中心了。去年有幾個日本人前去參觀，後來回到他們的本國，就做了一篇報告，認這個蠶種製造場爲最可怕的勁敵。這位留法畢業生真是我們的一個好榜樣。

(丑)幾年前有一位滬江大學畢業生，因爲看見中國受外人經濟的壓迫，所以離開學校以後，就運用他的化學知識，試製各種化粧品，用以抵制外貨。不久他就發明了一種『錫爾康』頭油，比舶來品還好。現在他的規模極小的工藝化學實驗室，漸漸擴張起來成了小工廠，他的出品銷路也好。他現在不但個人的經濟可以自立，並且可以爲國家挽回一小部分的利權。

(寅)我有一個親戚，從小和我同學。他的天才很高，家境也很好。他的父親本是政界中人，但他決

計不入政界而投身商場。在一家公司裏做一個小職員，幫同採購物品。不到十年工夫，他就變爲上海市場上最精明，最誠實可靠的採辦員之一。現在一身兼任好幾家大公司的採辦員，連建設委員會採購物品，也去請教他。聽說上海外國商家都怕他的精明，而敬他的廉潔。如果傳聞無誤，他也可以作我們的一個榜樣。

(卯)還有湖南楚怡小學，和上海南洋中學的兩位校長，他們把全副精神，辦理一個學校，數十年如一日，絲毫不因外來的引誘，轉移他們的興趣。青年們如能都同他們一樣，各歸本鄉去辦理教育，那就中國的教育，必有長足的進步。

中國有句老話，『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我們無論就那行職業，只要盡心盡力去做，總有成功的一日。青年們如果離開了各種職業，專門在政治中討

生活，恐怕多數人要變成失業者。

(丙)再從我所舉出的第三個原因推論，要爲青年謀出路，必須振興各種實業。第一步要使農民能安心在田間工作。有人努力種田，然後可有豐厚的收穫。有了收穫，農村社會才有購買的能力，然後工業品方有銷路，商人也有生意可做。等到工商業發達了，國家富力逐漸增加，各種事業，才可次第舉辦，青年們也就不愁沒有出路。

近來有些人，居心叵測，把鄉間的農民引誘到城市中來，教他們扛着『梭鏢』，去殺人放火。不但長沙，瀏，平，贛南，閩北弄到民不聊生；就是素稱實業發達，道不拾遺的江蘇南通，現在離城數里，夜間便有土匪燒劫。農民不能安居，農村皆將破產。如此下去，全國人民恐怕都要沒有飯吃，豈止大學生畢業沒有出路而已！

(丁)至於我所舉的第四個原因，這是全國辦大學的先生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大學生本身也應該有一種警惕和覺悟。將來我當另寫一信，專門討論提高大學程度，使社會對於大學生增加信任心的問題。此處暫不細說。

(三)我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了。我的時間不容許我作更長的討論。不過對於你所感到的三種煩悶，不能不簡單地談到幾句。

(甲)政治的煩悶 政治的改造和社會的改造不能分離。在一個腐化份子充滿的社會裏，決不會產生一種完全合乎理想的政治。換句話說，就是在腐化的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政治是不容易澄清的。我上次信說過，美法兩國的革命都經過八九十年的時間，國家的根基才得穩定。因爲政治革命易，社會革命難。一定要等到社會的改革成功，理想的政治才能實

現。

五四運動雖然引起了青年們對於政治的興趣，使他們肯爲政治而犧牲；但是他們只希望改革政治，而對於社會的改造，沒有下深切的工夫。青年們人人誇耀着五四運動的成功，而忘了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根本改造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所以 總理到臨終的時候，還要提醒我們，『革命尙未成功』。

五四運動有種種好處，我們當然不應一筆抹殺。但大家只敢表揚五四運動的成功，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話。養成了青年們一種虛驕之氣，以爲天下事只須如此一來，便可以變成極樂世界。竟有人想把『罷課，罷工，罷市』當作家常便飯，而對於社會國家的建設事業，却很少人去努力。即使有幾個人，想坐下來用精密的思想，研究研究建設問題，也被人家罵作『妥協』，『擺出知識階級的臭架子來

『等等。所以五四運動已經經過十年，青年們對於政治的煩悶還是不能解除。對於社會改革的工作，沒有長期的努力，想要解除政治的煩悶，是不可能的。

五卅慘案揭破了帝國主義的假面具，正和去年中東路案揭破了蘇維埃政府的假面具一樣。在五卅慘案以後青年們的犧牲，你的信裏已經寫得有聲有色，我也不能再加一句。但是我們要記得這幾年的青年運動，在學術上，在經濟上並沒有使中國的地位增進一步。而一般社會對於青年的信任心轉不如前，這是我們應該警覺的。

我這一番說話，或者有人要誤會，說我反對五四運動和五卅慘案以後的青年運動罷。我慎重聲明，我對於這兩種運動認為很有價值。不過在讚美之中要認明自己的弱點，且不要把國民革命完全歸納到這兩種運動中間去。青年們虛驕的心理和誇耀的態度，使社

會上對他們的信任心減少；也成爲他們投身社會從事改革的一種障礙。

(乙)經濟的煩悶個人的經濟和社會的經濟有密切的關係。當此百業蕭條，全國瀕於破產的時候，個人感受經濟的壓迫，這是當然之事。社會經濟因何恐慌，前面已經說過，此處不再贅述。我們一定要等到農民可以安心耕田，工商業逐漸發達之後，各級學校才能多設免費名額，使貧寒子弟得到求學的機會。

我也是個窮學生出身，我所以得受大學教育全靠半工半讀。後來雖曾補過本省官費一年，但是已在大學畢業一年以後。我們的家庭既沒有資產可以供給我們的學費，社會的幫助，縱使有些，也不是長久可靠的。只有自己的兩隻手，和一個頭腦，生在我自己身上，可以由我自己作主，才是真正可靠的東西。青年們要放下大學生的尊嚴來作工自給。留美學生很多在

雜碎館裏洗碟子，當侍役，賺學費讀書的。他們雖然分去了一部分可寶貴的光陰，不能專心讀書，但是多下幾年苦工，所消失的光陰還是補得起來的。現在上海滬江大學也有幾位同學在那裏試行工讀制度。在目前經濟恐慌的情況下，這也是一種補救辦法。我們縱然不能譯書賣稿，難道在學校裏當個工友，半工半讀也不成功嗎？我想在這種地方，學校當局對於貧苦學生總肯特別幫忙的。何必『打腫臉充胖子』，借了高利貸來度『雙料少爺』的生活呢。貧苦的同學們，我們既承認勞工是神聖的，我的話想不致有所開罪罷。

(丙)戀愛的煩惱 愛情不能以金錢作條件。對

於崇拜黃金的姑娘們，根本就談不上愛情。你不用羨慕那些拿鈔票來引誘女子的。你既曉得社會中有富於革命性的女同志和明白大義的女同胞，那就不愁將來沒有愛你的人。我上次信裏已經說過，經濟不能自立的人，不應該結婚。況當匈奴未滅，國難方興的時候，那有工夫，去生單相思病。等到將來遇見真愛你的人，再談戀愛不遲。

我並不想學『傳教牧師』空談勸人爲善。我不過將自己認爲合理的話，老老實實地說了出來。不對的地方，請你原諒。

我近日工作很忙，下次如再討論，不得不請長風雜誌主筆先生代答了。



一個新從大學畢業的青年的覆信

鰲 鴻

經農先生：

你的大札我是剛從本刊的創刊號上拜讀的。謝謝你爲我們一般新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們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不過，在這裏我個人有一些意見梗在喉頭，不得不吐出來同先生討論。還希望你不要教的來指示我！或者亦是一般同學說而沒有敢說出來的吧！

我是剛從一個私立大學畢業的學生，當我在舉行畢業典禮雙手去接校長先生給我的一張花紙頭——文憑——的時候，不禁起了一個寒慄，覺得這張紙比千鈞的重担還來得重些。我於是開始着我的幻想了：從此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了，在國內我是沒有學校再可

混了，不去吃洋水就得到社會上去找薪水了。啊，到社會上去找薪水？這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呀！我的朋友張，黃，李，趙，他們都在幾個國內著名大學畢業的，可是至今他們有的怕回家被他的親戚隣居恥笑，依然躲在亭子間裏過他的流浪生活；有的環境比較好些，還能在家裏吃祖宗。還有，還有許多連亭子間也住不起，祖宗也吃不成的，乃就不堪設想了！啊，啊，這是一般過去的大學畢業生呀！唔，或者他們在校內太拆爛污，因此到社會上去不濟事。好，有一個遠房哥哥，他是從大學畢業後還嫌自己的學識不足又去吃了幾年洋水回來的。現在呢？現在他在家裏抱孩

子。啊，我現在也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了呀。我的朋友，我的哥哥，他們暗示着大學畢業的大學士，出了洋回來的大碩士的前途是如此如此。我的將來……：……，我的眼前一陣黑，只見我的文憑上一疊一疊的花鈔票，一包一包的白光洋，一點一點的紅鮮血！

「噯，我什麼都不能意識下去了啊！
是的，我在學校裏也曾下過苦功，成績總還算不錯；但是我現在到社會上來做事，前程如何？我可不敢担保了，你的謬讚留着送給旁的同學吧。何況我現在還是一個吃着空飯的無業流氓呀。」

「一個思想純潔的青年。投身到萬惡的社會中間去，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這句話，我個人根本反對牠，澈底的非議牠不能成立。我以為「社會」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社會本身沒有所謂萬惡或萬善，牠的稱為萬惡或萬善還是牠組織本身分子的善惡來決定的，

一個思想純潔的青年，他當然也是組織社會本身分子的一員；現在他投身到他自己的集團中間去，這個集團——社會——的命名還要拿他的行為的善惡來決定，那裏還說得上危險不危險呢？真的如先生所說：『社會並不是萬惡的，我們個人的道德，未必比一般社會高。』所以這句話對於我，始終起不起作用來會使我疑慮或憂懼！倒反堅決了我投身社會前的一種思想和意念。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待我告訴你一段故事再說：我的一位遠房親戚，他正正的時候差使候下了兩個年頭，好容易得到一位老爺的八行，在某稅所裏得着一個小差使，除掉正薪水的二十五元外，不時的有許多莫明其妙的外拆花。按月的收入到也不資，可是每月從沒有錢寄回家，並且能說箱子裏的衣服常存在長生庫裏。什麼原因呢？據說都是陪同事們吃花酒，帶局，碰馬將應酬了的。有一次所裏的一位秘書來邀

他去碰和，適巧他覺得頭痛，於是回絕了他的要求。誰知就此得罪了這位秘書老爺，後來借故在所長面前沖下一盆冷水，飯碗就此打破了！喂，朱先生，你聽見了嗎？要是不同流合污，唔，我的那位親戚就是好榜樣。於是一般純潔的青年，投身到社會中間去，要維持他個人的地位時，就不得不當同伴們在那裏腐化惡化，做許多昧良心，丟人格，無信義，不人道的行動來的時候，也硬着頭皮仿效一下。要不然的話，請捲鋪蓋回老家！朋友，你知道嗎？一個革命家，一個對於革命主義沒有深切認識的革命領導者，等待他自己地位造就了，他有時也會與一般腐化惡化的勢力相妥協來維持他的特殊地位的！妥協，妥協是什麼？妥協不是同流合污嗎？我現在說句抹煞理智消極到萬分的話：能同流合污，還是幸運的呢！就如我，我的朋友，我的同班畢業的同學，我們還找不到同和合的去

處，去流和污呀！呵，能看輕社會上一般的惡濁，而自鳴高尚隱身避世的，我恐怕他沒有。你說，現代有幾個年老的或年青的，能同陶淵明般的清高？

其次我就要討論到民間去的問題了。誰都覺得，有許多地方需要人才而沒有人才；有許多地方嫌人才多，而反人才濟濟。這種畸形的狀態，在都市和鄉村間可以明白的顯示着，然而他的病源何在呢？現在待我將在校內和諸同學討論的結論來報告，再質之於高明，未識以爲然否？——每一個事業，都有他一定的顏色的圈子；不論他是軍政學界。你要是他們圈子裏的人，你就不要擔憂沒事做；倘然你沒有圈子，那你即使找着了了一個位置，要是能低頭伏膝，同流合污就罷了，否則始終是要被排擠掉的。現在我再舉個例說吧：每一縣裏，要是有一個某師範存在，那縣的小學教員的世界，完全是某師範派的勢力。我不是過甚其說

呢，你可以到各縣去打聽打聽。喂！不要遠去，就在近邊首都罷，你試問問幾個對於熟悉小學情形的朋友看；你聽他的回答是怎樣？好，再回到軍政界來，軍政界的圈子色彩怎樣？啊，更濃，更不堪設想！我不敢說，說出來深恐開罪了黨國要人，那是非同小可的。你是聰敏人，你自己去意會吧。其餘還有許多鐵的證據來證實各種圈子的事實，這裏恕我因為篇幅的關係不多談了。總之，每一個事業，的確都有他一定的顏色的圈子！因為有了這個圈子，於是許多地方不管這位仁兄大人的才合不合這個位置，而祇問這位同志先生是不是圈子裏的人。濫竽充數，瓦釜雷鳴。因為有了只個圈子，於是害得一般懷大才而不得用，鬱鬱不得志的朋友們，都跑向城市裏去。他們並不是迷惑城市中有財發，或者能遇到一位黨國要人機緣到一個行政機關去工作；他們更不敢奢望有什麼高的生活

標準。（當然有少數的同學是這樣希冀着，只在外例。）他們到城市中來的目的，祇是因為便於找圈子，易於乘機會。你看今年五六月間吧？南洋羣島需要兩位小學教員，到上海來徵求。這個消息一傳出，應徵的人數，據生活報的調查有一千餘人。其中上海各大學的畢業生當然用不着說，要佔大部分；而其表上還列着幾位從外國吃了幾年麵包回來的出洋生。還有聽說是首都市政府招考錄事吧？額數不過十位（？）而報名的聽說有二千人左右，其中大學畢業生也不少，這樣，你能說他是自大，將生活標準看得太高而不願到民間去嗎？這究竟是才難呢？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呢？唉！我真要和一般大學畢業生抱不平，而感慨涕零呀！

總之這許多問題決不是喊句口號到民間去，或如牧師說法勸人為善般的不要同流合污，就能解決得了

的。簡括而總一句說：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每一個事業的圈子，就是整個的宗法思想的封建勢力！負有改造社會使命的青年同學們，關心中國政治的先生們，負責領導中國革命的黨國領袖們！我不希望你們做一個『搖木鐸者』『傳教牧師』，徒然喊幾句口號，勸人為善，這是於事無濟的。我希望你們個個如梁山泊上的黑李逵，想到就說到：說到就做到！（我並不是希望你們去做強盜呀！）努力吧，努力解決這整個的社會問題，打破這雄厚的封建勢力！

最後我還有一些小意見要發表的，乘此大着胆子叫出來吧。

現在青年的煩悶，大概有三種：政治的煩悶，經濟的煩悶，戀愛的煩悶。現在拿我個人所感覺着的，分別的寫在下面：

政治的煩悶——這一種煩悶，除掉幾個特殊階級

一個新從大學畢業的青年的覆信

者外，已經成爲現代中國的普遍病，不過青年人血氣盛些，並且亦會犧牲過血力，所以來得更煩悶些罷了。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封建軍閥割據了各省，依仗着各個帝國主義者壓迫民衆，直到民國八年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遭日帝國主義者的反對，才引起青年學生毆打賣國賊的事件，於是這革命史中偉大的，光榮的一頁——五四運動——造成了！在這個偉大的，光榮的，青年革命運動中間，雖然犧牲了許多青年隊伍中戰士的血和頭顱，然而却促進了我們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的中興！喚醒了一般被壓迫民衆的春夢！五卅運動，你總也承認我們青年人反對得最烈，犧牲得最大吧！這一次革命的怒潮，更如錢塘江上的潮水一般，勢不可遏了。各省軍閥殘殺的青年呀，各地領導民衆組織的青年呀，祕密活動黨務的青年呀，滿山滿谷都是青年，普天普地都是青

年！如雀般躍，如龍般游，直是青年的世界呀！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成立了！爲國爲民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了！青年的臉都微呈着笑容，好像中國已經得救了。十六年清黨後，一般青年的笑臉都變成哭臉，愁臉了。他們並不是不贊成將這般共匪澈底的清出去；而是因爲一般腐化份子，假革命份子借端的陷害他們，弄得他們有家難奔，有國難逃！的確是事實，

經濟的煩悶——這個煩悶，是跟隨着政治來的，在現在的中國，要是明瞭中國經濟情形的人，沒有一個不捏着一把汗。農村經濟破產了，小資產階級破產了，帝國主義者的投資，已經深入內地了。一切的一切，都如王小二過年般的，一年不如一年。革命的青年，當然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佔十分之九。然而自從這次政治失望以後，於是又不得不再回到學校裏來——寓隱於學——但是都感着經濟的壓迫。因此挺而

走險者有之，憤慨自棄者有之。即使能掙扎着再升學的，亦大都是高利貸，或棄祖產勉強而行之的。幾年的債台，築得山樣高海樣深。待畢業了，再遇各種事業都有圈子圈着，不得其門而入。先生，你想，你設身處地的想想看。他感受經濟的壓迫，是怎樣的煩悶呵？

戀愛的煩悶——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但是這個情，祇能讓給一般公子少爺去談，窮小子是無福消受的！這並不是我將這神聖的愛看得太惡濁，無奈一般姑娘小姐們眼界太高。她們雖高唱着提高女權，男女平等。可是當她們找對象時就很謙虛！她們都像李白找韓荊州般的，想登龍門漲身價！尤其與金色燦爛，大腹便便的先生們發生好感。本來，人生不過及時行樂耳。誰願同一個窮措大終日間想窮心事？糟糠和大菜，牛衣對泣和狂歌歡舞，究竟是孰取孰捨呢？

尤其是在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物質的魔力較精神來得神通廣大得多！啊，憑你將你赤裸裸的心，雙手謹謹地捧着，跪着說：愛人呀，你看呢，我的心窩裏只有你；可是總不及拿一疊花鈔票擱在她面前來得使她注意！這並不是我在這裏有意侮蔑女性，無奈事實告訴我是如此呀。（作者按：上面的事祇能指普通一般的姑娘們說，當然亦有富有革命性的女同志，

深明大義的女同胞不是這樣的，對於她們我在這裏告個罪。）受着經濟壓迫的青年，愛人又這樣的欺負他，你用什麼方法，能叫他不煩悶呢？

經農先生！我的意見，在此暫告一段落，未免要使你見笑吧。哈哈！

再會，祝

你腦健！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

沈茲九女士

『女青年』三個字似乎有些特別，講到青年問題，自然是指一般男女青年而言，何必再講什麼『女青年……』但是不然，在地位上講，女青年與男青年實有天淵之別，所以我也不以爲這是畫蛇添足，來與我親愛的女同胞談談。

我們先談談現代中國女青年的地位，要談現在，同時應回到往昔，在原始時代，社會共產，男女雜處，居處既沒有一定，生命也無保障，洪水猛獸的侵襲，與夫人類之互相爭鬥。所以朝爲情郎，暮爲怨鬼，薄暮歡聚，次晨卽作無目的的遠征，在那種情形之下。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母親有相當的權威。這

叫做母系制度時代。等到人類戰勝天然之後，生命漸有保障，居室得以穩固，財產漸歸私有，男子在外工作，女子在家料理家務，養育子女，一家的生計唯男子之馬首是瞻，於是母系制度一變而爲父系制度了。父權漸漸擴大，幾乎有男子獨尊之概。女子幾千年以來，完全過的非人生活，試看西洋女子的束腰，中國女子的纏足，以健全的身體，矯揉造作，弄得奇形怪狀，男人們却在酒餘飯後，贊賞曰：『美哉！美哉！』多麼可憐？不過這些已經過去了，已成爲長遠的婦女史上的陳跡了。現在西洋女子已經獲得了種種自由平等，中國女同胞，也繼着叫了十多年了。而且在

黨的立場上，我們與男子可享同等的權利，你看各機關不是已經都有了女職員嗎？商店裏不也有女店員嗎？至於學校用女教員，已經認爲尋常之尋常了。這是多麼榮幸的事啊！不過我們不可太開心了。試看國際間一切的問題，有時不獨諸列強間的代表，得相聚一堂，各抒己見，即列爲二三等的弱小國家，也得派員參加，也有插嘴餘地，矚視之也似乎是很榮幸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要是你國內沒有充分的實力，雖出席的代表，口若懸河，生有三頭六臂，調盡槍花，施盡外交手腕，也是無濟於事，這榮譽仍歸烏有。要真正與列強抗衡，仍舊要國內有實力，事事都能與列強並駕齊驅，這榮譽才不致落空。現在中國女青年的地位，正與在國際間參加會議的形狀相彷彿，有了地位，而無實力與人格去保持牠，仍舊是空的。那末，現在我們要扶持這優越的地位，應當努力，並當注意努力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

的方向。

平等海上，終朝翻着驚風駭浪，操舟者要是不以全力戰戰兢兢的撐支，將不免飽游魚的口腹，危險啊！同胞！但是正在平等路上舞之蹈之的同胞們，似乎未曾顧到這一點。這種畸形的發展，在中國的女青年中，差不多遍地皆是，不妨舉個例在下面。

近來很有一般女子，略識『之無』，便以新女子自居，他的新，並沒有新在內心，所新的，只新在外表，她的腦筋中，終日打算的是，巴黎香粉呀，美國輕紗呀，意大利舞鞋呀……窮奢極侈，試問她到底爲了什麼？你想，穿着那種鞋子，我們姑且不管她是外國貨，與牠代價的昂貴，我們單就生理上着想，與輕的的痛苦相差幾何？穿了那種高跟鞋子，在光滑馬路上走，果然還不致大吃苦，要是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實在是啞子吃黃連吧！不看別地方，單看我們現在的

首都，除出中山路外不是小小起伏的泥路，就是尖刀山似的碎石路，但是我也常見有許多漂亮的小姐，穿着高跟鞋子，東婀娜地走，這大約是想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吧？以汗血的金錢，買副外國腳鐐拷鎖在自己的腳上，何苦做這奢侈與洋迷的犧牲者呵？

我常聽見男子們說：『女子到底不行，倚賴虛榮，不好學……』真的嗎？我有時不相信，因爲『寬於責己，嚴於責人，』這是人類的通病，何況才從黑暗中露頭角的女子，當然更加容易受男子們的指摘。但是你若放開眼睛看看，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就不難知道了。消極的批評，沒有多大的益處。還是談談積極的方面好些。我們今後應該如何努力，以免再過非人的生活。前面我已經說過，男權的所以擴張，是由母系制度改爲父系制度而起的，那末現在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人，要自由自在，再不受那種男性中心權威的威

迫，應該怎麼幹呢？恢復母系制度嗎？這太滑稽了，根本人類已不能再恢復那種原始時代的生活。而且人與人之間，何必一定要權威？更不必以暴易暴，我們要以共營共存互尊互助的精神，來恢復我們的女權。這是精神。不過你若是你自己沒有充分的實力，任你叫煞我們應該共營共存，男子見你營不出什麼事業來，他們便故態復作，將仍舊說聲，『女子是無用的。』你既沒有能力，你雖十二分二十四分地尊你的他，要他尊你，恐怕也是難事。你不能助他而單要他助你，是使他笑說：『你是扶不起的阿斗，叫我怎麼助你？』

精神方面已說過了，現在再進一步說到實力。父系制度下的男子所以能那樣專橫，因爲經濟權操在他的手裏，女子既沒有財產繼承權，又無能力在社會上獨自謀生，只好在男子的手裏討生活，只好搖尾乞憐

，低首下心了。現在西洋女子所以能够與男子占同樣的地位，因他們有財產的承繼權，兼之人人都已有了謀生的技能，既能獨自謀生，自不會仰人的鼻息。現在我們在法律上也已經有財產承繼權了，這是在法律上已經承認女子是人，是有治產之權了。但是我們仍當求專門的技能，以便獨立生活。現在貧富不均，男女所受的教育，亦不免因之而異，但是社會上事業多端，做縫工也好，做繅絲者也好，做政府大委員也好，做小書記也好，總之，我們總要有一技之長，自食其力。所以我希望現在的女青年們，尤其是在學校讀書的女青年們，不要認錯了目標，求學的目標，是在將來的『事業』，不是爲了目前找愛人，若現在在學校裏，不審察自己的所長，求得專門的技能，爲將來獨立謀生的準備，徒鉤心鬥角爲找愛人而裝飾，爲應付愛人而拋棄學業，那就糟透了！要知道今日的情郎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

，也就是他日阿鼻地獄的夜叉！我並不是鼓吹什麼獨身主義，我竭力的反對獨身主義，不過我贊成每一個女子，起馬要有一技之長，能自己養活自己，才和人去戀愛。有人駁我，他說：『你這種迂遠的途徑，給現在的新女子聽了，她將嗤之以鼻呢，他們有他們的事，他們說所以我們要嫁有錢的，先把錢拿在手裏將來就不怕他了。』這是可能的嗎？富翁是多可愛的嗎？可愛的不是富翁呀！況且戀愛到底要靈肉一致啊。有人又將說：『從前的舊式婚姻下，男女都沒有自己選擇情人的自由，所以結果男子會那樣夜郎自大，女子會過那種非人生活，現在大家自由戀愛了，以自己選擇的愛人，做了他的妻子，將來難道還會棄之如弁髦嗎？』朋友，你看『戀愛』不要看得太神聖了，不要看得太神祕了。戀愛之路並不是永遠在水平線上的。即使永遠在水平線上，不也太單調而寂寞了

嗎？所以結婚以後的戀愛生活是創造的。要創造，大半依他倆精神生活的能否合作，即事業是否同道。古人云：「夫唱婦隨」實寓有共同合作之意。若專重肉體上的快樂，決計不會久遠的。即使能夠維持久遠，也是無意味的，所以我說今後的女青年第一要求得專門的技能以便獨立生活，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再去找愛人，所找的愛人，最好要彼此間有同好，學問可互相切磋，事業可共同合作，不然南轅北轍，一定無人生的樂趣。

以上是指普通一般人而言，近來西方的列強，以至東方的日本，他們科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回顧我們中國，科學幼稚，生產落後，大家都是在次殖民地掙扎着。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五講告訴我們：中國雖號稱四萬萬，現在能生利的只有七千萬弱的中年男子，這是多麼可驚的事實？二萬萬的女子中，三分之二

是老弱幼稚者，當然是非生利者，其餘三分之一（即七千萬弱）的女子亦是分利者，在這外債重重，民窮財盡的時候，我們仍舊惘惘然坐着做分利者嗎？從前人只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匹婦」何尚無責呢？近來有許多主張新良母賢妻主義的人說：「女子學問是應該有的，但是不必定要在社會上做事情，她應該應用她的學問，安分守己在家裏教育小孩，整理家務，使他丈夫很愉快地在社會上服務，這也是間接的生利」。這也不錯的，不過譬如一家中落的人家，他們已過着討飯的生活了，那末，這貧人的妻子，還是坐着等他丈夫討來給她吃呢？還是抱了小孩同出討飯呢？我想自然應該同出去討飯，以兩人所討得的，若有盈餘積日累月，他們的家境，也許尚有中興的希望。這個比喻，也許太不切實了，定會有人說：「我們並沒討飯，你何以拿討飯來做比喻？」其實與

列強的生產率來比較，我覺得這個比喻也不十分苛刻。不過在這科學亟待研究，生產亟待發展的時候，我們女青年們也當預備來負一分責任。我們還是當仁不讓吧。不過這担子不是輕容易負的。但是我們也不要太膽小了。我們也是具有五官四肢的一個人，生理學家沒有告訴我們說：『女子的腦子特別的不發達，她不配研究高深的學問。』那末，我們何必自暴自棄呢？證諸往昔，木蘭從軍，班昭續漢書，在那種女子絕無地位的時候，尚有這樣出類拔粹的人物出現，現在已經有了地位，尚不勇往直前嗎？所以我們認定我們並不是『人下人』，時機迫切了，現在中國所缺乏的是科學，我們來研究研究吧。高深的學問並不是只限於男子，我們要把每天燙髮的功夫，搽了紅粉又塗白粉的工夫，以及……不相干的閒談嚼瓜子的功夫，……用心到科學上去，也許會有些貢獻吧！有人又將搖

女青年努力的方向

頭說：『女子即使研究科學，最大的貢獻，只不過將來養育女子懂得些道理吧，而且一個女子一出嫁，她所學的東西，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我想人事日繁，家庭組織應該愈簡，家庭間一切芝麻綠豆賬，可棄者棄之，可略者略之，生活簡單，她雖有家庭，仍可分一部分的時間為社會謀進步。至於教育小孩，只要能用科學方法。一二歲的小孩最容易對付，我的一个女朋友，他們夫妻倆都在外面辦事，每天有八小時的工作；而她的小孩並不用奶娘，却是養得很胖，（至於他怎樣教養，不是本文所要講的，恕我不能多寫，不過我很想將來寫一篇『現代女子怎樣對付子女』一文來和讀者討論。）

女子最缺乏政治的研究，這是很普遍的一個缺點，我自己就是一個，我記得我在當小學教員的時候，我的小兄弟才舊制中學的三年級，我功課完了回家，

歡喜看小說，他却大讀其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書，那時候軍閥鬥正鬧着什麼奉直戰爭江浙戰爭，心裏覺得不安，但是常以不了了之。我的小兄弟他却像煞有介事的說：『軍閥們將來怎樣消滅呀，中山先生怎麼偉大呀，能照建國大綱去建設，我們中國將成世界上的什麼呀。』我當時覺得他是小怪物，但是他說他們同學們歡喜這類書的人不少，而我的同學中，以及後來的小學同事中，大半多只談風月，不談國家大事，這是當時男女學生思想不同的證據，現在自然時變境遷，『儼然一個女政治家』的人也很多了，不過和我當時一樣的人，恐怕也不少。『政』是衆人的事，我們既認自己是人，安可不知『政』？我聽見許多女同學說

，上黨義班最沒趣，這不是教員教得不好，就是他們對於這門東西，主觀的覺得這與我無關，馬馬虎虎聽聽算了，所以結果弄得最沒興趣。你們不歡喜做政治家可以，你們不願意做官僚，都是很好的，不過政治却不可不懂。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這句話難道是專爲男子說的嗎？未必然吧？很多男子最怕的是歷史上『母后臨朝』和『太后垂簾聽政』這一類的事情，我們不要去做『母后』，所以決不會『臨朝』，請男子們放心！但是『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這種孔老二的態度，是我們女子應該有的，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女青年，對於政治應該有『吾其與聞之』的態度。



爲青年問題答經農先生

何與如

經農先生：

讀了你的來信，我除了感動以外，還有什麼好說呢？

的確，我的學校生活已經告一段落；對於社會服務的責任，即從此開始了。我在學校裏的成績，雖够不上你所說的『比旁人都好』，可是對於無論那門功課，自信確曾下過了相當的苦功。但一跑進了社會，我這所學得的區區，能否盡量的應用？應當應用到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這些不容易解決的難題，却把我困住了。我在學校裏的時候，太少社會的活動，以致一走出校門，就有『茫然不知所措』的病態。可

是，我能因此而餒氣，而寒心，而退却嗎？

我並不如普通青年們一樣，以爲『社會是萬惡的』。我想社會是個多齒的輪盤，它是旋轉不息的。我們不該單祇看着它轉，而且須要幫它轉，自己跳在它的齒縫中，跟着它轉。我們經過了它的磨轉，纔能體會到，而且把握到生活的真意義。因爲青年們在學的時候，多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世界多遼闊。他們整天關在玻璃窗裏，做着不近人情的離奇夢；有的想做學者，有的想做政治舞台上的要人，也有的想做科學家，藝術家，或者教育家。他們鄙視一切下層的工作，一切下層階級的人們。他們不層住鄉下，盲目的

羨慕着都市生活。以爲祇有都市生活纔是生動的，富於趣味而且多變的；（其實現在中國式的都市生活，除了豪華，淫佚以外，所有的只是不堪設想的混亂與喧囂。）而鄉下，却是充塞了愚蠢，貧窮，奄奄不着一毫生色，不留一點生氣。話確是不錯，我也承認中國的農村，因爲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內遭各種惡勢力的摧殘，已經瀕於破產的地步了。處在這種支離破碎的農村中生活，確是艱苦乏味的。可是，如果我們還承認自己是個青年，是個還有作爲的，於民族於社會還想多少盡點責任的青年，豈可因爲稍吃一點苦，稍經一點挫折，就完全拋棄了正待我們開闢的——偉大艱鉅的鄉間事業？！

老頭子的話，青年們大都不願聽，更不願相從。可是老頭子有的是經驗，是忠誠，是懇摯。他們的骨髓中，都含有很濃厚的民族精神。雖然他們有時很頑

固，很板滯，可是我們能够因爲這樣，就完全忽略了他們，抹殺了他們？他們有些話，儘足使我們感到惶愧，感到良心上的警惕，精神上的不安。就如那位向你發牢騷的老先生，他的話確是事實。現在青年們的缺乏堅貞的節操，崇實的風尚，那樣容易的爲惡勢力所引誘，確實使得你們辦過學的人傷心。青年們慣說舊官僚墮落，而自己一入社會，却比那批東西更腐化，這如何能叫你們不難過？你說我能吃苦，能耐勞，這倒是真話，因爲我的素性如此，只要我能活在世界上一天，我就要保持我的素性一天。我想這樣熱情的鼓勵我，希望我的先生，也必願意我能這樣的堅持下去罷？

現在的青年，的確如你所說的一樣，太慣於享福了。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每年總非化費幾百銀不辦。雖然他們的家境不十分寬裕，可是浪費的程

度却並不比一般「錢化的公子哥兒們節省（依家產的比例說）。上海的野雞大學很多，因此這班浪漫式的青年（會化錢，而不會讀書，他們自稱爲「浪漫式的青年」），也不愁沒有資格得。現在經了教育部的三申五令，總算封閉了許多野雞式的上海大學。可是事實上，聽說還有幾個學校，依靠租界的庇護，在那裏繼續招生。而且投考的青年，還是趨之若鶩。想到這些專撈資格的青年，也得稱爲大學生，（雖然教育部否認他的學位，可是社會上，却還不免受了這班小流氓的欺騙。）畢業了以後，也得在社會上起作用，而這種作用，却是作惡與擾亂，這又不得不叫你們承認這是教育上的一個危機！

現在的文藝市場上，先生，你怕不大明瞭。不是沉悶的無病呻吟，夢囈語，就是破喉嚨的普羅聲。這種頹廢的與偏激的嗓子，表現盡了青年的病症。這

爲青年問題答顧農先生

批陷入泥潭中的青年，大都反對留學生的只學外人皮毛，而於本國的內情，反毫不了解。可是他們自己呢，却什麼都不懂，除了幾個詰屈整牙的譯名。標語與主義，口號與瘋狂，充塞了都市，充塞了學校，充塞了學生們的頭腦。啊，我親愛的青年朋友們！我們初走進社會，我們應得會用我們的理智，認一認這些市場上的叫賣者，是不是出於至誠？那些眩目的招貼，是謊語抑是忠告？只要不是瘋，不是癩，我們的健康不失常，我們的思想不錯亂，我們想總不致受那些破落作家的煽動、那些頹廢病者的感染。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試想培植一個子弟到大學畢業，是多大的艱難！）我們不應看輕自己，尚在風雨飄搖中的黨國是需要我們努力的。我們應該不忘本源，什麼事情都得從下層幹起。鄉村事業的發展，確是挽民族於淪亡的唯一辦法。鄉村中的茅舍，下級黨部的辦公

室，破落的廟宇，以及農場，礦山，街頭，這些，都是我們的家庭，我們試用所學的所在。萬惡可以化爲至善，崎嶇可以夷成平坦。我們所有的是忍耐，是信仰，我們決不應頹喪，決不應絕望。『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的話是真理，願我親愛的朋友們永遠燃起希望的火焰罷。

先生！因爲看了你的信，我不禁生了這樣一大堆感想。廢話太多了，還是說我自己的事情罷。

此刻我還住在杭州，大約半月以後，就要回家去。我們家鄉的情形很壞，時常鬧土匪。不要說鄉下，就是警察勢力所及的城裏，白天也公然有人打劫。雖然如此，可是我還想在鄉下辦學。因爲我所學的是教育，辦學比較的適宜。我沒有做官的野心，因爲我缺乏那種低心下氣，卑躬屈膝的天才。

我們鄉間原有小學一所，學生人數很發達，因爲

四鄰就只那麼一隻學校。學校的基金很少，校舍是借用岳廟。廟的規模不宏，只要一旋踵就可走遍全廟了。因爲經費缺，人才少，設備不完全，所以要辦得好，確是困難的事呢。裏面辦事的人員，就是兩個教員。兼校長，兼門房，兼打雜，雖然學生們也幫忙勞動，但是做先生的還是不得空。我們那方很荒僻，交通很阻塞，因此事事落人後。辦學校，人都視爲輕賤的事業。不要說是大學生，就是從外面畢業回來的初中生，除非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都不願意接受這種寒酸的差使。他們甯願在縣署裏謀一任法吏，法警，或是公役，而不願辦小學校。多呆板，多枯燥！因此我寫信回家，說要辦小學，連年邁的父親都驚愕了。他要我在外找事做，就是餓死也甯願我死在外面，他已經爲讀了這麼許多年的書，化了這麼大的一筆錢，已經掙得相等前清舉人的資格了，而不能做官，也不能賺

錢，倒想回來當小學教員，窮而又賤，給人看不起，說閒話，你想這是多麼沒出息？他罵我也够厲害了，但我願得許多嗎？

我決意不顧一切的回去，銳意的整頓那隻小學，而且把努力伸張到民間的深處，給民衆一個較完善的教養機關。有些人或許要笑我專着眼小處，可是我能願得許多嗎？

這事業，雖然不若許多青年所理想的那麼舒適，那麼尊貴，那麼偉大（？），可是我的決心已定，決不爲任何意見所動搖的。「自己開路自己走，比走人

家造好的柏油馬路還有趣」，你這話說得多麼透澈，多麼正確！最後，你又叫我暫緩解決婚姻問題，等到自己的事業有了幾分把握以後，再去組織美滿的新家庭，這又是如何可感謝的厚意？啊，經農先生，我將要怎樣的，怎樣的向你表示敬慕呢？

我這些話，可以算是一批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應和你的一點回聲。雖然辭拙，意簡，可是憑我私人的誠意，向你請求給它一個公開的機會。

祝你健康，并致謝意。

九月四日、於中國公學。



我的奮鬥生涯

劉冰霞女士

早前幾天承徐慶譽先生寫給我一封信，說長風社擬出一期『青年問題專號』，教我做一篇『我的奮鬥生涯』，並在信上說明要我把過去奮鬥向上的歷史和犧牲的精神，赤裸裸的寫出來給青年們看。我接到徐先生的來信以後，滿腹都是疑問，我是一個窮困流浪的女子，過去都在艱難險惡的環境中掙扎，像這樣的生涯也夠得上『奮鬥』和『犧牲』的稱號嗎？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逃婚的生活，因為我過去生活的大部份都受逃婚的事實所支配。中國現代的青年正在婚姻問題的煩悶中呻吟，受了包辦婚姻荼毒，不但破壞了青年的肉體，而且也毀滅了青年的靈魂。近年來被革命潮流

的激盪和自由風雨的薰陶，一般青年開始對包辦婚姻施行襲擊。我想把我過去的生活在這時候公開起來，給青年們大家批評批評，也不是毫無益處的事。我的行動是對的話，大家也可以給我一些同情，如果是不對的話，也可以給大家作一個前車。閒話休談，言歸正傳，上面就算是我這篇文章的一點弁言，下面就開始作我過去生涯的敘述。

——家庭生活——

我的家庭是個破落了的地主門戶，在我曾祖的時候，掌管過五六千畝的田地，在附近一帶是個聲勢赫赫的人，到了我祖父的時候，家道已開始沒落，後來

家人過慣了地主揮霍的生活，又不從事生產，到我父親手上便大大的沒落起來。我的父親是個古板而又多疑慮的人，一看便知道他是從貴族出身的，他的面上有不會消滅過的幾條皺紋，好像是告示人家說他是過着沒落的命運。他對兒女是非常鍾愛的，但在我看來，他那些鍾愛兒女的事情，却對於兒女沒多大的好處，他痛愛兒女的祇是吃和穿，生怕兒女受苦，真正對於兒女有益處的事到反不顧及。我父親在未和我母親結婚以前，已經娶過妻子，生了一個女兒，以後就死了，我母親是作爲我父親的繼室。我是於光緒三十三年秋天作爲我母親的第一胎生了下地。我母親是個頂溫柔而慈愛的女性，滿臉都是忠實熱烈的表情，在家裏成天成晚的操作，從不曾有過怨言，我父母的感情在包辦婚姻中總算是濃厚。

我母親真是個多產的女人，在生了我以後，又生

了一個妹妹，連接又生四個弟弟。因爲多產的緣故她身體非常孱弱，加以家務繁多，以勞成疾，在我十二歲那年的初冬，便和我們永別了。當她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沒有希望的時候，便要我父親把我們姊妹六人都帶到她臥着的床邊。她睜開她陷睡底的病眼，用很悲哀的視線輪流的瞧着我們姊妹，當時我那最小一個弟弟還祇一歲，抱在我父親的懷裏，她看，眼睛裏慢慢湧出淚來，用柔弱的呼聲，對我父親說：

『我不放心的就是這六個小孩子！尤其是金牙』

金牙是我最小個弟弟的名字，我父親此時候也哭了，帶着哭聲回答我母親說：

『金牙的娘！你的病有神靈來保佑，一定會好的，你自不要着急，安心養病，卽萬一怎樣，孩子們你都放心好』。

我母親又喊我站近她些，她用了好多的力量才把她病得萎弱無力的手從被窩裏伸出來緊握住我的手說：

「萃芝！你的年紀較大，我這回的病是不會上岸的了，你要代我看護你幾個弟弟和妹妹呀！」

說了以後她好像等我的回答。萃芝是我小時的乳名，我聽了母親的話以後，弱小的心靈被悲哀襲擊得不堪，祇是伴着母親哭，想不出回答的話來，最後我母親又一一叫了我的弟弟和妹妹的名字，吩咐他們要爭氣，莫討爹爹的厭，要聽爹爹和我的話。她又用盡了慈母的愛把金牙作了最後一次的撫摩。金牙向來是不管天高地厚的，學講學笑，過他兒童時代最快樂的生活，在那時他也知道快要失掉慈母了，就寂寞起來，在小小的臉上罩着愁雲。在當時的房裏除了烏烏的哭泣聲以外，將像死一般的沉寂，慘白的月色從窗隙

中偷射進來參與這場永別的悲劇，窗外的朔風一陣一陣的怒吼，遙遙的與室內的哭聲相呼應。我的母親就在這夜的午刻逝世了。我現在每逢初冬之夜，看見慘白的月色和聽見咆哮的朔風，猶令我淒然泣下。

我的姊姊是在我母親逝世的先一年出嫁，嫁給一個地主的兒子，在我母親死的時候，她也不會回來，自從我母親死後，我以十二歲少女的資格，居然負起了家庭主婦的責任來，我五個弟妹的衣食不但要我來安置，就是家中其他的事務，也要我來辦理，因此我在小時候就鍛練了茹苦耐勞的習慣，驅逐了偷安好逸的心情，我這種主婦的責任一直担任到我逃婚出家的時候為止。

——逃婚緣因——

我的婚約是母親在日，就同我父親包辦好了的，聽說訂婚的時候我還祇八歲。我那包辦婚姻的對方是

一位姓陳的表兄，他比我大六歲，表兄的母親是我父親的堂姊姊，他家裏是附近新興的一家殷實的富戶，又祇生他一個人。我的婚姻所以訂得這樣早，在我父親以為陳表兄是很難得的一個女婿，其唯一難得就是有一錢，生怕別人的女兒佔了去，所以老早就把我許定。在陳家方面雖以為他有家私又是獨生子儘可以擇龍配鳳，却以為我很聰明，又是舊親加新親也就同意了。這就是我生命上埋下了一個禍根，是我窮困生涯的淵源。

我那位陳表兄的天資並不聰敏，不！甯肯說是頑皮，這是我那附近的教書先生都這樣批評的。他在高小和中學的成績都不很好，假期列榜時，那張「朱漆椅子」(1)，雖是讓他人去坐，但他自己的名字總是隔坐「朱漆椅子」人的名字不遠，他在中學畢了業後，馬上進了大學，在大學讀不過兩年的光景，就送到法

國留學去了。金錢的威力真是大啊！

我父母預備給我做丈夫的陳表兄，是我從小時起就最嫌惡的一個男性，他滿面都是狐疑的表情，兩眼射出陰詐的光線，我一輩子就和他格格不合的，在兒時和許多小孩子一同玩的時候，我總拒絕他和我在一塊，他做出來的動作，我看了都是癡呆不合，他說出來的話，我聽了都是粗俗刺耳。最奇的他這樣和我不合的印象，直到現在還留着，這樣從小就不合的人，怎樣將來做終身的夫婦呢？這在別人看來雖是小事，却是我反抗包辦婚姻一個大緣因。

姓陳的姑娘是個有名的吝嗇女人，並且仗財稱勢，鄰近的人當面雖個個奉承他，在背後沒有一個不罵她是一爲富不仁的。她又是一個很容易見怪的人，就是她有時到我家裏作客的時候，小孩子向她說錯了話，她都要計較的，倘若你不去對她陪禮，她硬要做出

那作威作福的樣子來。她對陳表兄是溺愛得過度，陳表兄所要的東西，祇有天上的月亮取不到才不給。這樣的女人叫我朝夕和她相交，真是一件令人寒心的事啊！這可說是我反抗包辦婚姻的第二個緣因。

我父親每逢喝醉了酒的時候，便一個人在自言自語的說：『我替芝兒姊姊找的人家，現在很享福，我替芝兒找的也是一樣』。我父親這幾句話在我是牢牢的記着，我爲要把握我自己前途的命運，祇好借姊姊的事來作鑑鏡，我一到我姊姊家裏去便留心致察姊姊的生活。我有好幾次發現姊姊躲在沒有人的地方流淚，並且流得怪淒切。到了有人來的時候，她就馬上把眼淚拭乾，裝出笑臉和別人講話。有一次我禁不住問了：『姊姊你現在不是很享福吧？爹爹也時常這樣說，你爲甚麼這樣悲傷呢？』她聽了以後很淒切的哭得發出聲來，哭了以後她對我說：

『妹妹！你年輕那裏知道呢。你姊丈家裏雖是有錢有地，不愁穿不愁吃，可是大人的熬煎實在難受呀！過這富人的生活，到不如過窮人的生活還自由，蓮牙子的祖母她還嫌我嫁奩少，時常講空話，倘若要嫁給比我們窮的人，那他就認我們很滿足了，這祇怪我的父母不應高攀，同時也是我的命運太壞了。』

姊姊對我說的這些話，恰巧和我父親說的話尖銳的對立起來，我父親認爲很享福的就是流淚和悲傷。父母對於兒女所找的這樣的幸福，無論出自有心或無心，然事實總是這樣，我自從得了這種教訓以後，對我父親替我找的幸福我決計拋棄了，我反抗包辦婚姻，到此可以說已下了訂心符。

——逃婚經過——

包辦婚約以前加在我身上，簡直是不痛不癢的，年紀一年一年的大了，婚約也就與我發生關係，我十

六歲時，陳表兄已在中學畢業了，陳家說要乘有『做畢業酒』(2)的熱鬧把我娶了去。我父親却還未答應，自從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裏以後，我就開始籌劃奮鬥的方法。一個剛十六歲的少女，就要教她去履行無名婚約的義務，社會真是殘忍啊！後來我父親當面把陳家催婚的事情對我說了，我便乘這個機會對父親說：「母親死的時候，曾握着我的手吩咐我照管弟妹，現弟弟們還小，我想還照管幾年，並且我的年紀也不大，也不妨遲些年代。」我父親聽了我的話，似乎非常感動，就以錢不就手為理由，拒絕陳家的要求。

一重難關跳過了，一重難關又來，在我十七歲那年已得我父親的同意定下了婚期，再也沒有更改的餘地了。估定這次是我決鬥的時候到了，我決定的決鬥方法，是盡全力作一次的反抗，若是時時刻刻和父親去支吾，反會使他提防，最好是事先聚出幾文錢，在

出嫁的時候逃亡。我計劃決定了，我父親在幾個月以前為我的嫁奩忙個不了，我自己也不露形色的跟着父親忙，我想這些東西我雖不要，嫁我妹妹時總可作用的。

在當時的社會，一個閨女要反抗父母包辦的婚約而逃跑，就是和犯了死刑一樣，社會人士對這種犯死刑的人再也不會寬容的。但這樣的死刑，在我心中是不成威脅的。我在要出嫁的先一晚上，我把換洗的衣袴，和聚下來的幾塊錢，還有母親遺下來的幾件金銀器包好，在黑夜裏離開家庭，等出嫁那一天來找我去做新娘時，我這新娘就一去不復返了。

自從我跑了以後，真是一個軒然大波，我父親就加我以破門處分，永遠不認作女兒。陳家就大罵我父沒教訓，害他丟臉，並神風馬走的把我的婚約送還來，申明他無論如何也不要我做他的媳婦，他的兒子不

愁沒有親對的，一些生氣話。我父親吞聲忍氣的接受了，並用炮竹把男方的婚書也送回去。我的包辦婚姻，竟這樣的就解決了，說來反抗包辦婚姻的事情也還容易啊！

當時鄉里的人，大為傳奇，有的說：『我是母親死得早，沒有人看管被姦人引誘跑了。可是誰都不知道當時引誘我跑的姦人，並不止一個，實有兩個，這兩個姦人的名字，一個名叫『自由』，一個名叫『平等』。除了這兩個姦人以外，別的姦人是沒有的。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在生理上實在不覺得有異性的需要。

——學校生活——

我逃婚跑出來以後，我就認清日後的出路祇有在學問上去找，後來得了縣立女子高等小學校成校長的援助，得插入高小二年級肄業。或女士在我們縣裏算

是新人物，聽說她對自己的包辦婚姻也不滿。好不容易得到的讀書機會，現在居然得到了，我就把全副精神用在書本上。我的文字知識除了在家裏時父親教了一本『話莫露齒，笑莫高聲。』的四字女經以外，就是自己學會了一些字，我因為用功的緣故，成績一期一期的好起來，校長和教員都頗契愛我。我的頭髮是在入校那學期，要早晨發憤讀書免得梳頭的關係，徵求成校長的同意後就剪掉了，我剪去了頭髮又招來許多人非笑，同學喊我做『瓢屁股』（3），當時女子剪頭髮的祇有成校長和我，同學却不敢喊成校長。

我在高小讀了一年半書的時候，省裏的女子師範招致，女子師範是完全官辦的，膳宿，學費，書籍等都由公家津貼，致取了祇要自己出個零用錢。因為是官費，致額每縣限制兩名，在縣裏初試以後，到校時還有複試，致的手續是比較嚴密的，女子師範致

公文到了我們縣裏後，成校長教我準備去攷，她負責證明我有高小卒業的程度，並鼓勵我，說我的程度好一定會取的，當時我隔卒業還差一學期。

投攷師範的結果，出乎意外的勝利了，在縣裏初試時我的名字取第一，初試取第一的在復試時照例不會發生問題，我就很順利的入師範。自從做了師範學生以後，我的生命好像添上了火一樣的熱力，覺得我的前途有熊熊的明燈在引耀。我想用功的把師範六年書讀完，就可以回縣裏當教員，也拿得二十元錢一個月，生活既能獨立，又可幫助別人去反抗包辦婚姻。

我在師範的經濟，除了同情我的一點幫助外，便是靠自己的手工，我編好繩子衣，綉十字紗枕頭，帳帘許多東西，托商店裏去賣。「洋」字在那時是頂跑紅的，做官的喜歡請「洋」顧問，當老百姓的喜歡入「洋」教會，商船商店喜歡插「洋」旗，學生喜歡講「

洋」話，我的手工也就投起機來，在十字紗枕頭繡些『Good Morning, Sweet Dream』的「洋」字。真的因為有洋字的關係消路特別好。我每年作這樣的生意，好的時候，也賺十多塊錢，不過倒霉的時候也有。

我在師範讀書頂窮的一學期，連川資零用一起祇用一塊半錢，我這一塊半錢怎樣用一學期呢？就是往返的川資措同學的油，等同學僱好帆船以後，我就便宜的坐上去，同學因為多坐一個人船錢是一樣多，不過大家踢促一點也就樂得做人，但是坐「措油」(4)的船有時是要受氣的，萬一碰了吵嘴的時候，她們就拿來過口，罵我「不識好歹，坐偷船」，我的反駁是很有趣的，我說「你們的錢難道是你娘肚裏帶下來的吧？你還不是拿世界上的錢在世界上用。」不過這樣的時候很少的，記得總共祇有一次，若不到不得已時

，我總是忍耐，恐怕沒有錢還要坐措油船。

衣服是我們女性頂喜歡講究的，女子一大部份的工夫花在這上面。我在師範時也有一套和仙子裝一樣的衣服，這套衣服是用灰色大布做成的，預備春夏秋冬四季都穿，我自己用很密的針子縫出來，意在經久耐用。我又在衣領上綉有「女子師範」四個字做領章，表示自己光榮。這套貴重衣服，除了上街販賣自己的手工品和自治會派我出去當代表時穿上外，在平時是不輕易穿，我每回穿了以後，立即熱心的洗好收在衣箱裏，這套衣服一直穿到我卒業時止，在我卒業的照相上我身上那件有補綻而領徽的字又很模糊的衣服，就是這一套。學校的同學大多對貧寒的人加以蔑視，我是貧寒中的一個，自然也免不了這種待遇，但以我在學校的成績總是在前五名的時候多，到能減少同學對我輕蔑的心理。

師範的後面有一個寬廣的校園，校園的佈置是模仿全中國的地形，有五岳的假山，有五湖的假池，各種名勝區域都有，花木的培植也很精緻。我每逢暇日，就狹着書本跑到校園中去，有時坐在泰山的頂上發大嘆子讀「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古文，有時坐在衡山的頂上默唸「 $(a+b)^2 = a^2 + 2ab + b^2$ 」的代數公式，疲乏了就走到西湖亭去看風景，或到太湖邊前去弄游魚。在幾個鐘頭以內，書因此誦熟了，全中國的名勝也就優遊遍了，這樣的生活，真是我全生命史最甜蜜的一頁啊！親愛的校園呀！我現在丟你在那兒，再也不能和你親近了。

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翻書看，發現了一本三民主義，當時我還不知道是本甚麼書，很好奇的細心在看，被一個教員看見了，他教我莫看這樣的書，還是多讀些古文好，我當面唯唯的答應他了，等他走了，仍繼

續的看去，我看完了三民主義，知道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兩書也是與三民主義有關係的，就在幾日內把他找齊看過了，這是三民主義和我發生關係的來歷，也就是我現在變成總理信徒的緣因。

我看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三本書，知道總理主張男女平權，婚姻自由，這主張恰恰適合我自己的要求，所以特別歡迎，固然總理別的主張也特別信服，但總沒比這樣來得切身，由是我的逃婚就得到了主義上的根據，當時的風氣漸漸開通，包辦婚姻的病症也隨着發作，爲婚姻而流涕和同我一樣逃婚來求學的也日見加多，到此時才知道「吾道不孤」。我特別的喜歡和這些人接近，並時常勉勵她們，我慣常勉勵她們的話是：「包辦婚姻確是萬惡，我們女子受舊禮教的壓迫有四千多年，現在是我們舉起叛旗的時候到了，我們不拘形式的向包辦婚姻進攻！」我這幾句話

能夠使同學深切的聽。

無情的歲月一程一程悄悄的過去，催促我快要離開師範了。在我快要卒業的那一年，由傳言聽說，我的妹妹已照着父親認爲很享福的地方出嫁了，陳表兄在法國留學染了虎列拉的病逝世了，這些消息，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力，因爲我早已成了日光和月亮結婚所生的女兒，家鄉的事我久已置諸腦後了。我當時所日夜籌劃的是畢業後再要升學，對知識作進一步的追求，致進師範時滿想教員的慾望，到這時已經不認爲滿足了。

——飄泊生活——

進大學讀書，在法律上是很平等的，祇要有相當的資格都能來攷，但在常人看不見的暗地裏樹起一塊擋駕碑，碑上寫着：「沒有幾百塊錢一年來繳學膳費的，不許來。」我進大學的計劃雖然有些朋友想幫助

，有幾個親戚想接濟，到底不能成功。進大學的計劃不能實現，確是我一大遺恨。進大學的計畫失敗以後，不得不投身到社會裏來，自從學校到了社會，好像由天堂進了地獄。

我爲生活所迫，近年飄泊到了十三省，窮困時迫得幾乎要到軍隊裏去當兵，有機會時也跨起武裝帶子在政治部當官，有時候教一教書，有時候當一當新聞記者，到了沒有辦法時，就絞自己腦汁塗成些半通半不通的文字去賣點錢過活。

我這樣飄泊的生活，在常人以爲難堪極了，在我却處之泰然了，唯一的安慰就是解除自己終身的桎梏——包辦婚姻，而得到自由。有一次我在頂窮的時候，我的朋友都替我着急，寫信問我怎樣辦！我給他的回信却說：『自然既生了我，就應該給我生活的一份糧，不然，自然又何必生我呢？我是聽命於自然，請

你不必爲我担心吧！』有些人又叫我做樂天主義者。

我目下的生活，仍然繼續飄泊，我不想再向讀者諸君嚙囉了。讀者諸君如果想知道我目下生活真象的話，現在是深秋的時候了，你就在這時站在汪洋的海邊，把一片剛從樹上被朔風括下來的黃葉投倒巨浪漩渦中去，那片枯黃的樹葉受浪濤的激盪，忽而東，忽而西，到這兒，到那兒，這就是我現在生活的象徵。

一九三〇，九，十，晚於南京

(1) 坐朱漆椅子——我們稱列榜第末的人，叫做坐朱漆椅子，因爲在他名字上要用朱筆畫一個『遵』字，好像一張椅子。

(2) 做畢業酒——我們鄉下在學堂裏畢業後，就要做喜酒，大家來恭賀。

(3) 瓢屁股——是一種沒有尾毛的母雞的稱號，鄉人多借用來嘲諷了頭髮的女子。

(4) 揩油——我們的俗話叫佔便宜爲『揩油』。



獻給親愛的青年

慶譽

『青年』兩個字，是何等的美麗而神聖呀！青年好比那遲遲的春日，煦煦的和風，幽谷的芳蘭，含苞的花蓓。清香撲鼻，幽雅宜人，玉骨冰心，一塵不染……這一類的形容成語，都不足以表現青年的美麗神聖於萬一。我們一生的成敗，整個民族的興衰，以及文化的隆替，都為這一時代的青年所決定。小而國家的生命，大而人類的榮枯，都操在青年的掌握。古人所謂『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重大的使命，也都是在青年的肩上。青春是一個人的全盛時期，青年對於自己的青春，應抱有無限的希望，與無限的歡樂。

獻給親愛的青年

青年時代，一鼓血氣，勇往直前，應該沒有半點煩惱的種子，與頹喪的傾向。活潑愉快，原是青年的本色，為什麼今日中國的青年，大半彷徨不安，喪面囚首？那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到那裏去了？沒有聽到青年的歡呼，只聽到他們的怨嘆。沒有看到青年的鼓舞，只看到他們的悲哀。當然這個不幸現象的發生，決不是無故而然的。青年生在今日的中國，外面感覺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內面感覺到政治環境的不良，遍地荊棘，社會紛亂，生計窮困，人心險詐，……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青年痛苦的原因。

中國產業落後，全國皆窮，況自辛亥以來，幾經

兵燹，天災人禍，紛至沓來，青年處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中，自然要受經濟的壓迫，有志升學的不能升學，即盡力扎掙勉強畢業，但畢業以後又找不到相當的職業，依舊點金乏術，無法謀生。稍有志氣的還能忍飢挨餓，殘喘苟延，意志薄弱的，就失望悲觀，或誤入迷途，自甘反動，或厭世自殺，結果此生，或墮落不堪，糊塗一世。這種不幸的現象，却不能完全歸咎於青年的個人，學校與社會都應該負十分之八九的責任。在黑暗的社會中，不容易產生光明磊落的人物，在痛苦的環境裏，不容易發現快樂活潑的青年。

自然，中國有富強的一天。在中國富強以後，大家都有揚眉吐氣的機會，中國決不會永遠做他人的次殖民地，也決不會永遠四分五裂，一到社會安定，政治修明，大家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能滿足的享受，不但青年沒有痛苦了，無論何人都沒有痛苦了。那時候

海內宴然，人人快樂。不過這是未來的景況，這個未來理想的新中國，必定有實現的一天。我們應該忍耐，希望着未來新中國的實現，但同時不能不盡力打破『現在』的鬼門關，以求現在生活的安定。不戰勝艱苦的現在，決無法達到美滿的未來。

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戰勝艱苦的現在』。關於這個重大複雜的問題，本刊作者都有很具體的解決方法。如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教育方面，乃至社會方面，都與青年問題有切膚的影響，我現在把那幾方面暫時擱起不談，因為我覺得那幾方面雖與青年關係密切，却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必須假以長時的建設，然後才有成效，所以我權且從範圍比較小些的地方着手，供獻幾點意見，以備青年採納。

青年首先當『了解人生的意義』，人生究竟有無意義，這是歷代思想家爭辯未休的一個問題，在肯定

人生的哲學家看來，人生當然是有意義的，但在否定人生的哲學家看來，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不但否定人生的意義，並否定一切制度，學術，和真理的存在。『虛無主義』Nihilism的先驅葛嘉斯 Gorgias of Leontium 否認一切，他的理由，即（一）世間沒有存在的東西，（二）即令有東西存在，也無法知道。（三）如果有東西存在，而那些東西又是可以知道的，也必無法溝通。他根據這三個理由，大倡其『虛無主義』，然而近代的思想家，附和他的極少。可見要根本否認人生的意義，畢竟是無法講通。有人說佛法否定人生，這也是誤會。佛法雖主張看空一切，但所空者是苦惱的人生，不是真實的人生。佛法所最忌的是『執』，不論是『我執』或『法執』，都足以束縛『真如』，發生『苦惱』。所以學佛的人，第一要打破『我執』，以空『煩惱障』，第二要打破『法

執』，以空『所知障』。兩障皆空，自是涅槃境界——一常住的快樂境界。這樣看來，佛法絕對不是消極，也絕對不是否定人生。人生不是空虛，人生富有意義，現在對於這一點我們毋庸懷疑了。不過『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非馬上明白的答覆不可！『小人閒居爲不善』，『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發憤忘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類表示憂勤惕厲的古訓在中國十三經廿四史中，在在都是。這些古訓無非是說人生要積極的『奮鬥』，生命是一種戰爭，不鬥即敗，所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西方也有同樣的諺語。如『安逸閒散是魔鬼的工場』，『最長的假期，是人間地獄』。『最後的勝利，決之於最後的五分鐘』。『難之一字惟庸人字典中有之』。這一類的格言，也無非

是暗示人生的可貴在乎奮鬥。但奮鬥與犧牲須相輔而行，若沒有犧牲的精神，便沒有奮鬥的能力。

當一羣猿猴被襲擊的時候，大而強壯的猴子奮勇當先，把幼稚無力的小猴留在最後，讓他們躲避，這是什麼意思？一粒種子落在地下，經過嚴冬霜雪的摧殘，還是在土中掙扎，慢慢的毀壞牠的軀殼發出嶄新的幼芽，這是什麼意思？整個宇宙萬有，無一刻不是在新陳代謝，換言之，即無一刻不是在奮鬥犧牲。我們身體中微小的白血球尚且常和赤血球奮鬥，何況整個的人生？

希臘小島上的一個窮措大——蘇格納底為「真理」而飲了毒杯，建樹了千年不朽的人格。二千年前約瑟木匠的兒子——耶穌，為「救人」而被釘在十字架，開闢了流傳萬世的教宗。印度一個出家人——釋迦牟尼為什麼做成了人類的先覺？不是因他拋棄了宮室

之美，與妻妾之奉嗎？戰國時山東一個布衣——墨翟，為什麼成爲千古的哲人？不是因他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嗎？大哉奮鬥！美哉犧牲！人生的意義，就在這裏。

既明白了人生的意義，現在須進一步以求了解宇宙的意義。唯物論機械的宇宙觀，已成了明日黃花的哲學。赫克爾唯物的一元論，擱在舊書店裏的塵埃中，現在沒有人過問了。只有中國少數思想落伍的青年，還在瞎吹其唯物論。隨便打開現代那一家的哲學名著一讀，不由得我們不承認唯物論機械的宇宙觀久已到墳墓裏去了。或研究杜里舒的「生機主義」，或研究柏格森的「創化論」，或讀歐依鏗與格羅遮的著作，不論是英美派也好，大陸派也好，整個現代哲學的新趨勢，都是暗示着一種有目的的宇宙觀。換言之，即承認我們所處的宇宙，是一個創造進化的宇宙。

宇宙在創造進化中，沒有瞬刻的停息，一切萬有，不論是有機無機，都有一團電子在那兒迅速的活動。宇宙不是靜止的，也沒有靜止的事物。一張四方的書案，擺在辦公室裏，好像是死而不活動的東西，然而構成書案的那些木料，却無一處不有電子在那兒活動。宇宙既是創造進化的，那末，舉凡一切人爲的社會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也當然是隨着宇宙時時的創造進化，現在繼承過去，未來又繼承現在，現在的一切，必優於過去的一切，未來的一切，也必優於現在的一切。在進化的宇宙中，如果發現了退化的事實，那些『退化』必是時代落伍者的象徵，退化不是宇宙的公律，更不是宇宙的目的。宇宙的目的，是叫萬有突飛孟晉，由惡而善，由醜而美，由僞而真，由簡單而複雜，由不完全而完全，若青年澈底了解宇宙的意義，應該如電子一般的活動，勇往直前，一無所畏

，務使今日的我，日進無已，日新又新，這才是『自我的實現』，也就是『人格的長成』。

生命是一個戰場，每日的生活，不容我們有絲毫的苟且和疏忽。許多青年在生命的戰線上退回來，失了勇氣，失了自信力，敵人乃乘機而入，於是一敗塗地，做了生命戰場中的俘虜，喪失了終身的平等自由。假如一個青年參透了人生和宇宙的意義，他在生命的戰場上決不會有失敗的一天。那些權利熱中，私慾太甚，絕對不能犧牲奮鬥的人，才會時常和『失敗』做朋友。惟有艱苦卓絕，百折不回的青年，才可以得着『成功女神』的顧盼。

惡劣的環境，只能壓迫意志薄弱的青年。黑漆的前途，只能阻撓柔懦無能的男子。沒有志氣的人，才會真的墮落。在一個真有志者的心目中，簡直不知『痛苦』『失敗』『死亡』『憂鬱』是什麼東西，他只

知道前進，只相信成功，只知有生，不知有死。真有志氣的人，『雖無文王猶興』，即在一個極壞的環境中他能另創一個新的環境，他絕對不存僥倖的念頭，絕對沒有命運的迷信，也絕對不貪半點不勞而獲的便宜。他只是常穿着真才灼識和深謀遠慮的武裝，以『信仰』『人格』和『主義』當他的兵器。他知道敵人的凶惡，早晚都有準備，敵人若來襲擊，他不難一鼓蕩平。經濟壓迫他嗎？他可以一箠食一瓢飲，清苦自持。社會鄙棄他嗎？他可以卓然自立，不求聞達。拜金的少女不愛他嗎？他可以寄情文藝，逍遙於長江

大河之間，欣賞自然的壯美，以社會做他的愛人。政治不修明可以叫他悲觀失望而走入反動的歧途嗎？『他與其做一個滿足的豬，甯肯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決不因不滿足而悲觀失望，只會因不滿足而犧牲奮鬥，以表示其革命的精神，『死亡之神』可以叫他感傷頹喪嗎？他腦子裏就沒有死的觀念，不知死爲何物。這樣的青年，才值得人們的讚美，這樣的青年，才可以戰勝艱苦的現在，而實現快樂的未來。我愛這樣的青年，我祝青年萬歲。



青年性的煩悶及其解脫

徐慶譽

青年問題中最重要而最不容易解決的恐怕就是『戀愛』，從有人類以來，戀愛在歷史上佔了一個很大的地位，那個地位大到什麼程度，雖無法具體的表明，但從社會結構和文化推進的過程兩方面觀察，便不難知道。並且藝術是發端於戀愛。藝術的情緒，即愛的情緒，所以畫家卜雷冬 Jules-Breton 說：『在自然界中能找出美的奧秘的，就是『戀愛』。C'est l'amour, dans la nature, trouve le secret des beautés esthétiques.』

青年性的煩悶及其解脫

法國一個屬於經驗實證派的哲學家納樂 C. Lalo。在他的美與性的本能 La Beauté et L'instinct Sexuel 一書中，積極證明美與愛同是出於性的本能。『人是戀愛動物，』L'homme est l'animal erotique 這句話以歷史的眼光分析起來，決不是一句荒唐的成語。原始社會的人類曾經把男女兩性的生殖器奉若神明，形成拜性的宗教，拿性的器官當做超自然的神，以及中世紀的修道士以兩性為污穢下賤，這都是幼稚可笑的見解。

五五

但『戀愛』是神聖的，因為人類是戀愛動物，因為戀愛與種族繁殖有極大的關係，又因為戀愛是一切人生向上的出發點。達爾文把生物進化的原理分爲自然淘汰，人爲淘汰，與兩性淘汰三種，可見兩性對於生物的進化有極大的意義。兩性淘汰在人類和其他生物中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動植物和人類都是以美爲互相吸引的媒介。植物有各種美麗的花卉，動物有各種光彩奪目的羽毛，人類有各種身體的自然美，和人類爲的裝飾美，都是以美爲吸引異性的工具。勞倫斯 Lawrence 在其所著性對愛一文中，是根本否認這一個說的，（見本刊第一期）他雖舉有實例，但我覺得他的主張還不足以打破達爾文的『兩性淘汰說』。性既與生物進化有這麼一個息息相關的因緣，那末可見孟聖人勸齊宣王與百姓一同好色，到底不失爲聖人的態度。『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見孟子）

孟聖人勸齊宣王與百姓一同好色的理由，著者在美的哲學第九章中已經說明了，讀者可以參看，此處恕不再談。現在要研究的是性煩悶的來源，和解除這種煩悶的方法。要研究解除煩悶的方法，不得不先研究煩悶的來源。性的煩悶是青年許多煩悶中最顯著的一種，牠發生的原因，是因人都有一『性的本能。』Sexual instinct 有了這個本能，才發生戀愛的要求，——即追逐異性的要求。異性的追逐，實在是一種『生理的需要』，在需要時若能得到相當的滿足，當然是幸福的生活，若得不到相當的滿足，便發生痛苦和煩悶，這即是佛家所謂『求不得苦。』行爲心理學者華村氏 Watson 根本不承認什麼『本能』，若人類果無一切本能，那末，戀愛一事就不能歸之於性的本能了。但本能與先天的遺傳關係極切，如果遺傳的學說不能根本推翻，那末，本能的在，也將無法否認

。華村氏爲什麼反對本能，他說了許多理由。他的要旨，即是以「教養的習慣」，代替「遺傳的稟賦」。教養與環境的勢力當然不可忽視，不過說戀愛完全是起於撫摸的習慣，絕對沒有性的本能之存在，這句話不免近於武斷。

男女感覺性的興趣，據多數學者的意見，大約是在八歲的左右，性的本能要在這個年齡，才逐漸的顯著。性慾是怎樣來的呢？佛樓德 Freud 說男性對女性發生性的衝動，是因爲男性在小時常常吃娘的奶，在娘的懷抱中吃奶，可以感覺到性的愉快。不過我們要問女性對男性的戀愛是怎麼發生的呢？難道是因她小時吃父親的奶而感覺到性的愉快嗎？可見佛樓德雖然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析心術家，也正和華村一般，都高興說幾句過火的笑話。

無論何種「本能」，只要使用得當，都是好的。

青年性的頹廢及其解脫

性的本能之要求滿足，正如飢餓之要求飲食。所以墨古獨 W. McDougall 說：「每一種本能都是心物能力的源泉，這種源泉，足以扶助我們身心的發展。」（McDougall: Social Psychology, P. 399）

性的本能和其他的本能一樣，實在是心物能力的源泉，也實在足以扶助我們身心的發展。也許牠的力量，在許多本能中是最偉大的一種。賀川豐彥在他著的戀愛之力一文中說的很對，他說：「惟有戀愛才是提高人類的鎖匙，惟有戀愛才是改造人類唯一的工具。所以蔑視戀愛的人，是人類極大的叛逆者和冒瀆者。」我對於他的話十二分的同情，我覺得整個人類的問題，不外「麵包」與「戀愛」，全部人類的文化史，不過一麵包與戀愛史而已。民生問題除了吃飯生殖以外，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中國學者從來沒有忽視這兩個問題，大家對於「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的學說，不敢加以反駁。禮記昏義篇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匡衡說：「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這些說法，無非是證明易經繫辭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兩句話的正確，也即是證明一切生物的繁殖，都是由於交精作用，而交精作用，又純粹出於兩性愛。足見兩性愛是一切生物的根源，和一切文化的起點。當人類兩性調和的時候，便是社會安定的時候。所謂治平之世，無非是指當時的人民對於飲食男女之慾，有相當的滿足。若在性愛上沒有滿足，其痛苦也不遜於飢餓。「不論你哲學家怎樣去想，這世間的劇場，此刻還是由飢餓與戀愛演成的。」這是謝勒 Schiller 告訴我們的，我們可以否認這個顯明的事實嗎？

最奇怪的，就是大家只知道盡力解決麵包問題，

少有人盡力解決戀愛問題。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國，對於全國青年「性」的煩悶，沒有人設法解除。所以在男性方面，都是吟着：「彼澤之坡，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在女性方面也長吟着：「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痛！」未婚者，戀愛不得其道。或勉強壓抑，以致精神變態，心理反常。已婚者，夫婦不能和諧，或勉強同居，以致家庭不睦，反唇相譏。社交尚不公開，兩性殊多隔閡，於是性慾橫流，手淫，宿娼，強姦，逃婚，情死……種種醜態，層出不窮，稍一留心社會新聞，總覺得滿紙都是社會罪惡的暴露。在這種光怪陸離，事事反常的環境中，怎能陶鑄青年的偉大人格？在這般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的社會中，怎能解救青年兩性的煩悶？青年一批一批的墮落，一批一批的自殺，推原禍始，實由於教育失敗，指導無人，以致

大家蠻動亂撞，自投陷阱。爲列舉解脫兩性煩悶的方案起見，先將兩性煩悶原因具體的列舉如左。

兩性煩悶的原因

1. 性教育的缺乏——
 - (一) 父母不指導
 - (二) 教師不指導
2. 男女社交不公開
3. 禮教的壓迫
4. 不懂婚姻的意義
5. 不懂戀愛的意義
6. 不自然的壓抑
7. 兩性隔膜
8. 學校生活不愉快

兩性煩悶的原因既然知道了，現在要研究解脫的方法。手淫與宿娼都不是正常的發洩，手淫最易使神經衰弱，娼妓有梅毒，宿娼不但有傳染梅毒的危險，且有損自己和婦女的人格，實爲道德所不容。性慾是不容易控制的一種衝物，讓他橫流，固屬不對，極端

壓抑，也有危險。壓抑過甚，精神容易反常，治性猶如治水，只可疏，不可塞。疏則通暢，塞則橫流。疏即是『超化』，Sublimation 塞即是『壓抑』。Repression 心理學家所謂『超化』，是將性的本能，由性的活動移到其他非性的精神活動，換言之，就是把性的情緒，和性的興趣，寄托到別種精神活動上去，而相忘於無形。拿別種興趣來代替性的性趣，不是死的壓抑，乃是替性的本能另闢一條新的出路。要達到這新的出路，須注意左列幾種不同的門徑。

(一) 運動 逸與淫有因果關係，這是古人都知道的，不過古人說不出所以然的理由，爲什麼安逸容易發生淫念？近代因着生理學與心理學的進步，才知道性慾的發生，有時候是因爲我們身體上藏有許多『餘力』，Surplus energy 如果不把這些『餘力』利用在旁的事上，牠就會在我們身上作怪，——就會

扶助精虫和卵子的活動，增進性慾的狂熱。等到性慾的烈火被餘力燃燒着以後，就如同烈馬無疆，很難控制。運動是消費餘力的，所以常常運動的人，多半富有自持的力量，性慾不會時常發生，即發生也不難控制。比方各種球術賽跑，競船，拳術，舞劍，游泳，騎馬，……都是很好的運動。一方面可以強健身體，一方面可以消費餘力以調節性慾的衝動。越好運動的青年，越不感覺性的煩悶。

(二)藝術 藝術的範圍很廣，詩歌，音樂，繪畫，彫刻，都是藝術。這種藝術，都是怡情養性的工具。當一個青年感覺孤寂無聊的時候，最容易引起性的衝動。越孤寂，越感覺性慾的侵襲，旅客需要娼妓，無非是「閒居爲不善」的表示。青年要打破性的煩悶，第一要打破孤寂的環境，第二不可貪閒暇的安逸。即在無工作時，也當找些消遣的玩意兒，藝術即是人生

消遣的活寶貝，有了這個寶貝，雖閒居獨處，不致意馬心猿。或讀詩，或繪畫，或彈琴，或看名家的小說，都可以慰藉我們的孤寂，興奮向上的精神。只有寄情於創造的藝術中，才可以養活一團春氣。不過這都是指健康的藝術而言，至於那些頹廢的小說，淫靡的詩辭，肉麻的跳舞，以及春宮式的裸體照片，不但不能解脫青年性的煩悶，反足以引起性的煩悶。這一類頹廢淫靡的東西，根本夠不上稱藝術，可惜中國現在號稱藝術家的作品，一大部都是這些肉感誘惑的東西。爲父母和教師的，應該選擇健康的藝術，以供青年的鑒賞，不可讓青年沉醉於那些肉感淫蕩的藝術中。

(三)社交公開 「我們知道女子是男子最可愛

的目的物，正如男子是女子最感興趣的目的物一樣。
『Nous trouvons ainsi que la femme est l'objet
le plus aimable pour l'homme, et l'homme celui

qui interesse le plus la femme. (Lalo: La Beauté et L'instinct Sexual.) 男性追逐女性，女性追逐男性，這是天賦的本能，這種本能是無法消滅的，根本消滅，也不是人類的幸福。心理學者墨古獨告訴我們：『本能的摧毀，即種族的滅亡。』(McDougal: Social Psychology, P.405)

墨古獨在他的社會心理性的本能一章中也說過，男女在幼年時代，應該彼此時常接觸，『兩性的分離』 Segregation of sexes 往往養成性的『誤用』，Perversion 如手淫，同性愛等，因為越分離，好奇心越大。男性對女性常起不可思議的幻想，女性也對男性常起不可思議的幻想，男女越隔絕，相思越利害。性的煩悶也更多。如果男女社交公開，在小時就養成互相尊敬的習慣，將來成年的時候，男子決不會把女子單看為一個滿足性慾的機器，必定能夠尊重女子的

人格，所以男女社交公開，至少有四種利益：(甲)調和兩性。使男女雙方沒有隔膜，互相了解，互相尊敬。(二)打破男女界限，減少兩性的好奇心。(三)打破兩性獨處的孤寂，使枯燥的生活，變為愉快的生活。(四)滿足兩性互相戀慕的慾望，打破『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相思苦。社交若不公開，男女沒有機會交接，彼此必定有『未見君子，憂心靡靡』的感慨。若男女常有機會見面，彼此又必有『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的樂趣。

也許頭腦陳腐絕對不懂兩性心理的冬烘先生，會大聲疾呼的說：『男女授受不親是古禮呀！』男女不可雜坐呀！男主外，女主內呀！』我們對於這些陳腐的呼聲，應皆嗤之以鼻。我記得有一天和一個朋友在中央大學校園中散步，在一張長的靠背椅子的後面，看見粉筆寫的一行字：『沒有女朋友，一個人坐在這

裏有什麼意義？」這句話可以代表全世界男青年的心理，男子有這種性的要求，女子當然不是例外，不過女子的性情比男子沉靜，她的要求是潛在內心，不是露在外面，安知她不也是刻着一行：『沒有男朋友一個人坐在這裏有什麼意義？』在她那心的深處呢？可見不主張男女社交公開，實在是『拂人之性』，但在男女社交從來不公開的社會，一旦實行公開，如果沒有好人指導，當然會發生流弊，負這指導責任的人，即是家庭的父母，學校的教師，和社會的先覺，尤其是學校的男女訓育員應該負責。現在男女青年在學校裏常鬧着什麼『同性愛』『手淫』等不規則的把戲，這可說是訓育員溺職的結果，如果訓育員了解青年兩性的心理，好好指導提倡男女社交公開，決不會逼成性的煩悶，與性慾的橫流。『同性愛』『手淫』這一類性的『誤用』，也可以避免。

一個好的訓育員，能負這種責任的，必須注意左列的幾件事：

1. 多研究青年心理學。
2. 多研究性的教育學，利用適當的時間，對學生貫輸性的知識。
3. 多研究戀愛及婚姻問題，指導學生怎樣戀愛和怎樣結婚，（戀愛雖是極自然的事，確非有先進指導不可，）著者前年在廣州某大學講演，有一次該校全體女學生請我專為她們講演兩性問題，她們不許男同學旁聽，講完以後，她們差不多每一位提出了戀愛與結婚的問題，要我答覆。我很佩服她們的勇氣，同時十二分感覺到全國學校當局對於青年的戀愛與結婚問題是何等的忽視！而全國男女青年對於這個問題要求澈底的了解，又是何等的迫切！如果一個學校只知道教學生怎樣作

文，怎樣證幾何，不指導學生怎樣戀愛，和怎樣結婚，這個學校的使命當然沒有完成。

4. 如果是男女同校，訓育員應每星期六舉行男女同樂會或茶話會一次，每一月舉行野外旅行一次或兩次，叫男女青年在一塊兒彼此談天，學習交際，養成互相尊敬的習慣。如果不是男女同校，在男校方面就應該和女校聯絡，舉行擴大同樂會，或擴大旅行團，由兩校訓育員指導一切。

5. 訓育員應利用課餘的時間，開特別講演會，召集男女學生，對她們講演『婚姻的意義』，『戀愛的神聖』，『理想的家庭生活』，『育嬰常識』，『兩性的生理及其衛生』，『男女社交應有的態度』等題目，如訓育員自嫌經驗不足，也可以請其他的教員，或校外的專家輪流講演。

以上這五項是任何訓育員——尤其中等學校的訓

育員——應該注意的。現在一班訓育員所同患的毛病，即是思想陳腐，只知道壓迫學生，天天以威嚇的態度叫學生『莫這樣』，『莫那樣』，這種教育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莫的教育』。在這『莫的教育』之下，青年性的煩悶當然是無法解脫，要解脫青年兩性的煩悶，先要打破『莫的教育』。

讀者當中，也許有許多人會這樣想：『男女社交公開與其說可以解脫性的煩悶，毋甯說反足以引起性的煩悶，——甚至性的罪惡，和人生的悲劇。因為異性的吸引力有如磁石一般，兩異越接觸，越容易引起性的衝動。一個好好的女子，在沒有和許多男性交接的時候，必定有一個清潔而愉快的心，一旦和男性接觸，難免想入非非，夜長多夢，發生『盛年處芳室終夜起長嘆』的苦痛。同樣在男子方面也是一樣，若常和女性交際，性的激刺必非常利害，天天『云誰之

思？美孟姜矣」，於是今日「期我乎桑中」明日「贈之以芍藥」，其結果必是巫山洛水，輾轉相思，情海難填，愛濤洶湧，迷離徬徨，身心兩傷，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倘使兩性離隔，既不致互相吸引，煩悶自無從發生，舉一個明顯的例子，若少年維特，Werther 不是在公開的社交中遇見了綠蒂 Lotte 又何致爲綠蒂而自殺。綠蒂在未認識維特以前，已經有阿耳伯 Albert 做她的愛人，她倆情聯意結，愉快異常，只因社交公開撞識了維特，使維特一見傾心，發生狂愛，維特爲她而死，她也終身感傷，這場悲劇，不是社交公開的惡果嗎？前車可鑒，中國人又何苦重蹈西洋人的覆轍？」

拿維特的故事反對社交公開，不但是因噎廢食，並且不合「論理」，比方有一個人前天晚上在朋友家宴會回來，次日就死了，我們就可以因此得一結論說：

凡在朋友家宴會的人，次日都不免一死嗎？維特是爲戀愛而死的，我們可以說『凡戀愛者必死』嗎？中國男女在過去絕對沒有公開的社交，嫂叔尙且不通問，便應該全國男貞女潔，爲什麼社會上犯姦淫的男女反這麼多？天地間無論何事物，越隱藏祕密，越足以引起好奇心，而越使人追逐。越公開，越易使彼此相忘於無形。設有一兒藏一物於衣袋中曰：我有奇物，但不許羣兒探示，羣兒必爭奪不已，不至出而示之不止。若最初不深藏諸衣袋，而置諸掌上，則觀者恐將視若無睹，男女兩性又何獨不然？

著者再可以某朋友的經驗爲例證，某朋友做學生的時候，若一個星期中不和女朋友見面談天，便如猢猻失樹，坐臥不安，煩悶叢生，憂心如醉。若一星期以內有機會和女朋友談談，便覺精神愉快，如坐春風。他在外國鯨居數年，絲毫不感覺性的煩悶，就是因

外國男女學生的社交公開，他常有機會和他們接近，他很感激那時外國的女同學，尤其是費慈 Faith 梅白兒，Mable 蓮麗，Julian 和馬利 Mary。她們或者和他在河中划船，或者在公園散步，或者在茶店裏茶話，或者在書房裏論學，這種純友誼的交際，和純精神的愛慕，我相信在男女青年雙方的人格學識和品性的發展上，都有不可思議的神效。所以墨古獨教授說：「在兒童與青年的遊戲中——跳舞與同樂會，兩性參雜在一塊兒，能給青年以莫大的愉快，並且還能增進他們身心的精力。……」(McDougall: Social Psychology, P. 401)

運動，藝術，以及社交公開三項，足以打破性的煩悶，已如上述，不過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男女兩性彼此交際的時候，千萬不可存一種結婚的心理。交際是一樁事，結婚是另一樁事。如果男女初次會面，

就彼此存着結婚的觀念，這是很不對的。婚姻須經過長時間的友誼，決不是一見即可視對方為配偶，若大家不把友誼與結婚的界限分清，那末，社交公開非徒無益，而且有害。只有基於友誼觀念的社交，才可以解脫兩性的煩悶。

著者所貢獻的小小意見，是根據現代心理學的主張，和許多男女朋友的經驗，凡感覺性的煩悶的青年朋友，不妨依照本文所提議的方案嘗試一番，也許可以減少許多精神上的痛苦。

參考書

- W. McDougall: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PP. 385—424
- A. Moll: Untersuchungen i. d. Libido Sexualis.
- Havelock Ellis: The Psychology of Sex.
- J. B. Watson: The Ways of Behaviorism. ch. II

Freud: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xual Theory.

A. G. Tansley: The New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Life. Pp. 245--279

C. Lalo: La Beauté et L'instinct Sexuel.



文藝

李同志的工作問題

息影



那從來歡喜引逗小孩們在一處玩耍的王道昌先生，一天下午，約我同去參觀南京市第二次嬰孩比賽大會的給獎式，簡直是強制執行一般把我拘到第一公園。

但是那時候，給獎大典，已經被幾個鼓噪評判欠公正的搗亂者所騷擾而中止了。一切參觀的和那與賽出品的，全變成無聊消遣而遊園的遊客了，並且他們和她們把那公園中唯一可供飲茶休憩的逍遙遊的座頭全部占據。於是我們倆在與鬧的時候，只好在逍遙遊附近一顆路旁的大樹下面，臨時設下一副座頭。

李同志的工作問題

我們坐的功夫很久，那些遊園的漸漸地變動起來，小孩們一個個的減少，成年人逐漸增加。王道昌的精神，依然是興奮的，他刺刺不休地批評那些在面前路上經過的男女孩兒們。甚麼這一個男孩的先天不很充足；那一個小女孩的乳母似乎不甚健康；這一個未免太嬌養；那一個的肚腸裏一定有蟲的種種說法。他一面眼望着那些提攜保抱中大小各個不同的小生命，一面與高采烈地指點給我看着去證實他的批判。在他，這不過表示他對於小孩們的觀察，確實有幾分研究罷了；而我却不過是姑妄聽之。

六七

陡然，他離開樹下，匆匆地走向一個手牽小孩迎面而來的少女身前。大約談過了五六分鐘，並且他很注意地端詳了那孩子一會。

那個少女，大概是生活很苦罷，不然，該當是病起不久。我想她可以稱爲美人：眉眼口鼻的位置和比例，是端正而合宜的；薄薄的唇以及小小的口形，若不是帶着白而不紅的顏色，掀動起來，真夠得上稱爲消魂的，而且不必一定要聽到她那輕巧的聲音；十分消瘦的身材，在一件色彩已失光鮮花樣微嫌過時而尺寸不甚適度的旗袍中，仍舊籠出一種東方美人那弱不禁風的曲綫；只有那過於慘白的兩頰，枯黃失潤的頂髮，却幾乎失去了她的青春，幾乎完全失去了她那活潑歡樂而天真的青春，雖然我們仔細端詳她仍舊不過只有二十歲上下的年紀。

隨後，他們分手了。若是我們從她那臨別頷首爲

禮的姿式觀察，這又儼然是一個很時髦而善於交際的人物。這不免引起我出於好奇心的一種疑惑，等到王道昌重新在我的對面坐定，便央他爲我解釋一切。

於是他慨乎其言之的說出以下一段故事。

——這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間的事情了，他說。

那時候，我正在國民政府下一個新近設立的機關裏做科長。本來個把科長，算甚麼了不得的東西呢！但是這科長兩個字，若是和你發生關係，一傳到那些求差事找工作的人的耳朵裏，立刻你便在他的頭腦中激起一種不知有多粗大而且多麼有權有勢的幻象。於是直接間接，總少不了有幾個自薦或薦人的人，給你許多不可忍耐的痛苦；這中間最不好應付的，却又是那一班曾經武裝過了的朋友。

一天早晨，我剛踏進辦公室的門，便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那最後一句氣得人發昏的話，便是說「堂

堂一個科長，引薦一個科員也不行嗎？」隨後，傳達室送來一張會客單，同時交給我兩封信。

那一封給我的，大意說有一位李同志從前方銷差回來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她在政治部裏，是一個上尉階級的職務，現在很希望在文官衙門裏找一件同等待遇而相當的工作，倘若能夠得到一個二等科員的位置更好。至於她的才能是出衆的，會作詩填詞，並且年齡只有十七歲，如果得到我的指導，將來她還有更好的希望。在他本來已經直接把她介紹給這機關的長官了，叫我爲她做一個內應，找機會從中幫助她說幾句話。

善觀顏色的傳達，當我看信的時候，已經把她請見長官，和長官在會客單上批明委我代見的話向我說過了。

我知道這一位寫薦信的朋友，那時候正頂着一個

駐京代表的頭銜在京中活動。事實上還正要依賴武裝同志拚命作戰的時節，對於他們所介紹的人才，大概無論是誰作長官也不能不考慮一番。至於那些任憑槍桿兒捧上台的長官們，每每還要在無可設法之中多少另外想一點點兒辦法；便是本身不必貴由趙孟，而在縮兵符的人肯和一個窮酸呼兄喚弟書信往來的時候，正樂得親近親近，敷衍一番。我們的長官，雖然不屬於這一流，然而這一位挾八行書而來的是女同志呀！果真的，男女平等，尊重女權，革命軍中，尙且儘量地容納女同志呢，一個機關，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機關，不設法引用幾個女職員，不僅不時髦，恐怕還要被女界攻擊呢。所以我們的長官，當我去請示代見的意旨的時候，表示在這已感人滿之患的情形下面，允許給這位李同志一個書記的位置。

於是，我和這位李同志在會客室相對了，這便是

剛纔你看見的這一位。不過那時候她豐腴一些，活潑一些。拿月亮來比一比罷，那時候她是十四五在夜晴天空的月光，目下她却到了十八九的夜晚了。

憑良心說，那時候，我很覺得這是一個好青年，雖然她有一臉的嬌縱習氣。

我聽她的自述，知道她是安徽太湖人，曾經在九江一個職業學校中念過書。十五年的下半年，太湖一帶在戰綫裏，她陷在九江不能回家，學校又停了課，無書可讀，剛好某軍成立政治部，她便投入一個師的政治部中，作了宣傳員。一年以來，也吃了很多的苦辛，也受了很多的驚嚇，一則身體上覺得再受不了那種風霜了，二來是家庭嚴厲的反對，所以銷差到南京，又因為最近忽然因為一件小事不能得到家庭的許可，不能回家，為生活計所以發生了工作問題。

我聽她的談吐，觀察她的動靜態度，簡直斷定她

完全還是一個小孩子，便憑她那張親筆寫的會客單上的幾個字，也知道她的能力還不能夠充當書記。不過我們的長官，已經認可給與一個位置了，在我自然沒有拒絕她的道理，所以我坦然把這句話向她說。

——書記，她帶着驚訝的神情向我詰問。

——是的，書記員。我隨口答復。

——書記算是什麼階級呢？上尉，中尉？她再追問一句。

我知道她一點也不明白，便把文官衙門和軍事機關不同，書記並不算在委任官以內，只算是一個僱員的話，詳細為她解說。又在她那類似失望的眼光裏，補充一句安慰的話。我說：

——目下雖然是僱傭性質，不過若是工作的成績好，立刻也可以升委任官；就是不升官，在高級書記的薪水，也和一個少尉的待遇差不多。

「……少尉嗎？……現在給我的位置，是不是一個高級書記呢？」

在她那如同點漆一般的眼睛看來，似乎是一個聰明人；若從她這反詰的話推斷，不僅不懂我那一句安慰話的意思，而且有些習莽的意味。我只得笑一笑再對她說：

——這邊的長官，對於初進來的職員，沒有支高級薪水的，前一個月，所有的書記，都只支三十塊錢薪水。

——那末，她楞着眼睛說，初進來的書記，是比一個准尉也比不上了，我聽說做文官不是比做武官的薪水還高嗎？

——是的，我說，普通文官的薪水，本來比武官多，不過書記却不是官。

她登時臉上和吃了酒一般，連耳朵全紅了。說句

缺德的話，那時候，我簡直沒有辨別她是羞愧懊悔或失望，只在欣賞她那嬌豔的顏色。末了，被她感慨過甚的話驚覺。

她以為論功績的話，若是升一個少校，她也够資格。現在不要說望不到少校，連一個尉官，一個最小的尉官也及不得。她很拿這一層考慮，「這不是降格嗎？」她簡直爽快地叫起來。末了，她彷彿很忿怒的，用一種激昂慷慨的語調向我說：

——叫我作一點旁的事情，甚麼我也可以做；寫字呢，不是我不肯担任，只因為我辭去上尉的事情，到南京來，一張委任狀也拿不到，朋友們不會要恥笑我嗎？吳同志介紹我到這邊來，說比一個上尉階級高一點。現在……還是請王同志替我轉達……

你想，她這像話嗎？我就沒有讓她再說下去。只說：「若是可以委屈，長官已經允許了，明天就可以

到衙門辦事，將來有機會，憑吳同志友誼，當然可以儘力量幫忙，不過現在却無法可設。」末了，我就托詞送她走了。

下半年，那一位吳代表的電話又來了，我的答復很乾脆：「長官說過了，科員沒有缺了，書記可以將就，便請她過來，在我只是「愛莫能助」，不然的話，無妨直接打個電話和長官商量。」第二天，在下辦公廳的時候，長官向我說：

——昨天那一位女同志，又找了一封省委員的信來了，你看她究竟行不行呢？

——這個，我說，昨天代見的結果，是那樣的，不過人却是很聰明的。

——聰明應該去繼續求學呀，「不引用無用之人」，我已經宣誓過了，這只好對不起吳代表，見面的時候，替我說明一下。

當天晚上，我便爲這件事特地去拜訪那一位吳代表。

這天的氣候特別冷，北風吹得街市的天空起來呼呼地怪響。有皮衣服的人，大毛袍子已經上了身，一般穿軍服着西裝的，也把身體裹在厚呢外套和大氅裏，不過吳代表的駐京辦事處，却還冷冷清清地沒有生爐火。那幾位替辦事處辦事的職員，一個個凍得呵着手在房中轉動，無聊而且無意義無秩序地胡亂談笑，那屬於女性的三位，却擇在一張靠牆位置的破沙發中發抖。原來吳代表正不在家，當我走進他們那屋子的時候。

「王科長來了，處長不在家，李同志却正在這裏候着你呢」。一位我認識姓章的辦事員說。

「王科長，你不能引進一個科員嗎？」那譯電的鄭女士向我詰問。

我發現那所謂李同志正在夾在一肥一長的個子中間坐在沙發上，對於他們的話便只用微笑點頭代表了語言的答復。鄭女士一下跳起身來，並且繼續向我說：

「這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比我強多了。你要看她作的詩嗎？等我來拿給你看。」

於是沙發上陡然起了一種騷動，鄭女士便在「鄭同志你敢」的聲中被拉而倒在李同志身上，隨後，李同志却終於手舞足蹈屈服在鄭女士的鉄腕之下。那一羣男的職員早已逃去。

這時候有一件使我發生惻然之感的，就是她那裙子裏面彷彿只有一層單薄的洋布中裳，上身披着在衣上的只一條毛冷圍巾。自從我坐下，她那求援的眼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臉，似乎她在我的永遠含默而微笑的態度中，很想得到一點消息，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但是我以當着大衆向她宣佈嗎？她大概也明白一點，末了便在失望的神情裏託詞走開了。

那富於同情的鄭女士，却毫不客氣繼續向我麻煩，並且把兩天以來她爲她怎麼樣煩悶，她對她怎麼樣解勸，一句不漏的述給我聽。末了，又說：

「王科長你看吧，這樣冷的天氣，她上身一件棉襖是我的，下身還是一條單的褲子。」

我這時却把我應該向吳代表說的話向鄭女士說了。

——那末，鄭女士驚訝起來問，那末，她連這一個不肯屈就的書記也沒有希望了嗎？

——自然。我說。

——這是她的愛人害了她了！起初，吳代表叫她在這邊幫忙，她已經答應了，她那愛人却以爲這邊的經費靠不住，而且位置太低。後來吳代表承認寫薦信

的時候，他指定要一個科員，那天李同志臨走，他還說「沒有科員的名義也罷，沒有一百塊錢的事情却不娶就。」所以後來李同志爲這個還向我流淚。

——她的愛人，我說，她的愛人是作甚麼的？

——這就是他們政治部的同事，一個本領不大而好說大話的人。

——那末，他應該對於她負責任呀。

——他嗎？不是他，怎樣到現在她還穿單衣呢！她的父親本來寄了一筆錢，叫她回家的，並且不贊成她和他結婚。但是他却代替她回了一封信，把她的父親氣壞了，來信不准她回家，說是不願意女兒嫁一個荒唐人。他們兩個商量好了，非得比較有面子一點的事情不作，男的不是縣長局長或是科長不做，女的至少要有二百塊錢一個月，所以兩個月東奔西走，吳代表也不知道寫過了幾封信了，他們的工作總是找不

着相當的。

——這不是活該嗎？

——王科長你看他多可憐呢，這也是救人一命呀。

——現在，她若是肯做書記，我拚着碰釘子，再去要求長官。

——書記她一定不做。

那時候，我可是生氣了。簡直說明白：「憑她的字，她還不够做書記；憑她的年紀，應該再去讀書。她這一個愛人既然非大官不做，就應該對她負責任的責任。」並且我又把長官的話再說一遍，又轉托她告訴吳代表。

隨後，我就走了。

過了兩三個月，吳代表忽然又向我提起關於她的話，並且說她現在書記也願意當。原來她那位愛人已

經和她離開有五個星期了，她雖然重新向家庭懺悔，得到一部份物質的接濟，因為一個大肚子回家有點難爲情，所以仍舊想自己謀生活。不過那時候我們的機關，已經有了改組的消息，就是她肯當書記，也不便再向長官薦人。怎樣呢，當我看見她那萬分憔悴的面容，我幾乎沒法應付，除掉不干相的幾句安慰話以外，只有承認替她留心機會。

後來，我在無意中得到一個消息，說是有一個機關願意花費四十五塊錢找一個每天剪報的人，便輾轉托人設法把她介紹了去。這時候大概她那一切妄想全沒有了，很守分地終日看報剪報，據人說進步很快，已經自己知道選擇了。

因爲這一層關係，她曾經到過我家裏去了兩回。最近那一個機關大批裁員，我又有很久沒有見到她，所以和她周旋兩句，果然她的工作問題又要發生了。

怎樣呢，這個至少可以成就爲良母賢妻的生命，如今又爲生活而發生工作問題了。只爲她的智識能力欠缺，只爲她一時沒有把握，被時代，環境，感情和虛榮心所犧牲了。並且她現在失業，還添了一個累贅——她剛纔牽在手裏的那個小孩，那個悄然離開她一兩年，沒有一個字給她，從來非「長」字號的官不屑於作，而只在發展自私自心享樂的人的那個小孩。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



共「文」黨

茲九女士

白水圩的地保王金福，他是個老成而又能幹的老地保。不論什麼事，只要他說一聲，白水圩的人們無有不聽他的。前年他做八十歲壽辰時，還是非常壯健，他的頭髮雖然已經花白了，可是牙齒，一顆沒有脫落，這是最使他得意的。那天來祝壽的，自然非常多，白水圩百多家人家，差不多都是闔第光臨，害得王地保兩夫婦忙得個天昏地黑，但是他倆覺得這是無上的幸福。可是人多口雜，白水圩有名的多嘴阿林在喝着壽酒的時候，對王地保的兒子振聲說：

「人家說九九八十一，是個大關口，閻羅王輕易不肯放過的。但是我們白水圩的人，閻羅王像是沒

有來算帳，你看！我們家裏老頭子，不是九十二歲了？還有圩西的王大媽，圩南的李福山，李大媽，一時也數不清，總之活過八十一的不少不少。像王大伯，今年雖已八十歲，比我們三十幾歲的還健，我看至少要活到百二十歲咧。」

在阿林以為這是最好的祝詞了。誰知被隔席舉着酒杯的王地保聽了。似乎被潑了一桶冷水，覺得滿身一冷。他認為這是最不吉利，因為他今年才八十歲。

★ ★ ★ ★

慶祝過了以後，王地保腦海中，總有一個針似地刺着他「八十一是個大關口」。滿口的，一個也沒有

搖動的牙齒，還可以舉得八十斤重的臂力……他都
有些不能信仰了。常常總記得『八十一……』事情
真奇怪，他從此慢慢地不十分健全了。第二年的春天
，終於死了。

「這是閻羅王算好了的，王地保究竟逃不出」。
白水圩的人，多是這樣想，他們再也不會理會到王地
保的死，由於他的心——閻羅王——的作怪。

王地保死了，後繼的人呢？這使白水圩的人們——
小孩子不在內——多了個問題，有幾個，人是好的
，也能幹，可是連「趙，錢，孫，李，」都沒有讀過
，萬一有事到縣裏去，一定應付不了；識得幾個字的
，又都是年紀太輕，王地保的兒子，就是一個，二三
十歲的人做地保似乎不相宜。人選問題真難極了，男
子們耕了田回來，坐在稻地上，大家談起這樁事，女
人們，也有抱了小孩子的，也有手裏拿着綿叉（註）

抽着綿線的，他們也夾夾雜雜和在裏面，參加這人選
會議。張福嫂似乎很識時務地說：

「講到要讀書識字的人，吳大伯的兒子貴生不很
好嗎？他進過洋學堂，聽說還會讀洋書呢，就是年紀
輕些，有什麼要緊？」

阿林在旁邊打了幾個「哼！哼！」再說出下面一
段理由來。

「你們女人家，總不識時務，他們那些讀了洋書
的人，那裏還肯下鄉來，不要說要他來做地保，就是
要他來做皇帝，也不會來咧，鄉下多少苦，省裏多舒
服？」

張福嫂聽了這話，只好自認不識時務，默默不響
了。

顧大嫂，左手拿着綿叉棒，右手飛快地抽着綿線
，聽了他們的話，她想機會到了，於是她停了左手的

工作，指手劃腳說起來了。

「進了省讀了洋書，自然不肯再到鄉下來做地保了，但是在鄉下做地保的，倒底要讀書的才好，我哥哥在白水圩做了這多年地保，縣裏去得，省裏走得，就是他小時候肯讀書，滿肚皮都是字，跑開去不會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你們看這白水圩的買賣契據，婚喪禮帖，那一件不是他一手包辦的，省裏城裏的消息，他都打聽清清楚楚？現在那裏找得出這樣一個人？大家不要笑我誇口，我看老地保家裏，就得出小地保，我的內姪振聲着實不錯。他小時候，雖然只歡喜玩，不肯讀書，但是我哥哥，總是打死打活要他讀。現在不說別的，單說三國誌，他也讀過半部，在白水圩的人當中，誰能讀這種蠅頭細字的書？讀過三國誌的人，聽說做事總有三分像諸葛亮，而且他的筆也動得，我記得他有一次還同城裏的王先生過

過信呢，這是隣舍都知道的，至於年紀，三十二歲，也不能算太輕。」

坐在稻地上的男男女女，聽了顧大嫂的長篇議論，簡直沒有一個來反對她，他們對於他的姪兒的已往，都很明白，所謂讀過半部三國誌，其實並不是完全自己讀的，大意還是在城裏茶館裏的說書場上聽來的，他只聽了半部，所以他也只能讀到半部，後半部，就讀不下去了。至於同城裏王先生的通信，也是事實，不過聽說那封信實在寫得不通，但是他們以為這是城裏王先生的吹毛求疵。不過振聲沒有同他父親那樣能幹是真的。但是全個白水圩的人，除出已經進城去讀洋書的吳貴生以外，自然還要算振聲多識得幾字了。其餘黃三毛只讀過三字經，白老虎雖已讀過千家詩，可是動不得筆，多嘴的阿林也讀過兩年書，只能識得淘羅大的「林字」「王」字。總之本地沒有人才，

自然只好推振聲了。而且顧大嫂，是有名的女地保，從前她哥哥做地保，她有時也得參加意思，她同她哥哥一樣的能幹會做事。圩前圩後的夫婦鬧架呀，姊妹們口角呀，總是她去和事老，隨你天大的事，只要她三言兩語，事情就解決了。她自己也常自傲，她常對人說，她並沒有比她哥哥差，所差的，她哥識得幾個字，見識就廣些。地保問題，十分之九確定了，雖然有名的多嘴阿林也沒有多嘴。還有光棍趙大趙二等，平常雖然歡喜多是非，顧大嫂的話，他們向來都佩服的。第二天居然大家王振聲做地保了。

★ ★ ★ ★ ★

梁縣長才從太太房裏出來，坐在辦公室裏，呆呆地出神，回味着這新婚甜吻的滋味。新做官，又新結婚，新娘又是才貌雙全的新女子。新上加新，覺得此身飄飄欲仙了，他想但願萬事一路順風，才好！……

共 「又」 黨

第二科科長，匆匆忙忙走來說：

「縣長不好了，有人來密報，城裏有共產黨，城外有農民軍，他們已經聯成一氣，在這前方戰事正劇烈的時候，他們預備在後方倒亂呢，事不宜遲，趕快派兵去捉才好。」

「他們還沒有暴動吧，趕快去捉，大約總不致闖大禍。」

這時候的梁縣長，口裏的津津有味，身上的飄飄仙意，一霎時化爲烏有了。他怒氣沖沖，調度着拿辦共產黨。

★ ★ ★ ★ ★

一個炎夏的傍晚，紅燈籠似的太陽掛在烏牛山的山窪邊，照得滿天通紅，這似乎告訴可憐的農夫們：「明天我不會下雨的，你們要水，還是預備着明天早點起身去車吧。」他們大半只吃得兩餐粥，要做這吃

七九

力的工作，實在有些不可能了。他們雖坐在稻地上乘涼，心却似在油鍋煎。蟬兒在桑樹上爭叫着「知了知了……」烏鴉成羣結隊「呀……呀」的噪着。多嘴

阿林吐了一口吐沫，罵着：「呸！老子已經窮了透頂，够晦氣了，你還要『呀……呀地叫個不停？』他拾把碎石子撒過去，一羣烏鴉『沙啦啦……』一聲，飛散了。桑樹上的蟬兒，也被驚得住了口，稻地上驟然靜寂了。顧大嫂空手坐在瓦橙上，她嘆了一口氣，懶洋洋地說：

「一年不如一年了，這樣做荒年，怎麼好？從前鄉下過荒年，還可到城裏去通融通融，現在連城裏人也窮得差不多了。」

「你們沒有小孩子的家，也還不要緊，我們帶了小孩子他總是死啣着奶子不肯放，你想，一天只吃了兩餐稀湯薄粥，還那裏生得出奶汁來？這不是吊命

嗎？」隔壁的張福嫂手裏抱着只有一把骨頭的一個小孩子，這樣回答。

「前天財神廟裏，張福哥也去寫了名字嗎？」

「倒不是？我正擔心着呢，我想錢，不是輕容易要得來的！阿福還罵我，說我們女人到底沒用，膽小。大嫂是聰明人，你看，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振聲不及他老頭子，市面不靈，你我一樣的住在鄉下角裏，更加不知外面的事了。不過那個姓王的，我看不是好東西。他老子倒是個好人，他家裏我也去過，我也有些不相信。……」

七八個小孩子，都是赤條條的，飛也似的奔了來。個個眼烏珠烏溜溜地，露着驚惶的情狀。

「阿三什麼事？褲子呢？莫非誰淹死了？怎樣驚慌？」張福嫂問。

阿三見了他娘立定了，但是他只把指頭指着北角

上，說不出話來。

「快說呀，到底什麼事？何必這樣跑呢？」

「我……不曉得什麼事，他……他們說……大兵來了。快逃……快逃。我正……在湖裏遊水，褲子沒拿來。」

又是一批人跑來了。顧大嫂眼快，看見多嘴阿林，連忙問他什麼事！

「看呀！北邊大路上，成千成萬的兵馬來了，都是明晃晃的槍刀。」

「瞎說，成千成萬的兵馬到這小小的白水圩來做什麼？」

「至少總有幾百。」

「不好！鬧出亂子來了。」

不待顧大嫂再說下去，兵士們已經把白水圩的交通路口封鎖了，不久實行捉捕了。白水圩的幾個壯丁

典「又」

，不管他張龍趙虎都捉住了。問了姓名並沒錯。「去，到縣裏去」「去……」他們已經魂飛魄散，但是也知道死不走。「不走嗎？拖了去。」長官狠凶很地說。

「大老爺！到底我們犯了什麼罪？」阿林狼狽地問了。

「哼！什麼罪？快走，快走。」

一片馬蹄聲，皮鞋聲，威嚇聲，在女人們的哭聲叫聲裏消失了。從來沒大事的白水圩真是鬧得個雞狗飛上屋。李福山搖着頭說「這是長毛（註二）以後沒有過的大亂子。」

振聲他們坐在牢裏，才知道這是財神廟裏出的怪事，但是他們再也理會不到為什麼這事這樣嚴重？他們並沒做了強盜，或者造了反？當天審了。

「你是王振聲嗎？」梁縣長雄糾糾地問。

「大老爺，小……小的是……是王……王振聲」他

八一

站在那兒兩只腳不時索索地抖動着。

「多少年紀？」

「三十……三十二歲？」

白水圩地保是你？」

「是……」

「你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

「共黨？老爺，小的沒有加入共黨。」

梁縣長大怒了。他拍着桌子說，「你這個人，看

你老實，你倒會在我面前說謊，你沒有加入共產黨嗎

？哼！你們的名單多在我手裏。」說完，拿起一本簿

子來給王地保看。王地保看了這簿子，知道這是財神

廟裏的簽名簿子。他的腳更加發抖了，在他糊塗的腦

筋裏，記得有一次在城裏的茶店裏，有人講起湖南共

黨殺人放火搶東西的事情，他又糊塗了，他想王小

子並不是湖南人，怎麼……

「你看到了吧？不能再推托了，快直說吧，也許還可饒你的命。」

他正想得莫明其妙，給梁縣長這一誘，他才回了自己，他想天保護，也許能保得這顆頭顱吧，於是他一定神說了。

「青天大老爺，小的招了，前天傍晚的時候，小的們才從田間車水回來，在稻地上乘涼，忽然城裏的王小子來了。……」

「王小子？就是王導學吧？」

「是的，他小名叫小子，城裏人輕容易不到鄉下來的，他來，我們自然待他狠客氣的，而且他的父親王老先生，同我父親是世交。」

「唔！你父親呢？」

「前年死的。王先生是有名的善人，不過他的兒子小子一向在外面讀書，我們總以爲他也是好人，要

請他吃飯，他說不必客氣，他還有幾個朋友在財神廟裏等，有公事，當時就稍地上邀了七八個同我年紀的人，到了財神廟裏。在財神廟裏等着的幾人，我們都不認識的，他們都狠客氣，他們說，他們知道我們都是窮苦得可憐，現在有人做好事，只要我們簽了名，就有錢可拿。我們都窮得沒飯吃，以爲他們來做好事的，大家把名簽了，連夜寫七八十名。他臨走說，錢大約就有的，不過以後城裏有事，還要諸位兄弟幫忙，我們一口答允了。青天大老爺，小的招的是實，小的實在不知道王小子就是共叉黨。」

「共產黨，什麼共叉黨。你做了地保連共產黨名字都不懂嗎？是共產黨，並不是共叉黨。難道你還不知道共產黨的把戲嗎？哼！不是說謊，就是太糊塗了。勤務兵！仍舊把他押在監裏再說。」

王地保的兩腳，已經有些不能自主了，經兵士們

一拖才把他移動了位置，他的臉色更青了，他想大約是死多活少吧。

捉來的幾個農民軍，差不多問過了，口供都是差不多，有幾個幾乎駭得話都講不出來，只見他嘴唇張開合攏，發不出聲來。

梁縣長審過以後，回到房裏，頭痛極了，同他的太太說：

「這幾個鄉下老壞極了，他們都假裝老實，你看他們的口供都是一樣的，不是預先串通了來欺騙我？我想把爲頭的王地保等八個和王導學等一起解到省裏，鎗斃了事。不然後患無窮咧。」

梁縣長太太沉思了半晌說了。

「我的見解和你的有些不同。那幾個鄉下老，在我看起來沒有和你所說的那樣壞，我看都是些天真而又可憐的東西，你看他們那種怕官畏法的樣子，難

道假造得出來的？總之我們不能以都會人的頭腦來猜度那些腦筋簡單知識幼稚的農民，他們處在窮鄉僻野，恐怕連代耳目的報紙也沒有，即使有，我看那幾個人多不是會讀報紙的人。他們只不過一個不識不知的動物，而且人在窮極無聊時，最容易被利祿所惑。他們純潔的心地裏，再也知道共產黨，那種神出鬼沒的手段？

「我看根本問題第一是要救他們的窮，第二趕快灌輸新知識給他們，不然鎗斃了八個，其餘的仍有被煽惑的可能，我們只要不以吃飯享樂爲目的，不難救得這一縣的可憐虫。」

梁縣長聽了，有如悶熱到極點的時候，吃了一杯冰淇淋，不覺滿身涼爽通達了。

「領教領教，你的頭腦比我高明多了。我們決定如此幹，事不宜遲，我就召幾個人，大家來討論進行。」

的方法吧。」

★ ★ ★ ★ ★

王地保的妻子和顧大嫂從財神廟裏許了願回去，路上有人告訴他們，說王小子他們解到省裏鎗斃了，王地保他們怕也在內，他們倆聽了，啼啼哭哭回家，張福嫂正抱了小孩子在門口，聽了這消息，她青黃色的臉上，眼淚索索地流下來了。她也沒和顧大嫂他們的談話，她想想「完了，小的要吊奶子，大的嚷着肚子餓，他既被殺了，我也活不成了。」她偷偷兒把手抱的小孩放在床上，開開後門，望河裏一跳。

「不好了！有人投水，快救快救！」有個老者在橋上叫。

一會兒就有兩個十六七歲的男子，把她救了起來，他們正給她倒豎着要她吐水。阿三叫起來了，「媽！好了！好了！那邊來的不是地保王伯伯？爸爸也來

了，林叔叔也來了。」

「真的回來了，財神菩薩倒底靈驗呀！」顧大嫂得意的叫着。

註一、浙江湖屬鄉間女子，常將絲綿纏在細木叉

上，抽成綿線，織了，俗稱綿綢。

註二、『長毛』即太平天國軍。太平天國在歷史上，已成為為民族爭光的一頁，鄉下人還叫着長毛賊。可嘆。





一個奮鬥中的女子

印今女士

——出走之前——

春跟在冬的後面來到，雖然，北風仍肆着餘威，大地上的物，鳥獸，樹木都含着新生命的萌芽，在寒峭中怒張，終究春帶來了不少的暖意，一切都欣欣向榮了。

公園中，遊人在微暖的太陽下，處處湧着笑語的音潮。在一個角路裏，假山下的石頭上，坐着一個整齊樸素裝束的中年婦人和一個素裝的少女。四眼都遠望着近邊的池邊枯柳，在她們的臉上，彼此正蘊藏着無限隔膜的心事，而且，顯得那女兒在等待着母親的

開口。

遠遠看見來了她的法文先生和先生的母親，他倆走近來很親熱地和坐着的母女寒暄了幾句，又親蜜的和愛的談着話過去了。

母女的眼光一遇着時，立刻避開了，母親終於用着抑鬱的聲音說：

『你還年輕，什麼事都容易受別人的誘惑，不辨好歹。你知道，小青是什麼樣一個人？他在家裏時，是爲了什麼被他父親趕出的，你還不知道，現在他又在這裏誘引你了。孩子，你放明白一點，父母只有你

一個女兒，什麼都爲了你好。現在，你要好好的，和他不許通信，也不許來往。」

女兒別轉臉說，「那是太不成話了，爲什麼不許我和他來往，和他通信？我不能夠。既然，我們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說受誘惑，我不能承認，我和他還沒有如你們所說的那樣的戀愛着咧。我們通信，我們來往，只是我們學問上的磋切，思想上的交換，難道這一定要受干涉嗎？」

「不，別受騙，孩子，什麼思想，什麼學問，都是他玩的把戲。他是沒有一技之長的流浪者，你愛他，便吃虧。而且他是你舅舅的兒子哩，在血統上，你們也不能結婚。孩子，快快斷念吧！」

「更不是這回事，我們還說不上結婚。沒有這個念頭哩，更何從斷起，我們只是朋友。」

母親是太庸弱了。爲別人的謠言，爲多是非的家

一個奮鬥中的女子

庭所包圍，必定她的女兒和小青（她的姪兒）戀愛，而且舉出了許多例子，那一天，他們倆在外面蕩馬路談話，那一天他們一起出去的，那一天他們在一間房裏談話沒有別人。以後，一些相類的證明，女兒是靜靜地聽着，不加以否認。最後，是說了：

「這些就是戀愛的鐵證嗎？我和任何一個女朋友都這樣過哩！難道說這也是戀愛嗎？別這樣說吧，母親，請信任我。」

母親覺得女兒是不可挽回了，便想用和緩的手腕，使不至如自己所想的，鬧成醜事。

「說吧，孩子，即使你和他愛着，也不要緊，你告訴我，便好給你們訂婚，你父親面前，有我和你哥哥去給你說，事情到此地步，你父親也一定會肯的。老實說吧，孩子，不然就和他絕交。」

「不，母親，兩樣都不行，我們是朋友，說不上

結婚，而且即使我們愛着，也不結婚（這名詞多麼使母親傷心），同樣的，我們是朋友，也不能遵命無故絕交。」

「既不愛他，絕交又有何妨？你是知道你父親的脾氣的，不要太使父親難過了罷。也爲母親着想一番，好好的聽話罷。」

「母親，我說了，兩樣都不行。太逼着的時候我會走呢！」女兒覺得講不通理，便這樣說了。

這話太決絕了一點，母親流着淚無話可說。女兒是太年輕了，對於母親是可憐着。然而沒有辦法，只好低着頭用腳在沙地下畫着不成形的字，心裏也覺得淚水和海水擊着海隄樣，要衝湧出來。但是她強制她的情感，用沉默來答覆母親的淒傷的眼淚。終於還是母親開了口，抑着嗚咽的聲音：

「孩子，你看，我和你父親都是五十以外的人，

希望自己的兒女好好地長大成家，便什麼都放心了。現在，你和你父親都這樣固執着，叫我這樣老的年紀……我在這家庭裏沒有得到一息安甯，你知道，是只有希望你們的安慰。現在這重担落在我身上，一切歧視我的人，將更以這樣的把柄，向我投來他們的冷箭。你父親說過，女兒是我的事，兒子是他的事。這將何以對我？……孩子，你縱使不錯，但一切却不容許你這樣。你走，你不聽我的話，就簡直是要送我的命。你走了叫我怎樣做人，叫全家的顏面何在？你的家不是泛泛之家，孩子，你那樣的不聽話，叫我……」以下的話被眼淚淹蓋了，被嗚咽梗塞着了。女兒更深地俯着頭。

女兒是愛母親的，也知道母親的痛苦，想着她母親在這大家庭中的情境，以及跟着頭髮的稀疏的程度

相反地堆積起來了的隱痛，便有點不忍走極端，使她難於受這樣大的打擊。但想到自己切身的利害，却又不能稍稍軟化一點兒。父親是一個賢明的長者，稍一讓步便會給整個抓去。看着母親的悲苦，她不禁也軟了心，只得讓眼淚流了出來。

「以後再談罷！」她只有給母親這點飄渺的希望，以做安慰的資料。

彼此都挾着悲苦的沉默，向公園大門走去，又在近門口的椅上坐下來，母親又細訴那可憐的心境。原是希望女兒更軟下來的，而女兒却在固守着沉默。

母親啞然嘆了一聲，在黃昏裏，母與女在一間一樓一底的寫着什麼寓招牌的屋裏出現。都收起方才的愁顏，好似這一家是很和愛的。本來也是，他們鬥氣像罩上了一層愁雲似的，原不過是發現她和小青表哥通信而已，來往而已。原來小青是寄居在她家裏的，

一個家門中的女子

他和她的感情既被人們在一般的眼光中也就成了談論的中心。這男女之間恐怕不大妙罷，是因為這樣，家長便借故請了他出去。原想他一走便算了，但是，真的會如她們所想，走便走了麼？不，他和她依然不管什麼的來往着。

因此，她便和這和愛的家庭起了絕大的衝突。這家庭和她正面衝突的是她父親，家庭的權威者，他干涉她一切。

她爲着自己的時代，她不能沒有理由（那舊社會的理由，在她看來是不成立的。）的屈服在她的干涉下。她爲自己的切身的解放，她不能軟化在母親的眼淚裏，她隻身和這舊社會的勢力對抗。她知道這並不僅僅須要勇氣，須要毅力，和它搏鬥。她把自己關在一間自己指揮僕人佈置的滿意的小房裏看書，等待那將到的爆裂。在樓下，在客室裏，是不時傳來，關於

她的言論，祖母的諷刺，其他嘆息的，憎恨的，各種談話，是會使她跳起來去唾他們的。但她只除了吃飯的時候以外，不再在下面逗留一會。當她下樓來，人們都以各種眼光，一如他們肚子裏所有的，默默地，像走進了一個陌生者一樣，有時任誰都不敢講一句話，因為她究竟是這家裏唯一的嬌貴的小姐。然而眼光會比言語使人舒服些嗎？不，眼光是像針樣的從各方面紛紛射注過來，她偶爾說笑幾句，吃完飯便上樓了。

這是某一天的事，父親在下面和祖母等談到女兒了。祖母是帶着挑撥性口吻和父親談着，父親是聽了母親的報告吧，便高聲說了，使上面的她聽着。

「哼……走嗎？不行罷，須知道她的老子是怎樣的人，我們的家聲是不能讓她弄臭的。她要走可以，我可預備一根繩，一把刀任他去選擇，想走出這大門

是不行的，即使走得掉，我也走遍天下找着她，我們同歸於盡好了。」

風傳那些話到她耳鼓裏，是特別的尖銳。她心裏果然沉重。這樣嗎？是那樣說了哩！還在十八歲不十分懂得所謂手腕的她，竟相信父親怒咒着她的話，沉着，覺到事情在眼前突然大了起來，和家庭弄到這步田地，是她所不希望的。畢竟事情弄僵了，她感到不是屈服，便是馬上起來反抗，不能遲延一會兒。但她父親一向在家庭是權威者，沒有人敢和他頂撞，他自有一種口才和尊嚴，壓服家庭以外的親戚朋友們的。他本是政治家，平日和人談話，依然是談笑風生的。待人接物是蘊然和氣，在他的本質裏也是如此，然而，沒有人敢和他頂一句嘴。數年來，國事，家事，不如意事常八九，他是「以酒澆愁愁更愁」的滿懷不得志，將脾氣變得不由自主的急燥，他本是一個很有

滿養的，很高傲清潔的中年人。

女兒是畏懼去當面和這樣尊嚴又怒着的父親去辯駁。她曾經爲了剪髮的事向他要求過三次，都是用信代口，終於不得允許也就剪了，還鬧着一星期的氣，慌壞了哥哥和母親哩，還不會去和父親長篇大論的去爭過，而現在是要長篇大論的去爭辯，獲得自己所要走的路，雖然，她明知他固執得可怕。

她站起又坐着，若干次後，惶然於怯弱的可恥。父親已回房去了，她鼓起了全身的力氣，在父親的面前站着了。

開始由於這方面的，述說和男子通信不一定就是戀愛的理由，述說時代是應該讓實行這男女做朋友的可能的事，以及自己並不受騙的種種理由。

父親以她太年輕不懂事，來封住她述說的理由。並曉以種種的弊端和害處，這時他完全是一個慈愛的

教師似地和她談話，並用手撫着她的頭說：

「孩子，想想我們這和愛的一家吧，不能因爲你一人破壞了幸福，你這樣任意胡爲，便會使一家的幸福破壞而有餘的。如你這樣不肖，我還有面目見人嗎？你想祖母是這樣大年紀了，一家的負擔是怎麼重，你能叫一家人爲你而犧牲嗎？孩子，你的年紀還輕哩，還不懂什麼事，別受迷惑罷！青年人血氣未定是容易失足的。而且你是會爲家裏着想的，至於我方才的話，只是氣頭上，當然不會把刀或繩給你的哩！想一想向父母對你是不是愛好的，孩子，體諒一番父母的心呵……」

被感情捉住的女兒，茫然。她愛父母，她也愛自己的自由，連交朋友通信的自由都被看管壓迫着，軟化一點，是會爲他們所征服的，爲了這事，家中已有爲她議婚的事發生過，現在放鬆了，她將永遠沉淪下

去，做一個舊社會下的服從者，馴良的羔羊了。她一想到這裏，又想到漸入老境的父母和這一家，不禁跑到自己的房裏，哭了。父親是那樣的不可理喻的固執着。

在一盞明燈下，她坐着寫給朋友的信。母親和她談起要先和父親返故鄉的事，她想事迫了，故鄉更是牢獄中之牢獄呀。事情只有如此做，於是她欣然答應了。

起程的前一日，早晨起來，便把幾日來整理好的行李，重新開來看了一次。

天陰着，却是助長萌芽的綿綿春雨，下細微得幾乎看不出的雨。把床整理了，氣候是應該穿皮衣的，她却穿上兩件夾旗袍，套着自由皮的皮罩衫，那看來是像穿了皮袍一樣的臃腫。把桌上昨天整理過剩下來

的書籍，用報紙包扎了。在抽屜裏拿出一張五元鈔塞在袋裏，又拿出一封信，是昨夜夜深才寫就的，放在皮箱裏，又將鑰匙放在桌上的碟子裏，像是什麼都弄清了似的，挾起書包在房中看了一遍，又像留戀似地坐下了，低頭沉思。突然她很快地挾了那一堆書，跑到前房，向正梳着頭的母親說：

「母親，今天玉珊請我餞行，請你給我十塊錢，我順便去取鞋子哩。」

「什麼時候回來？不要一味的孩氣，乾攔在外面貪玩。明天就要走了哩。」母親給了鈔，如此的囑咐。

她一聲也不響地接了鈔。

在扶梯邊上，像想找什麼似的，在倚着欄杆。又像驚醒似的，輕輕地叫着：

「媽媽，我去了。」

「早點回來。」

餘音還在她耳旁繚繞，當人力車夫已將她拖在輕霧似的細雨中吞沒在人海裏時。

第二天的這時候，家裏的人，正每個都驚慌着，而父親晚上回來一向是很遲的，起來是午後，正是送行的客人在等着的時候，叫了兩聲「宗兒」不見答應，母親又不知在那裏，家人都靜靜地恐怖地等待着什

麼意外的到來。他知道這孩子是叫不着了，忙走下樓，面上是罩上了烏雲似地強笑着，一陣賓主的喧嘩，把他送上了正開往碼頭去的車中。車の後影慢慢地遠了，遠了，淡了，淡了，終於消失。

一九，九，五，於南京。

■青年座右銘

丈夫心事，當如天青白日，使人人得而見之。
好議論人之短長，亦學者之大病。

(薛瑄)

(楊盛繼)



一個青年的懺悔

寒 琪

二十年前我生下來的今日，那正是父親咯血的時
候，家中因一切的逆境幾不能自給，何況又生下我來
，於是以不祥之兆應在我身上的理由，祖母在盛怒之
下嚷着要把我摔死，經了母親苦苦地給我哀求才算救
了我這條小生命，是這麼逆着境遇而生，是這麼掙着
命運而活；其間，賴了我奮勇地苦鬥，死命地掙扎，
這燃着青春的火焰的二十年的歲月，却是蓬蓬勃勃地
又悄然悄悄地，如昨日似的走過去了。

仍在世未死而活着，我要紀念我二十歲。昨日毒
蛇似的心一朝感着要懺悔，我要紀念我二十歲。爲了
堅定我今後的向善，我要紀念我二十歲。然而我不唱

榮譽，我不唱過分的希望，也正因爲榮譽早已離我而
去，要回來我也不要它回來了。

是怎樣過去了我這二十的盛年呢？現在是不是可
以努力去着實回想一下呢？——過去是怎樣一個壞人
呀！這止有我自己明白。過去是怎樣一個狂熱的人呀
！這也只有我自己看得清楚。『世界上最了解我的善
與惡，誠實與虛僞的是只有我自己。』

我對自己不免看得太偉大，太了不得，太高興，
對別人又不免看得太不行，太渺小，太怯懦，於是驕
傲起來了，於是誇張起來了。這心理的構成，這病態
的發生，每一在清醒或反省之後，就會讓自己知道，

讓自己明白。

不停地去情熱。不停地去奮發，不停地去努力，於是接着而來的，自己也就不停地去誇張，去盲從，去漂浮，去亂來，去附和，這種種的形態把我身體長成這樣，把我的臉畫成這樣，把我的眼做成這樣，二十歲了。這個身，這個心，這個臉。這個眼，都悄然面着這鏡前，欲低頭而不可能了。

如此地去努力，然而我成就的又在那裏呢？——我可說成就是有些，然而都被那些誇張浮囂的毛病給葬送了，給淹沒了，給喪失了，給摔掉了。

人們從來不會相信我，因為我沒有給人以誠心。人們從來不會了解我，因為我的心是深藏着的。人們從來不會愛我，因為我沒有做個承受的姿勢。因此這二十年的一切都可說是夢，一切幾乎都在夢裏。我的地位，是如此浮動，我的幸福，是如此迷惘。這二十

年的長篇歷史劇，是如何扮演過了的呢？

我看見了光明而且捉住了它，我看見了愛心而且吻着了它，然而這光明，這愛心，我捉住的，我吻着的，都是夢裏的呀，都是戲裏的呀，我又失去了光明和愛心，然而這也是在夢裏的，在戲裏的呀。

我騙過人來的，然而人並沒有被我騙死。我害過人來的，然而被我害過的都還活着。我恨過人來的，然而被我恨過的人現在都很安然。我愛過人來的，被我愛過的，却沒一個不忘了我。其間，有忿怒也有悲哀，有淚痕也有血跡，有幻滅也有追求，有期待也有絕望，然而這都是一樣的，這些現實在夢裏，這些也幻滅在夢裏，這是演劇，所以淚痕與血跡，忿怒與悲哀都是做出來的。劇中的主人公表演過後，非但不以演得起勁為可喜，和榮耀，甚至覺察出在舞台上，在銀幕上表現得過賣力的樣子，事後回想起來，覺得茫

然，也覺得難過。二十年的史劇中我是主演過的，二十年的長夢，我是迷失在裏面過的。如今夢醒時，那心境是茫然有所失而又驕然有所得似的，臉紅過後，反而覺得坦然了。

「一切都完了，再也不要回首了，我原諒你；我饒恕你。」這是自己的聲音，「努力去忘却了罷！」

是抱了這樣的心，斷然不顧自己的一切而走出最甜蜜之夢的一段裏，我輕鬆了，我勝利了。

「船望前走兩步，又退回一步，但是那些船夫都很有力，他們不停地搖着槳，不怕那大浪。那船兒不停地向前進，它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半點鐘後那些船夫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見輪船上的燈光了，在一點鐘後他們就可以登輪船的梯子了。人生也是如此……在真理的尋求中，人們向前走兩步，又退回一步。苦痛，誤會同疲勞逼他們退後。但是求真理的渴念同努

力又使他們向前。誰知道呢？——或許終有一日可以找到真理的。」

到南京來以後，對於周圍陌生的空氣，漸把火的熱情隱藏，我成了這樣的人了。遭遇青春之煩悶，漸漸感着煩惱與疲倦，除與哥哥和嫂嫂交談外，餘均在沈默中過去。有時走上台城，有時走到農場，獨自蹣跚地走着，走着而已。

回想起和九哥一同走了下來漫長的旅途，自己很想沈默着了。夢是如此悠久，行路是如此艱難。紀念自己生辰的心也可以說是紀念時代之艱難吧。把這蕪雜的心之歷史攤開來看，裏面都有一個我。有像在沙漠中跋涉過的我，有被人認作虛偽浮囂的我，有被人認作熱情奮發的我。如昨日過去了似的，而已經是二十歲的我在那裏了。這就是我。我不過藉着由娘胎帶來的火與力，把一條細小的路蹣跚蹣跚地走着，

走着而已。

我二十的年歲，也將在昨日迷惘的光景中過盡了。怎樣纔能回來呢？像這樣的希望我是沒有的。到了現在還想回到過去的生活去，那不是我的希望。我是想怎樣才能真的走到來日去，我想大概在以刻苦耐勞爲日常生活的心願，而在隨時隨刻也想努力去追求光明的青年朋友們，是可以了解我這顆心的。我是想把這過去二十年的掙扎長途，作爲這樣的心之紀念。

作客到這古城的一角裏來，我祈求光明的情調，很濃厚的滋長起來。我的懺悔，自然不外是對過去薰染着我身心的惡行沈痛而坦地曝露。與其說是我想達到「新生」，毋甯說我想努力，對自己往「羅亭」似的行徑懺悔。如惡夢中醒來似地，想把倦怠和苦惱的生，變作懺悔和奮發的生。從倦怠和苦惱的生活想走進新興的藝術裏去……。

一個青年的懺悔

冬天了。那野景是非常有興味的。那乾枯的草坪被霜水打了以後，照在朝陽裏的時候，真是美極了。

我在枯寂的冬天的生活裏，能够看到這樣美麗的朝影，真是料想不到的事。我們心靈被誘入到這種幻象美的一刹那，對於說是「生之疲倦」的生也感到了快樂，對於說是「荒涼的世界」的世界多少也感到留戀。『就讓我這樣活下去吧，將來自然會明白的。』這念頭籠罩了我的心。

夜深了，或聽到單調的小火車隆隆之聲，或聽到浙瀝瀝的一陣飄零的雨，被風灑落到自己居室的玻璃窗上來，或是沈想到無底的寂寞裏去，一向再也不想寫信，一向再也不願找人，成了只凝視着書架上的書籍，一直枯坐下去的人了。

深悔昨日「羅亭」似的行徑，現在是這麼努力於純理的尋求，以食慾都覺得應節制，私下瞞着母親，

吃五塊錢一月的麵食，這苦心，也可以當作責罰自己，和往向光明的表示。

「懺悔不止是過去生活的曝露，同時是現在生活

的肯定，也是未來生活的欣求。」過去已不堪回首，

且寬宥昨日的自己，那今日的心胸，是這麼說過了呢

！人們欺哄了我，不也是正如我欺哄了別人一樣嗎？

這麼一想，自己和別人的一切，都可以原宥了。只二

十歲呢，這不是末日，還是生命的起頭。

青 年 座 右 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薛瑄）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孟子）

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鹽鐵論）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論語）

學者大病痛，只是氣度小。

（呂坤）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楊雄傳）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程頤）



扎蘭諾爾

(獨幕劇)

樵朋

人：
俄軍官

俄兵若干名

俘虜若干名

俄女

扎蘭諾爾

地：

時：一九二九年十月初

景：

一個俄國式的營幕：營幕之前有幾顆枝幹焦黃的裸樹，顯示着曾被炮火轟擊的留痕。

幾個不幸的俘虜就被反縛在這些樹下：他們的臉色有種說不出的仇恨表現着。

幾個得意揚揚的俄兵，眉飛色舞地互相談笑

扎蘭諾爾

着。

俄兵甲 (從袋裏掏出了一盒的雪茄，自己抽上一枝

，隨後再分給各人。……好不暢快！

殺得一塌糊塗！

俄兵乙 人家說：『中國兵是吃稀飯的。』這話真不

錯！

俄兵丙 可不是嗎？只要多化幾顆砲彈，就可以把他

們嚇跑了！

俄兵甲 哈哈！跑得真好笑！我們得到此地，可以說

，並不費力。

俄兵丙 可以說，只費了幾顆砲彈。

俄兵乙 我一想到他們的跑，我就要發笑了！哈哈！

那狼狽的情狀，真像狗兒拖着虎兒。

俄兵甲 哼！大俄羅斯的赤軍，誰敢抵抗？抵抗就要

滅亡！（說着吸了一口煙，表示他的得意

。）

（略頓）

俄兵丙 望着敗兵的背後開槍，是再快意不過的了！

俄兵丁 不錯！不慌不忙地瞄準着，一個！再瞄準着

，又一個！……（舉槍作勢）哈哈！比

打鳥兒還有趣啊！

俄兵乙 我說，開機關槍頂寫意了：只要左一割，右

一割，敵人就像牆兒般地倒下去了！多麼有

趣啊！——機關槍若是一把刀，中國兵就是

一叢草了！

俄兵戊 我說，在飛機上擲炸彈最好了：偌大的天空

，縱意地翱翔，探到了敵人的陣地，輕輕地
把彈兒一丟，火光起處，便可以看見敵人的
血肉橫飛，逃這邊不得，逃那邊不得，多麼
奇觀啊！

俄兵丙 我說，做砲手更好：砲彈一轟，管他什麼萬

里長城，管他什麼萬馬千兵！只要一轟，便

什麼都完了！

俄兵丁 聽說萬里長城進去就是北京。

俄兵甲 笨貨！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衆俄兵 哈哈！笨貨！

俄兵丁 嚇！到了哈爾濱，漂亮的女人也就多一點吧

？

俄兵丙 嚇！到了瀋陽，有錢的中國人也就多着了！

俄兵甲 嚇！朋友，一到了北京，那更不用說了！錢

也有，女人也有，什麼都有了！

俄兵戊 媽的！我活了四十多歲了，還沒有過女人，這回如果到了北京，我一定要討五個十個的中國老婆！

俄兵己 媽的！我一生夢想盧布，這回如果到了北京，手裏非拿到十萬『多拉』不成！

俄兵甲 朋友？至於我們所夢想的酒，更是隨我們的意喝！

衆俄兵 嚇！酒！酒！我們的性命！

俄兵丁 伏特卡！

俄兵己 白蘭地！

俄兵丙 威士忌！

俄兵甲 那時，我的朋友！我們右手攬着女人，左人拿着酒杯，……

衆俄兵 嚇！我的天啊！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降臨啊？（羣作沉醉狀）

俄兵甲 快咧！快咧！只要我們努力！
衆俄兵 快咧！快咧！努力！努力！
（羣作躍躍欲試貌）

俘虜甲 （狂極而呼）賊！賊！殺！……殺！……殺！……

衆俘虜 （應聲而呼）殺！……殺！……殺！……

俄兵甲 哈哈！『殺！殺！』狗東西！不知死氣！

衆俄兵 哈哈！真是不知死氣的狗東西！

俄兵戊 我說，中國是最無用的了！

俄兵丙 可不是嗎？你看，那一次和外國打仗不是打

敗仗？

俄兵甲 打仗？他們根本上談不到打仗，他們只會吃

鴉片而已！

俄兵戊 哈哈！吃鴉片！吃鴉片是中國人最大的特色了！……不過，有的說，中國人最愛和平

，這話可是真的嗎？

俄兵甲 哈哈！『愛和平？』……這也許就是吃

上鴉片的原因吧！……

（長官出）

俄兵甲 嘿！

（衆俄兵肅立）

長官 （命令式）把六個俘虜即刻槍斃！

俄兵甲 領命！

（俄兵把縛在樹幹的俘虜解下，叫衆俘虜一

一跪在空地上。）

（俄女淡裝散髮，手執時花一束，慌忙而

來。）

（衆用疑訝的眼光注視之）

俄女 長官！

長官 什麼事？

俄女 請你允許我一個要求！

長官 要求？……要求什麼？

俄女 請你允許我和一個人談話！

長官 哈哈！我以為什麼事！談話。……和誰談

話？

俄女 和那跪在草地上的一個人談話。

長官 （驚奇）呃！……那不成！不成！那是快

要槍決的囚犯啊！

俄女 爲了上帝，請延長他們十分鐘的性命吧，長

官！

長官 那是中國兵啊，我的姑娘！難道你和他有關

係的嗎？

俄女 不錯！長官！

長官 真的有關係啊？……你叫什麼名字？

俄女 我叫魏娜，彼得洛夫娜。

長官 魏娜，彼得洛夫娜？哈哈！年青的姑娘，你

也愛上了中國的兵士嗎？只會吃飯，不會打仗的中國兵也值得上你愛嗎？哈哈！……

（狡笑）

俄女 請允許我吧！爲了上帝，請允許我吧！十分鐘，我的長官！

長官 「十分鐘」？……可以！可以！過了十分鐘那可就不行了！

俄女 唉！

（俄女嫵媚地走到俘虜甲的面前，跪下。）

俄女 羅……華！（她的聲音是淒顫的，她的臉色慘白的，她的眼眶充滿了淚珠。）

俘虜甲 （微微展開眼兒）誰啊？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哦！魏娜。

俄女 羅華……

扎爾諾爾

俘虜甲 你來幹嗎的，魏娜？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你要來看一看你們俄兵的玩意兒嗎？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你要來看一看羅華胸口的血湧，腦漿的迸流嗎？魏娜！

俄女 哎！羅華！

俘虜甲 或者你預備來泣弔血肉模糊的羅華？

俄女 哎！羅華！我真不曉得怎樣說啊！

俘虜甲 請你別在此地譏嘲我吧！

俄女 哎！羅華！難道你忘記了我了嗎？

俘虜甲 哼！狡詐的俄人，難道你是個例外？

俄女 哎！難道你不愛我了吗？羅華！

俘虜甲 哼！我覺悟了！你們俄羅斯人都是懷着鬼胎出世的：你們欺騙鄰國，欺騙世界，你們欺

騙青年，欺騙農工；你們預備用欺騙的手段，去攫取人類的脂膏，好狡詐啊，你們的同胞！

胞！哼！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

俄女 哎！羅華！難道全斯拉夫民族都是一個模型鑄的嗎？

俘虜甲 也許！

俄女 隨你說吧！嘎！你已承認我不愛你了！

俘虜甲 難道這會錯誤嗎？

俄女 你已承認我是欺騙你的了！

俘虜甲 也許！

俄女 哎！這真是有口難分啊！羅華！

俘虜甲 那末，你還愛我嗎？

俄女 難道我們的愛情還會起了變化嗎？

俘虜甲 那末，你真的還愛我了？

俄女 哎！這還用說嗎？

俘虜甲 那末，你不愛你的祖國了。

俄女 這是怎樣說？

俘虜甲 那末，你不是斯拉夫的種族了。

俄女 這是怎樣說？

俘虜甲 因為你愛上了你祖國的仇敵！

俄女 仇敵？

俘虜甲 你愛上了曾經屠殺你們祖國同胞的仇敵！

俄女 仇敵？……也許是吧？但是，但是，羅華！

我愛我的祖國，同時，我更愛你啊！

俘虜甲 這是可能嗎？魏娜！

俄女 怎麼不可能？

俘虜甲 這不會矛盾嗎？魏娜！

俄女 矛盾？……難道愛情不可以超越空間而

存在嗎？我的羅華！

俘虜甲 嚇！這話怪好聽了！

俄女 難道愛情不可以脫離國家而獨立嗎？我的羅華！

俘虜甲 嚇！好聽極了！

俄女 難道愛情也要受這人間疆域的限制，無謂的

創傷嗎？我的羅華！

俘虜甲 哦！魏娜！你也有這種見解啊！那末，我依舊是愛你的了！

（略頓）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魏娜？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魏娜？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你在爲我悲哀嗎？

俄女 哎！羅華！

俘虜甲 你在爲我憐惜嗎？

俄女 不！……不！

俘虜甲 那末，你覺得快意了？

俄女 快意？……也許是吧！

俘虜甲 一點兒也不覺憐惜吧？

俄女 不，不，我覺得憐惜你就是侮辱你啊！

俘虜甲 嚇！我的魏娜！這話是誰教你說的啊！

俄女 羅華！你是爲了民族而死的呀！你這光榮的

死，難道還用着我的悲傷？

俘虜甲 我的魏娜，彼得洛夫娜！這才是羅華的人啊！

俄女 哦！我是怎樣愛那爲民族而犧牲的男兒！

俘虜甲 但是，你不應該愛那爲異族而犧牲的男兒，

魏娜！彼得洛夫娜！

俄女 我的羅華！雖然你們不和我們同族，但你們

爲民族而犧牲的精神不是同樣值得人們的讚嘆嗎？

俘虜甲 哈哈（慘笑）這樣，我就偉大了！

俄女 偉大極了！

俘虜甲 這樣，我不死了！

俄女 不死！永遠不死！

俘虜甲 這樣，你，我的魏娜！你將更愛我了？

俄女 自然呢，羅華！我永遠是愛你的！

俘虜甲 哈哈！（竭力而呼）快吧！快吧！快把我的血燃起來吧！

衆俘虜 （像受了某種感召似的）快吧！快吧！快把我們的血燃起來吧！

長官 哈哈……哼，什麼調兒，倒像煞有介事呢！

（略頓）

俄女 羅華！

俘虜甲 魏娜？

俄女 羅華！我所愛的羅華！請你接受我這最後的禮物！

禮物！

俘虜甲 哦！你還帶了禮物來吧，我的魏娜？

俄女 這是菊花——是堅貞節操，嚴霜不侵的菊花；

；她是我親手培植的，我曾用過我的眼淚洗濯她，我曾用過我的精神灌注她，羅華，請你接受吧！

俘虜甲 嚇！這花多麼香啊！魏娜，這就是你贈給人

類功臣的禮物嗎？

俄女 不錯！

俘虜甲 這就是你送給宇宙義士的禮物嗎？

俄女 不錯！

俘虜甲 謝謝你了，魏娜！我聞了這花兒的香氣，我

好像已飛騰在別個世界了！這個世界正如你

所想像的一樣：有四時不謝的名花，有金壁輝煌的宮牆，迂迴的河道，奏着高低不同的曲譜，翠綠的草地上有無數的仙女在那邊翔翔，山中的猿猴用着羨慕的眼兒不住地偷睨，樹上的烏鵲張着巧妙的喉兒不住地讚頌。同時，我發現了那快樂的仙子有一個像你的模樣：嚇！她的唇兒是怎樣地紅啣！紅得像要噴出血來的樣子！魏娜！她也許是和平之神吧？

俄女 也許是戰爭之鬼吧？

俘虜甲 不，不，我看她的態度是怎樣溫柔嬌美呀！魏娜，我看了她，我加倍地愛你了！你除了這花兒以外，不能再給我一種紀念品？

俄女 哦！偉大的羅華，難道我還有不願意的嗎？

俘虜甲 但是，這東西太寶貴了。

俄女 難道我還吝惜嗎？——你愛的是什麼，羅華？

俘虜甲 我愛你的紅唇，血一般的紅唇。她是怎樣地神祕呀，魏娜！

俄女 哦！我的羅華！你愛我的，難道我不愛你的嗎？

（她抱着俘虜甲的頸項狂吻）

長官 噯！這……這是什麼一回事？快給我把她趕開！

（他只舉手一揮，衆俄兵如狼似虎地搶前，正在這一忽兒，忽聽得『殺！殺！……』的叫喊聲由遠而近。）

長官 （用望遠鏡一瞧）唉，糟了！敵兵到了！

（反攻的兵狂風暴雨般到來，他們躡起腳根兒要跑，似乎已來不及，但此時布幕已落，

只聽得一片殺聲、和人馬雜沓聲圍在一起而

已。）

——完——

十九年八月作於上海江灣

長風半月刊

第三期要目

兩件大事與兩種新稅.....	徐慶譽
共產主義下的蘇俄.....	(杜萊塞著) 華鼎彝譯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施章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吳昭謙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李伯猷
爲什麼不娶她.....	靜宇
皇后.....	息影
第十八代姨丈夫.....	茲九女士
龍王洲的麻瘋病人.....	李青崖譯
師叔.....	陳曼若

定價 一角五分
 南京時事報社出版
 各地書局經售



邱華之死

寒琪

銘珊剛由南京到，走下車來簡直軟弱無力。再一走到昏昏的人羣中上海悶熱的天氣裏更覺得悔不該來。坐上電車還是如此，待換了黃包車走到法租界，這纔覺得心裏爽快了許多。

他原來是在上海讀書的，半月前因為接到南京中央大學的一個朋友病重的消息，趕忙跑去看他，這其間，和他同居的朋友就把他底家搬到勞神父路一家西菜館樓上，所以他叫黃包車推到勞神父路而自己便在車上努力找那西菜館的招牌，只是一下忽然就看見那路邊的洋房露台上，素人在笑招着手，他喜歡得連忙跳下車來，搶上樓去和素人握着手。

「他們呢？」銘珊一坐下就問。

「都出去了。」素人笑着答。

「這房子很好啊。你怎麼一來就找着了他們？我在南京時，還怕你找他們不到。是不是住在這裏，現在？」

「A……」素人老愛用的這「A」字，是用笑聲和着說的。接着又反問銘珊，「生活好嗎？——看你現在有點不高興樣子，不是嗎？」

「我有點累，想休息一下」。他便轉身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 ★ ★ ★ ★

素人也回到那間房裏來。那是一間亭子樓，原來是爲銘珊和他同居的朋友合住的。銘珊到南京去了，那空鋪便留給就要到西湖去的素人先生暫住。在前樓却又住了四個人，原都是在戈登路一個大學裏同學的，自從那學校一封閉，他們便搬到這裏辦了一個什麼文藝的刊物，六個青年加上素人先生便是七個了。而七個人中又算素人年長一點，待人既誠懇，認識又是非常的深刻，那幾乎是常被這班青年念起而被尊重的好人。所以「素人先生」「素人先生」只要在他們間一提及，一念到就會發生這「先生」的敬意。他是那樣熱愛着詩，而且寫的又是那樣怪好的。他走進那亭子間，扭開了電燈看見銘珊在光影裏睡着的一個恬靜的臉，心裏好像要說什麼，看見他眼是閉着的睡着的那樣子却又停住了。就近，素人便從書堆裏抽出那本陀螺來，翻出那篇你爲什麼愛我輕輕地念了起來。念

到「在那邊你可以得到你的春天」幾乎重覆了幾遍，而越是念到後來，那聲調也就益覺悠悠地，淒婉的情調也就洋溢出來了。屋子裏忽然沉靜了好一會，銘珊就像那迷夢中聽了一個熟耳的歌曲似的，正想在夢中去追尋，而潛伏在心底的下意識却倒把他底眼睛微微掙開來，經電燈的光一刺着眼，使得他茫然了。眼睛閉了一閉，又再打開來，這纔看見素人坐在那兒笑着他。

「睡得很安穩嗎？」銘珊點點頭，笑了。這問話使他很清醒，那熟耳的歌曲却正是素人常念的那首詩，也是銘珊聽得慣了幾乎能全背得出來的那首詩。他突然記起那詩中的一句：

「我知道甜美的言語，

當你正在夢想的時候，

獨自來到你的耳邊私語麼？」

覺得這全是爲他今天做夢的心境而抒寫的。他今天似乎更懂得這句詩的好處，終於自己欣欣然喃喃地念起來了：

『在那邊你可以得到你的春天……』

『啊！告訴你一件不幸的事——邱華死了』。

『什麼？——邱華死了？真的嗎？』銘珊驀地從床上跳了起來，就如暴死人似的一對眼睛狠命地釘着素人。

『A……』素人不忍再說什麼似的，點點頭。

『怎麼死的？——好好的一個人，哎！哎！哎！』

『不是她先住在醫院豫備生產嗎？後來生了一個小孩子，她是還想做點事啊，所以她不願給奶孩子吃。奶滿得很啊！後來滿得爛了，又患傷寒症，在前星

期就死在醫院裏。死得很可憐，死前她的男人不但設法借錢，而且把她隨身的一條被都給當去了。我是聽到史先生的夫人告訴我的，死得很可憐啊！還是史夫人爲她到各處募了點錢，強勉買了副棺材前幾天纔埋葬了。』素人的臉上隨着他的語句的沉痛而慢慢嚴肅起來。右手的食指常常用力的做出各種不同的表情姿勢，顯示他這時是嚴肅地講出心的深處的悲哀，對這千百萬不幸中的人一個慘死的故事與以深切的同情，那偉大的同情只是這樣冷冷地說了出來。

『她的孩子呢？』銘珊很關心地問。

『聽說已放在嬰兒院養去了。』

『噯，這只怪我是太對不住邱華了，我是太對不住邱華了。只差幾個鐘頭呢，素人，或者她不會死也說不定，現在，現在是完了。噯，邱華你真的死了嗎？可憐我們一句話也沒談過呢！』

他哭了。

★ ★ ★ ★ ★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

那正是今年的春天，銘珊自從新居開始以後，離開那鬼域似的屋子已經是十天了。這新居是他所羨慕的女西服店的一家，雖然是一間後樓，租金也得十塊錢。他現在已是由恐怖的轉到平安的，很熱鬧的環境裏來了。那常爲他們提起的弄堂底親切味道，現在只要銘珊一走進這新居來便可感染得到。其實他不過是受不了世人的閒氣，故意搬到這弄堂來嘗嘗別人的幸福的家庭味道，而聊以自慰罷了。

剛剛移過來不幾天，某家書局便爲他送了二十塊錢來，他那一種得意的樣子，真有滿足而起酥勁之味。匆匆地便跑回來，自己望了一望那廿塊現洋簡直笑得把眼睛都迷住了。他便和同居的朋友叫做小林的商

量如何去分配，不知怎的，他便陡然想起服侍他倆的娘姨來，那也是一個離了愛人，丟了孩子來嘗這孤獨之味的少婦，銘珊只是想到，半是感觸，半是自己的狂熱和下意識叫了娘姨來。當時他一面給了她一塊錢，一面笑對她說：

『給你洗衣服用的。』而林却解釋着：

『不，給你零用的。』她微笑而且努力斂住羞意地收了，叫了一聲。

『謝謝儂』便借着打開水爲名，拿起桌上的熱水瓶扭開了門出去了。這一來，不獨使銘珊確覺得這少婦良善得可親，而且着實因了她想起了許多的心事，不得不使他望望她又望望自己而悵然惘然了。

★ ★ ★ ★ ★

第三天他便弄到了一身學生服，嗶嘰的還合身。常常一走出弄堂來在街上，繼愛朝兩邊鋪家的穿衣鏡

裏一望，脚步自然也就緩了下來，那直到從頭望至脚，從臉望到身，全望完了，這纔加緊了脚步回走前去，心裏一得意，就像在春天一定能把握過得很幸福的樣子，脚下的皮鞋聲也便更加響亮起來。銘珊雖是這樣覺得有把握，也不見得一定有什麼在等着他去追求，而只是覺得有把握而已。他也曾經想過在他那大學裏也不是沒有女性，可惜的就是女同學只是那末二三十個，其中倘沒有什麼故事的，便是很老很老的——那簡直老得不成話，甚至長了白頭髮——而女教授更多是做人家的夫人，或是已做了母親的。於是夢是做不成的了，而春天想由幾個女同學身上得到一點同情和安慰的心倒是有的。不必說，最要緊的，他那一件粗布棉袍是太不像她們的面了。所以就改學生裝，所以就照鏡子，所以就有起勁的皮鞋聲……至於這位銘珊先生有什麼輕薄之念，那也是瞎話。那只是春

天的人們一種愛美的得意的衝動而已，一種求愛的表現而已。

就有那麼一天，某書店的老板請了許多股東之類的人去吃飯，不知怎的銘珊已收到了這麼一張帖子，恰好要預備折開時，那老板就迎上來了。那老板並不是什麼很大年紀的人，也是和銘珊同學的一位四川人。上前把銘珊手一握住就說：

「老王，下午四點鐘就請過去吃便飯。握，在四馬路一家頂便宜的四川館子，味兒弄得『很好很好』的。」

「好，就來，可別太費事了。」就這樣，面對面過去了。他就和小林坐上了無軌電車，到四馬路看了看新出版的書，隨意買了幾本，還向北新書局要了一本目錄，走出來打了幾個幌，看鋪子裏的鐘已足兩點多，他就讓小林先回去，因為記得老板說過四點鐘就

去，他不願再來來去去的，所以就留在這兒玩一會就去赴約。只是偶然想起那館子是什麼名字，就搜了搜放在身上的那封請帖。

「有鬼」，他叫起來了，小林知道是失掉了，就勸他回去再來，誰知這傢伙一向就是自信極強的人。

——這並不怎樣要緊，去年我來上海還是一個人來的，上了岸望見五光十色的東西簡直愕然茫然，然而我畢竟有這樣的一個決心，畢竟不住旅館，而終於我到了許先生家裏。像這樣冒險做的事，我真不知碰了多少，成功了多少。現在雖記不起那酒館的名字，然而老板不是告訴過我嗎？——四馬路一家什麼川的館子，哼！「四馬路」不就給了我一個範圍嗎？再一挨家問，有什麼川的招牌那可就不容易了嗎？或者問酒館，可有什麼書局請客，這也不是很容易問出來的嗎？他只這一想便來了這一大篇文章，於是更堅決的

說出話來！

「不，你先回去，我一定能找得到的。」於是就背轉身，往青蓮閣那邊問下去，只要招牌上有什麼川的或者知道那是四川人開的，便只得使他走了進去，硬着頭裝着笑一進去老是喪氣地跑了出來。掌櫃的剛叫了一聲「沒有沒有」的時候，就如宣告了判辭似的，他心裏一急大顆家汗都出來了。這使他很窘急，那幾乎是問遍了四馬路的館子，那客氣的還說聲「沒有」或者還叫他找找三馬路看，那不客氣的竟連「沒有」二字都不說，搖搖頭，擺擺手自然而即便驅使他不，却心裏受了一種什麼壓迫似的，總以為一定會找到的。就這樣跑了一個鐘頭，三馬路又找完了而正要預備找找五馬路時，心下忽然覺得這樣找下去的確有點太浮，「五馬路沒有再找六馬路」這樣一條條找下去

那可危險，心下一慌，脚步稍微一停汗水又從身上滲出來了。「究竟再往下找不找呢？」他這樣正在疑難之際，偶然在人羣中找着一個熟識的臉，那不是別人，却正是同被誘了的姚大哥。喜得他簡直跳了起來，那剛失去的自信心又找回來了。「我是一個非常的人啊！」他又這樣自信着。據姚大哥告訴他說，並不是在什麼四馬路，而就是在交通路一家四川館，這不是叫什麼川的，就叫雲記飯莊。即使他怎樣自信，經老姚一說也就不得不承認自己太浮的了。於是低了頭，心有愧色不做一聲的聽老姚把他帶着走。

他倆是最早的，竟連主人此刻都還沒到。銘珊覺得坐得無聊而且有點倦，正預備看點書。却只聽見一陣樓梯響，那脚音慢慢近了，一抬頭就看見一女子正預備進來而又不敢進來的樣子。那臉却怪熟的，銘珊一向便是如此的，一見到熟人就笑，就站起來先招

呼。但現在却覺得使他納悶，「怎麼老板招股子，她也可盡力嗎？」他心裏想着這問子，心頭早已浮出「她」的印象來。——一個冬日的黃昏，似乎在教務處看見過她，一如現在樣的披着一條紅圍巾，穿着一雙藍翻布鞋，和李先生用長沙的口音談着話，印象雖是初次，却很能使他常常念着的，因為她是那樣的良善的女子，只要由她的臉上就可看出來。

——由李先生的口中，知道她是非常不幸的人，由一個洶洶的蕩蕩的都會逃出來到上海，從前的丈夫丟了她，現在的丈夫虐待她，她雖懷着胎，却還要在那樣的寒天奔走，來養活自己和自己身裏的人。

——又是一個深夜，他在戈登路才子着，前面來了幾個行人，街燈的慘綠色的光輝裏，又有着仍是披着紅圍巾穿着藍翻布鞋的她底身影。然而她是苦於生活了，那臉上被映着更是覺得蒼白淒清，那和李先生

談話時的似微笑似俯視的樣子已是失去了。

「啊，她是邱華我是認得她的。可不是還披着紅圍巾，穿着藍翻布鞋嗎？怎麼老板招股子，她也可盡力嗎？不然，那她爲什麼被請呢？她是不認得我的，但我可有義務去告訴她走錯了，就如一個路人迷失了路，我去告訴她走錯了的義務是一樣的。」誰知銘珊正想到這裏，邱華已是決定的走進來了。不必說她這樣冒昧進來是使她窘得甚至很痛苦。老姚不待說也是不認得她的，自然也不敢招呼。而銘珊心裏也是覺得找不出招呼她的理由，只好悶悶地低頭裝着看書，間或聽到椅子的聲音知道她坐下了，這纔偷偷地看了她兩眼，他心裏覺得別別跳。

過一會，又進來了兩個客，那是和銘珊同學，只是和銘珊老姚打了招呼，對於邱華只是冷冷地看了兩眼。這又使邱華偏促不安得很，而只好低頭。她是這

樣感覺無聊啊！竟連她今天爲什麼會跑到這裏來，來到這陌生的人中間生活着，自己都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來，不消說「怎麼老板招股子，我也可以盡力麼？」她也是問過的。只是她在上海委實生活不下去了，竟連早飯吃了晚飯有沒有都是問題。今天又是苦於生活而奔走，路上碰見了那彭老板，是一種什麼的用心那是難於知道的，只是彭老板又用了川音向她說：

「密斯邱，下午過來吃晚飯吧，雲記飯莊。」

「好！」也不知怎的，她就這樣答應了，就這樣徒步走來了，就這樣走上了樓，就這樣走進了那陌生的人中間。現在看見竟連一個人也不招呼她，不獨是感着無聊，而且就恍然的想到「怎麼老板招股子，我也能盡力嗎？」這樣自己一反問心就忽然跳起來，臉上就幻出一陣緋紅，「羞啊！怎麼跑到這陌生的人中間來？羞啊！怎麼老隨便答應人，走啊！這够多麼無

聊；然而冒冒失失地走進來，又爲什麼糊裏糊塗走出去呢！這真難爲情呢。啊！——多待一回兒，等老板來了再說。」想到這裏，心纔算靜了」點，然而還是無聊。只得慢慢抬起頭來，悄悄地望了望人，又望了望四周，偶然看見銘珊坐的旁邊桌上，放了幾本書，那許是避免那無聊罷，只好站起身來，搭訕地走到銘珊旁邊那桌上，翻了翻那本「北新」目錄，被銘珊的笑眼給制住了。一回頭却看見他——銘珊手裏拿着一張照片，她只是看見像三兄弟合照的一張半身相片，顏色黃的黑的，她還沒看清楚便老早把眼光給收回去了。那又是一陣樓板響，彭老板打先，後面又跟着幾個女學生樣子的人，嬉嬉哈哈地笑了上來，似乎很慣於這生活似的，室內添了她們平空的就增了一種鬧的空氣。邱華看見她們這樣，臉上忽然青一陣紅一陣幻變得非常快，終於低頭。

邱華之元

「怎麼老板招股子，我也能盡力嗎？」

★ ★ ★ ★ ★

夜深的時節，銘珊目送着邱華上了五路電車，自己纔轉過身走了好幾步坐上了無軌電車倒回家來。那幾乎是十二點，對過樓上的留聲的歌聲和着斷續的母親唱的催眠兒歌，又是有一種親切之感。時間搖搖的過去了，空間忽忽的更換了，不變動的，縈迴在他腦中的：

「怎麼老板招股子，她也能盡力嗎？」

★ ★ ★ ★ ★

第二天他就病倒了。

那是他常常發的一種燒熱症。

他睡在床上幾乎一禮拜，今天纔算好一點，正預備出去散散步，湊巧素人先生由鎮江來看他，於是就

一一七

一道到北京大戲院去看戲，那是 Clara Bow 主演的「異性熱力」，很好很好的一個片子。也不知怎的，他們在飯館裏忽然由電影就談到生活，由生活就談到了邱華。原來那是素人先生的一個學生，同樣的素人先生也是說她是一個很老實的好人。在今年年假也是窮得沒有飯吃，她住在霞飛路，有幾次到素人家裏要他請她吃一餐飯或是借一兩塊錢用，據素人先生說最近又要生小孩子，所以她很希望有真摯的朋友來幫助她。不待說銘珊也告訴了她給他的印象是怎樣的深，怎樣的好，而且簡直把那天在酒館裏的情形都告訴了他，如果素人先生能爲他即刻介紹，對於她的盡力是不用說的。

於是就爲銘珊寫了這麼一封信：

華：

由友人的口中知道你仍在上海，又知道你正苦於

生活，爲你不樂者久之。

這次來，很匆匆，不能看你，但我可要勸你——華，能生活得下去就生活下去，不必追潮過去，也不要太希冀將來，只要生活在現在——一分一秒裏，那就够了。

倦了麼？我完全知道你底因生活所得到的倦與寂寞，望你安心一點，不要倒下了。

你是相信我底，所以很願告訴你，我有一個好友，王其姓，銘珊其名，他雖沒和你談話却見過你，而且對於你的印象很深的。他是這樣的同情你——如其有能爲你盡力的地方，那他是很樂爲的。

如窒息在炎夏的熱氣裏而神往於涼秋和隆冬的人一樣，我曾遇過一息都不能安靜的生涯。

明天，我將離開這個大的都會，要去到有山光雲影的地方。

那裏的世界是，輕的烟，青的影，沁沁的笑……
華，我在祝福體健康！

素人四，四，一九二九。

第二天，素人先生便回到鎮江去了。

★ ★ ★ ★ ★

三天後，銘珊，在學校裏就接到邱華的回信，那還是寫給素人先生的。

素人先生：來信收到了。

承先生這樣關心着我，我真不知怎樣感謝纔好呢！

一個心身不健全的人還有人來這樣關心，而且爲我，就是自己走了，還能找他自己的好友招呼我，我更是應如何感謝呢！

先生是素爲我尊重的，信仰的。自然我也是以相信先生的心來相信你的好友王先生的啊！不過我現在

邱華之死

身體一天天不好了，自己既不能親自出來看望王先生，而我的屋子又太小，要是王先生來了豈不要笑話嗎？不過王先生也不會怪我的，假如他來我那裏玩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委曲他點罷了。

要是王先生能用信告訴在什麼地方見過我，和他從前的生活，在文字上常常指教，那我更是歡喜的呢！

先生，你要去到那山光雲影的地方，過那頂美麗的生活，我真不知道怎樣爲你歡喜呢！我是望望自己的環境就會羨慕你而流淚啊！

你去了，我也爲你祝福。

華，六，四，一九二九。

銘珊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那幾乎是不忍釋手的看。於是忙回到房裏，拿出信紙和水筆來，靜靜地坐了一陣望着她的來信，心頭幻出她的影子，就如

一一九

找着最懂得他的朋友似的，把他的過去現在將來的一切都給了她，如此地表明他的心跡：

華：

從小有產者的家庭躲到武昌城裏的一個教會學校來，功利主義地做着到國外得學位的夢是有過的，學成歸國而回到武昌找一個女學生完成小家庭幸福的企望也是有過的，不必說這環境也是要我如此夢想。可惜這少年的夢幻終被時代的狂流撞破，任教會學校當局如何如何地高壓，這究竟是在本質上良善的我畢竟由「少年雜誌」而「學生雜誌」地進步着，往下由「學生」的時期而一面展開到「小說月報」時期，根本地引起我對人生的幻滅，動搖而終於至今仍在生命旅程追求着。這使我才真實地相信了文學，它給了我引領與力量，至今它仍然和我同在，而且直到永遠。由它指示了我一個嚴肅的正確的人生觀，華，我是願遙

遙地朝着生命的影子憧憬着呢！同時由「學生」的時期而另一面展開到「新青年」的時期，不待說政治的覺醒，經濟的覺悟，都是由此時深入地認識，而使我抱了一個犧牲的決心去揭破現實社會的黑暗而聲嘶力竭地向全人類弟兄們叫喊。華，我有的是追求光明的心，這光明便是我覺悟了以後至死不變的唯一的信念，自然這正確的人生觀這唯一的信念更是時代要我如是行的。

狂潮退了的時候，我也便成了逃亡之人了。前年離開了武昌，以一個未入世的孩子，顛慄地闖入這所謂現實的社會裏來，輾轉着，茫茫地來，寂寞地去，出入都市與鄉村之間，往來於虛偽與陰險人羣之中，時間是閃電般地過去，忽忽也就三年了。這長長而又短短的三年中，嘗盡了人間之痛苦與悲辛，受盡了人們之譏笑與惡眼，現在我在世界上是孤獨了。

唉，什麼時候我才能慕地離開這空虛的生活，飛到那誘引着我招致着我的光明那裏去呢？

華，這是如何滑稽啊！然而這又是如何嚴肅的啊！寒假快終了的時候，在教務處，李先生正和一個披紅圍巾而又穿着一雙藍帆布鞋的女子談話的當兒，一眼就被我認清了，這自然是初次的印象，可也是一個良善的女子的印象。往後，華，恕我熱心地關心着你，不待說由幾個女人的口中聽到一點關於你的過去和現在。我記得有一天，星兒零落的夜裏，在戈登路上走着，前面來了幾個行人，而你也在此他們之內，雖然僅僅是面對面過去了。然而，華，恕我，我是曾經留心着你街燈映着的蒼白的淒清的面頰，而你要想我，那就是我立地有一種無名的悲哀在我心兒上潤着着了。那時我一聯想到你悲哀的身世，在中國今日新女子的命運，我，我哭了。

邱華之死

彭老板請我們在雲記飯莊吃飯的事，大概你是還能記着的吧。我是最早來的，而且你就是坐在我右邊，不是嗎？你還從我的身邊桌上拿起「北新目錄」來看呢！好笑，我倆話到沒談，而我的書却先被你看過了呢！可恨他們始終沒抽機會爲我們介紹，致使「失之交臂呢！現在你的心兒病了，你的身體病了，我願時常給你精神上的安慰，病中不感覺寂寞嗎？要書看嗎？其他？……

我願盡我的全力幫助你！

銘珊十，四，一九二九。

一口氣，他便寫完了這長信，連忙封好了口就叫娘姨送去發。自己就好像鬆了一口大氣似的，躺在床上雖已是極倦了，可還是要想。

——明天早上大概就可在她的手中了。始而驚奇終於了然的看完了我那信，那心境是不難知道的。她

一定會如我樣的興奮，拿起筆來立地就寫回信，立地就去送到信箱裏，這樣在明天晚上至多後天早上便可有回信。在我明天一天可照常的生活下去，後天無論如何要趕早到學校裏去拿信。

那心只是一想到，便覺很恬靜，似乎一種幸福的東西在向他招手似的，他微笑，他笑得慢慢把眼睛收起，靜靜地睡下去了。

★ ★ ★ ★

好容易盼到天光，洗了一個冷水臉，知道這早去也是無益的，所以想讀兩個鐘頭書再走，所以就坐了下來，只是却不願坐似的，眼也不聽話似的，都只是使他昏昏地，書硬讀不下，終於昏昏地就跑到學校的門房，裏看來信裏是沒有的，偶然在退回郵件裏找，却找出一個熟識的信封子，再仔細看下，這可料不到却就是他寫給她的那封信。退信的原因却寫的是「

路無此號」，這很使他愕然，「怎麼素人給她的信却又收到了呢？」這一問就去找封面上的號碼，「啊，可不是嗎？」他幾乎自己說出來，原來那收信地址是甘世東路二十四號，而銘珊却把那號碼橫着寫，許是這原由信差却把它認作四十二號，所以纔「此路無此號」的退回來。這只得銘珊自認冒失，立地便換了一個信封恭恭敬敬直寫了那號碼，信內還加上了一筆「我真冒失，因號頭橫寫而錯誤，結果退了回來。這是第二次寄給你的呢！」又花了一分郵票寄了去，可是過了四五天還是老沒有信來。

那簡直使他只有親自去找這一個辦法了。午飯後，他連忙喊了一部黃包車，抱着一個「往訪的心」走了去。

那由戈登路到甘世東路是一條很遠的路程，他急得吧不得就飛到甘世東路去看個究竟纔好。這樣幾乎

急了四十多分鐘，好容易纔看見甘世東路的牌子。據詢問的結果，的確沒有此號，那簡直可說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空地是很多的。他無可奈何走下車來，打發了車錢，便轉過身來，幾乎挨家就問，幾乎是見人就問，都是搖搖頭說不曉得。不消說銘珊是一個自信極強的人。「我是一定能找得出來的，不然怎麼素人給她的信却收到了呢？」他並不因為人給了他一張冷臉和一對惡眼睛就打消了往訪的勇氣。因此在末了終於找着了一位老者，那是一望而知的一位好管閑事的老好人。

「甘世東路是一定沒有的，那除得看它緊靠的新路纔知道」。

「新路」在他腦筋裏面換了這麼一個印象，一個新鮮而饒趣味的印象。於是就轉身灣到那條新路去。那是一條很偏僻而又極多破落戶的地方，他找着了那

二十四號，那却正是一家擺水菓攤子的住家的房子。他仔細望了好久，這實在是不會使他相信那二十四號就是這裏，那簡直比工廠工人的住戶還不如的一個房子。沒法，只好預備那大嫂子搖頭或說是沒有就轉身地，戰戰兢兢地走前一步，做了一個客氣溫和的笑臉向那賣水菓的大嫂子說：

「你這裏可有一個姓邱的小姐住在這裏嗎？」

「什麼？——」那大嫂子做一個不耐煩的臉瞪着他。

「一個姓邱的小姐，對不住，可住在這裏嗎？」

努力耐性的問。

「姓邱？——啊，有的。你來得不湊巧，只差幾

個鐘頭呢，先生，她已經搬進醫院裏去了。」

「什麼醫院，對不住，你可清楚？」

「什麼醫院？——那個知道，她臨去又沒有告訴

我，你自己去打聽好了。」她朝後面走進去了。「暖……」他懶洋洋地嘆了一口氣，就只得回來了。

第二天就接到中央大學的一個朋友病重的消息，
趕忙跑去看他。

「暖，這只怪我，我是太對不住邱華了。我是太

對不住邱華了。只差幾個鐘頭呢，素人，或者她不會死也說不定。現在，現在是完了。邱華，你真的死了嗎？可憐我們一句話也沒談過呢！」

他哭。——





太陽我的哥哥

劉冰霞女士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我唯一的親人，

每日把你的妹妹照醒，

叫我不孤苦零丁。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我唯一的親人，

你不能在我面前的時候，

便留着你的餘光——月兒伴我，以示你的慇懃。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我無上的恩人，

惟恐我飢餓，

生出這許多山海奇珍。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我無上的恩人，

怕我悲愁憂悶，

安置了一些自然音樂——流水鳥聲。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個偉大的神，

太陽我的哥哥

二二六

地球月亮星兒都賴着你的光明，
不叫大千世界黑暗沉沉。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個偉大的神，
一切動植物因着你的光明，
都自由自在欣欣向榮。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是個天才的藝人，
生出絕好的景緻啓發人們的詩興，
成就了不少的佳韻。

★ ★ ★

太陽我的哥哥！
你真是萬能的神，

一切的一切都能創造，
一切的一切都能發明。

★ ★ ★

太陽我的哥哥！
不貞的人們不是你的弟兄，
頹廢浪漫，
與你的正義不容。

★ ★ ★

太陽我的哥哥！
腐惡份子不是你的弟兄，
他們製造人類的惡因，
與你的人道不容。

★ ★ ★

太陽我的哥哥！
貪官污吏不是你的弟兄，

他們不顧民瘼與民隱，
只知道酣歌狂飲。

★ ★ ★

太陽我的哥哥！
恕我吧！恕我已往的兒戲，
受了你的深情，
未報你的恩義。

★ ★ ★

太陽我的哥哥！
我愿和農人一塊兒耕種，
赤着膊光着頭給你狂吻，

接受你的至寵。

★ ★ ★

太陽我的哥哥！
我愿和工人一塊兒勤勞，
將赤裸裸的身子，
投在你的懷抱。

★ ★ ★

太陽我的哥哥！
我愿到前線去衝鋒陷陣，
流出鮮熱的血花，
洗滌人間的苦悶。



寄 青 年

——莫嘆與莫愁——

莫嘆人生常痛苦

天空明月缺將圓

甜時應記苦時苦

苦盡愁空自有甜

★ ★ ★

莫嘆人生如幻夢

沉浮流轉竟無邊

好教困乏磨心志

飄泊何愁年復年

★ ★ ★

莫嘆人生虛偽多

靜 宇

由他平地起風波

脚根入地深三尺

平地風波奈我何

★ ★ ★

莫嘆人生向上難

幼芽出土力排山

庭前槐樹高齊屋

起自當年小樹秧

★ ★ ★

莫愁畢業無工作

回到家鄉好教書

若是教書錢太少

兼營畜牧有贏餘

★ ★ ★

莫愁政治不修明

却後家家望太平

休問他人賢與惡

且看自己是何人

★ ★ ★

莫愁少女棄貧窮

有志青年四路通

努力讀書成學者

『摩登格樂』(註二)拜英風

★ ★ ★

莫愁白話不成詩

只勿呻吟無病時

都說樂天詞可愛

村夫老嫗也能知

(註一) 日本人讀 Modern Girl (現代女子)

的譯音

邵元冲先生主編
建 國 月 刊

本刊 (一) 闡揚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二) 整理本黨光榮之革命歷史

三 卷 五 期 出 版
本 期 目 錄

澄清亂源與心理建設	邵元冲講	每月一期
總理倫敦蒙難史料	王寵惠	每期二角
致鄧澤如書	陳英士先生遺著	全年十二册二元
孫先生的革命政策	陳念中譯	半年六册一元
黨史史料綱要編要	王用賓	國外如半郵資在內
失業之「法」的研究	黃霖生	編輯所發行所
吏治精神論	王去病	建國月刊社
倫敦力國海軍會議後的國際政局	邵文	上海派克路登賢里
馬來亞禁止華民人口與失業問題	董汝舟	七二一一號
放任主義告終論	杭立武譯	編輯通訊處
德國後期演說主義哲學	程石泉	南京百子亭十一號
鬼神(小說)	員子沙	代售處
金費人賤	捷三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
社會及政治上的格萊著氏法	正之	民智書局
建設中國新醫學草案	王一仁	各大書局
書報介紹	陳念中	

宗旨 (三) 整理本國學術介紹世界學術思潮 (四) 討論實際建設問題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以介紹世界學術及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
稿件凡與本刊宗旨相合者不論創作翻譯均所
歡迎
- 二 稿件不拘文言白話須臆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符號
- 三 稿件登載後致酬分兩種
甲 現金 每千字三元至六元
乙 酌酬本刊
- 四 稿件本社有刪改權但投稿人不願刪改者須預
先聲明凡經在本刊登載之稿件版權為本社所
有
- 五 稿件不拘學術論文或文藝作品每篇以三千字
以上一萬字以下為限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
例
- 六 投稿人須詳細開明通訊地址及真姓名以便通
信
- 七 稿件請逕寄南京網巾市十號本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別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 外面	五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 之內面及 對面	三十六元	二十元	
上等	正文分類 之前後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普通	正文中 後	二十元	十二元	八元

本廣告價目表以每期為單位廣告概用白
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
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
情形請至時事月報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
詢即行奉覆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一日初版

電話二三五八一

編輯者 長風社

南京網巾市十號

發行者 時事月報社

印刷者 時事月報社

南京鼓樓

電話三一七三二

電報掛號一〇〇〇

每月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冊 大洋一角五分

外埠郵購另加費郵 國內二分 國外一角

零售

國內 半年十 二冊一元八角

全年二十四冊三元四角

國外 半年十 二冊三元二角

全年二十四冊六元

(內在費郵)

新加坡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 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本 刊 代 售 處)

南京	民智，文化，南京，中央，花牌樓，南洋	汕頭	潮梅新報社，南方，文明，商務等書局
上海	民智，現代，華新，南新，宇宙，華新等	安慶	中華書局，大德堂，海觀
蘇州	文怡，小說林，振新	蚌埠	宏益圖書局
無錫	新新，文華，大同	蘇州	中華書局
常州	世界，日新，新新	海門	開明，中華書局
鎮江	南華，中央，大同	長沙	民治，長沙，世界
南通	翰墨林	常德	文化書局
揚州	世界，梅枝等書局	九江	點石齋等書局
松江	中華書局	漢口	民智，新智識，東壁
杭州	小說林，中山，新文	天津	文化，太平洋，亞新
寧波	古今，等書局	北平	光華，佩文齋書莊
永嘉	商務印書館特約處	保定	直隸書局
廣州	民智，共和，文明等	青島	中華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福州	大西山房，左海等書
		廈門	新民世界文藝書社
		汕頭	嶺南圖書館，強華書
		桂林	文南書局
		遼寧	東北長城新中國等書
		安東	誠信書局
		威海衛	吉昇昌書局
		吉林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
		長春	中華書局
		黑龍江	商務印書館
		成都	華新書報社，商務印
		重慶	報社，北新，中華新
		瀘州	文寶書齋
		昆明	東方，文華等書局
		貴陽	新友，振亞等書局
		台灣	文化書局
		日本	中華留日書店，中國
		新加坡	新國民日報社，美
		吉隆坡	化南書局
		檳榔嶼	競發書局
		香港	萃文書坊
		暹羅	曼谷新華書局
		合川	新華書局
		瓊州	文毅書局
		佛山	汾江書局
		營口	春昌源
		濟源	新民書報社
		維多利亞	新國民日報社
		支加哥	工商日報社
		加拿大	長報社
		澳洲	澳洲民報社
		斐律賓	怡朗埠泉成公司